科幻小說

星星的項練

黃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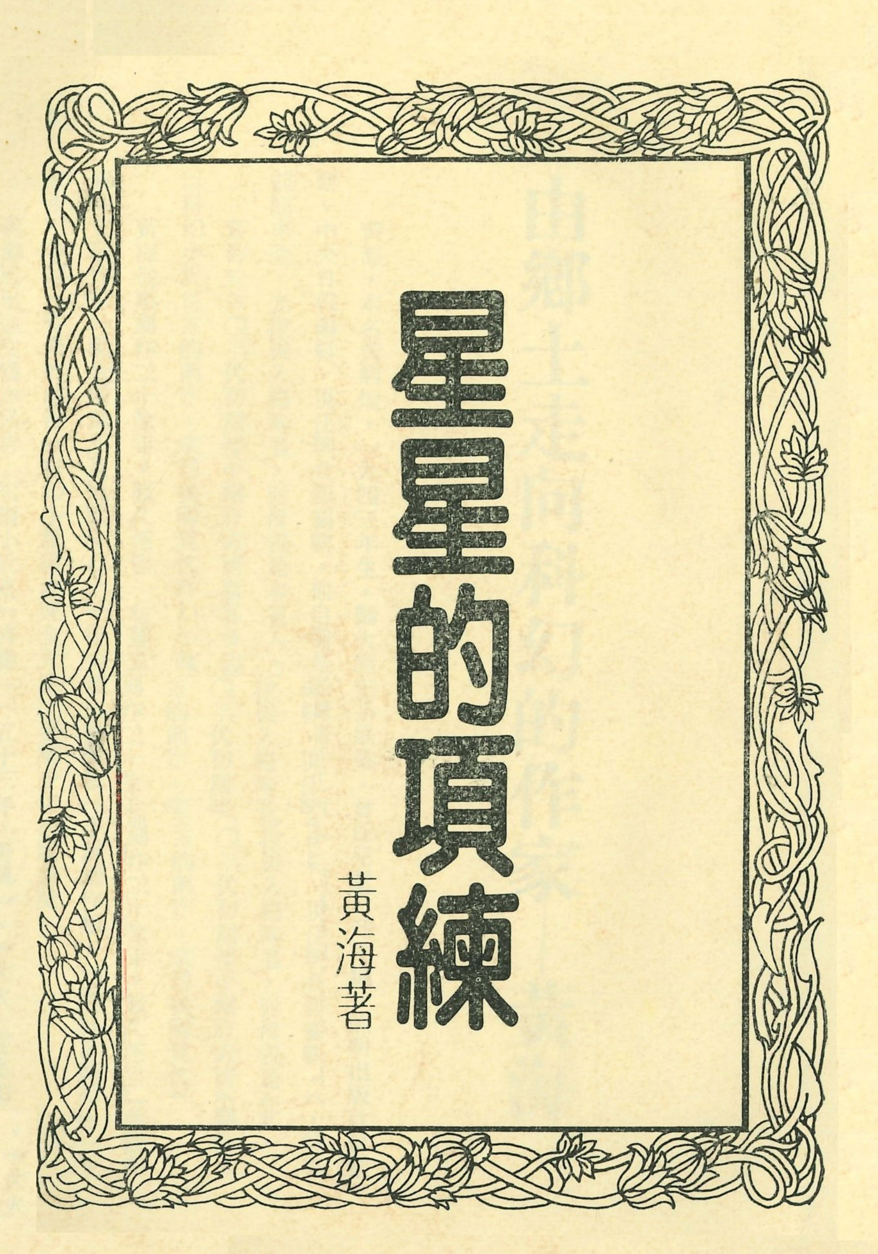




本書作者

黃海的作品

- 偷腦計劃
- 第四類接觸
- 星星的項練



星星的項練

黃海著

由鄉土走向科幻的作家——黃海

黃海，本名黃炳煌，一九四三年生，師大歷史系畢業。曾任兒童月刊主編、照明出版社總編輯、中央日報編輯，現任聯合報編輯。他自稱是臺灣籍的江西人，因爲他的父親是江西人，抗戰前即來臺，光復後入籍本省，而母親是本省人。他生於臺中，長於大甲，成年後又定居臺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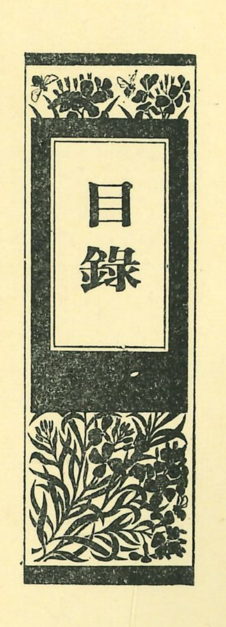
黃海於六〇年代初期至中期發表爲數甚多的短篇文藝小說及散文、評論，六〇年代末期轉入以科幻小說爲主的創作，成爲我國現代科幻小說的重要先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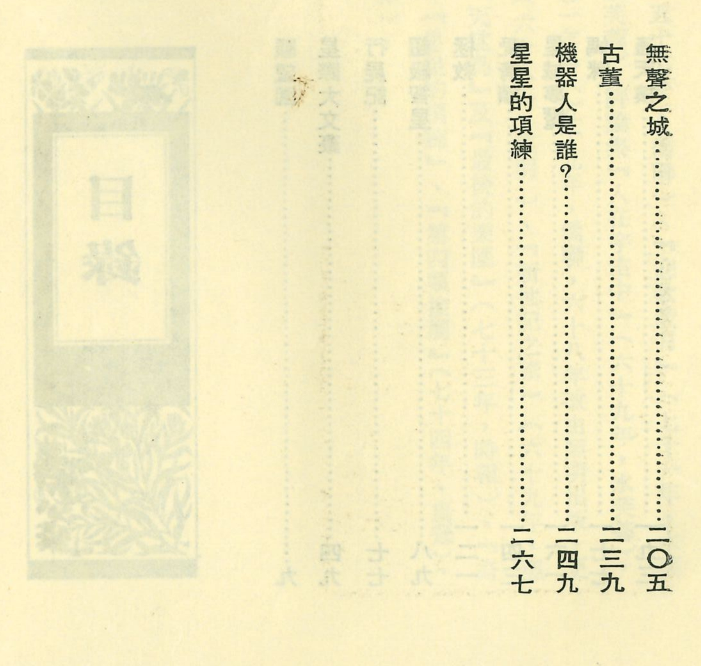
黃海從事創作二十餘年，歷久彌堅。曾獲五十八年救國團當時的蔣經國主任頒發『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及獎狀、七十一年中國文藝獎章（小說創作類，『銀河迷航記』）。七十三年以『奇異的航行』科幻小說獲洪建全兒童文學獎少年小說首獎。

黃海已出版文藝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奔濤』（五十三年，野風）、『大火·在高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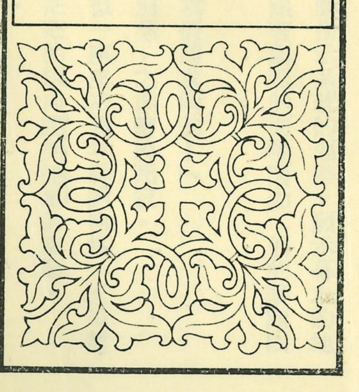
五十七年，商務）、『通往天外的梯』（五十七年，僑聯）、『悲歡歲月』（七十一年，水芙蓉）；散文集『迷霧征塵』（六十五年，水芙蓉）；評論集『人在宇宙中』（六十九年，水芙蓉）。

黃海已出版科幻小說有：『一〇一〇一年』（五十九年，僑聯，六十八年改由照明出版，更名『天外異鄉人』）、『銀河迷航記』（六十八年，照明）、『新世紀之旅』（六十九年，照明）、偷腦計劃（七十三年，皇冠）、『天堂鳥』及『最後的樂園』（七十三年，時報）、『奇異的航行』（七十三年，洪建全基金會）、『星星的項練』、『第四類接觸』（七十四年，皇冠）、『嫦娥城』（七十四年，聯經，兒童科幻）。





願望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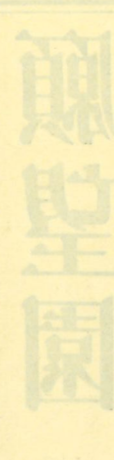
登陸船剛剛衝出天母號星艦的時候，桑進德已經察覺到電腦指示系統的偏差，顯示幕上的地面形態分析圖形，顛三倒四，有些模糊不清的在跳動，然後又跟著劇烈的明暗閃動，他的眼睛因爲抵擋不住突發的光芒而微閉了起來。

『天母號請回答，天母號請回答！』桑進德嘶聲叫著，『我們請求回航！』

無線電傳來一陣嗞嗞的擾亂聲，好像就是一連串無情的告別聲，之後歸於死寂。

所有顯示幕上的影像也在一瞬間消失無踪，成爲空白，就似一座座茫然無神的窗格，天母號的形象已不可見了，探索者三號只有靠著僅餘的動力系統渺渺茫茫的飄向陽美達星的表面。

『別驚慌！』在一旁的羅文士說：『在這種情況要鎮靜！』



『鎮靜個屁！』桑進德的聲帶微微顫抖。

『快了！快了！』羅文士說：『基地會給我們應有的接應的。』

『媽的，眞沒想到艦長這樣整我們。』

『慢著，我看到他在講話。』

『你看到他？』

『剛才……剛才電訊還沒斷之前，我看到他的嘴唇在動，好像……』

登陸船一陣劇烈的翻滾，打斷羅文士的話，他整個胃幾乎要嘔出來，腦際昏昏然，整個世界在打轉，待他清醒過來時，發現桑進德臉上滿是鮮血，仰靠在座椅上，嘴巴呆張。他過去搖撼他。

『進德，你振作一點，振作一點！』摸摸桑進德的鼻孔還有呼吸，他用手撥開桑進德髮際，發現了流血的部位，隨手從腰間抽出一把光能發射器，調到適當部位，在桑進德流血的地方按了按。幾秒鐘後，桑進德頭皮上的傷口已經不出血了，他在渾渾噩噩中轉醒，還喃喃說著：

『媽的，你剛才說什麼……看到什麼艦長……怎麼了？』

『我只是看到他嘴唇在動，沒聽到聲音。』羅文士說。『好像說閻王爺。』

『閻王爺？』

『是的，大概就是這三個字。』

『閻王爺，呵，果然我們要去見閻王爺，這是他的安排吧？』桑進德笑了起來。

登陸船盲目的飛著，雲層很厚，一波一波的湧來，有如巨浪驚濤；儀器故障，他們只能聽天由命，看看能有幾分之一的機會可以安全的在陽美達星降落。

在駕駛艙後面的乘員，此刻也是一片昏天黑地，哼哼唧唧的呻吟呼喚著什麼。

探索者三號的命運難卜。

風沙彌漫，天地昏沉中，一隻小小的太空船從天際遠遠飄翔而下，樹叢裏，有如被狂風吹亂的頭髮，千萬枝葉在顫抖狂擺不已。風呼號著，吶喊著，在濃黑裏旋轉狂歌，彷彿在爲摧毀大地生靈所作的頌讚。這個國度，是何等陰暗恐怖的國度，太空旅行者在宇宙邊荒地帶所可能遭遇到的情景，都是令人難以預料的。

緊急迫降所造成的混亂，在探索者三號內掀起一片哀吟與驚呼。當桑進德從迷離恍惚中醒來，看見一隻殘破血淋淋的手臂就掉在地板上他的頭頂邊，他本能的一驚，以爲是自己的斷肢，察視過自己身上的手臂完好如初，略一定神，發現受傷的一個人體就俯臥在儀器台上，他踉踉蹌蹌走過去，揪住那人的衣領，翻轉過他的臉……

『我的媽呀！』桑進德驚叫著。『羅文士，你不行了嗎？你給我起來！』

咒罵儘管咒罵，羅文士一張染滿血汚的臉，却絲毫沒有動靜反應，桑進德聽聽羅文士的心跳還好端端的，不禁放下了心裏的一塊石頭。後面艙房裏的嚎叫聲此起彼落，他也顧不了那麼多，先把羅文士救醒，爲他做包紮。

『怎麼回事？』從迷糊中甦醒過來的羅文士，身體和臉上染滿了血汚，還沒有發覺自己短少了手臂，睜著困惑的眼好奇地望著四周。

『著陸了！天殺的！』桑進德邊罵著：『眞是見了閻王爺了！』

『哎唷！』羅文士猛然看見自己短缺的手臂，不禁哭喪著臉傷心地叫著，『怎麼回事？天啊！』

『寶貝，寶貝！別哭了！』桑進德指指台子上那條染血的手臂說：『你的！那是你的東西，沒有人會偷走你的東西，別哭啦，男子漢，你的命還在，有什麼好哭的！』

羅文士趨前去，用左手拿起自己的右手臂，無可奈何的樣子，就似受了委屈的孩子，忍住不哭却還作強笑狀。

『快快，你自己處理你的手臂。』桑進德急吼吼地叫著，就打開後面的艙門，去察視艙後的情況。

橫七豎八的人體在艙內蠕動，哀號之聲不絕於耳，鮮血處處，噴濺在牆壁間、座椅上、地板

上，還有一個頭顱在窗間搖晃，有如搖頭擺腦的在欣賞外界的風景，所不同的是頭顱下面少了一副軀體。

桑進德扶起幾個人，他們臉上、身上都沾滿了血汚，有如血人一般的可怕，即使沒有受重傷，也沾了別人身上的血，到處是一片可怖的鮮紅，桑進德已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個哭法，哭給誰聽，而當他俯身察看地板上一具殘破、血肉模糊的身體，他眞的痛苦地哭了起來。

『哇哇哇……我的天呀！唐美琴……』

他一看到那豐滿的臀部和隆起的雙峯，立刻就可以判斷得出她是誰，她是全船唯一的女船員，只可惜如今已經少一個頭顱，脖子上的血洞還不停地湧出鮮血，桑進德再有多大的膽，也不禁要作嘔，旁邊的幾個人看得發呆，有的扶著牆，有的撫著受傷的部位，歪坐著、斜倚著，或用一隻手支撐著地板半躺著。在靠近機艙尾部的地方，砰砰作響，有一股冷冷的風吹進來，直教人心裏起哆嗦。

『媽媽……媽媽……』那個黑人傑姆斯，綽號叫黑豹的，喃喃自語著，似乎他已受了極大的恐懼，整個臉扭曲得可怕，語無倫次地嚷著。

桑進德一手掩著鼻，一手把窗邊的那顆人頭小心翼翼的提了起來，仔細端詳了一下，一瞬間，他的手發起抖來，那是一張他從來沒見過的臉，分明不是個女人的臉，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美琴呢？』桑進德駭叫了起來。他把人頭的頭髮從臉上抓到頭頂上，弄清楚臉面眉目輪廓，提著它，四下轉了轉，希望船員們仔細辨認一下。

幾個船員都面露驚恐，注視著那顆來歷不明的人頭，他們慢慢的站起來，逐漸靠近過來，蒙塔漢一手搶過去，仔細看了看，再把那顆人頭接連在躺在地上的無頭女屍上面，幾個人再費神注視，不論怎麼看，都看不出這顆人頭是唐美琴的。

『乖乖！』桑進德叫著：『這顆人頭，到底是誰？唐美琴的腦袋又哪裏去了？』

『媽媽……媽媽……』黑豹閃亮的眼露出驚怖的光，顫動著厚重的嘴唇，喊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山猴似的尖銳怪聲。使得在場的所有其他的人，在緊張戰慄之餘，感受到一種陰陰的滑稽。

在桑進德的指揮下，所有的人集合起來，清理艙內的東西。六個人少了一個人，只剩下五個活人，照道理躺在地上的死屍應該是唐美琴的才對，而拼湊出來的，卻不是同一個人的。使得所有的人都陷入可怕的疑雲中。

他們把那顆人頭仔細照了相，屍身也經過檢驗，最後將資料輸入電腦裏面，所得到的是出乎意料的答案：

『願望園。』電腦顯示幕就出現了這三個字。

『什麼是願望園？』桑進德不解地問。

『有關與天母號的最後聯繫。』電腦說。

『天母號？天母號不曾與我們有過聯繫，我們離開天母號後，不到十秒鐘，就發現出了毛病，我們回不了天母號，沒有做任何聯繫。』桑進德嚷嚷叫叫，氣急敗壞地說出一大串，也不管電腦是否吸收得了，反正事已至此，唯一讓他覺得還有所憑藉的還是科技所製造的機器。他的腦子整個一團亂。

電腦的回答依然不疾不徐：『天母號可能保存著答案。』

桑進德猛力用指頭敲了敲顯示幕，頹然坐下來，兩眼發直，他爲那具身分不符的屍體困惑，胃裏面在翻騰，直想嘔吐。

在電腦的指示下，機器人開始爲傷者包紮傷口，並且把羅文士的斷肢縫合起來。唯一無計可施的是那具不明不白的女屍男頭，經過進一步的化驗也難以確定軀體是唐美琴的，而那個男頭，圓圓胖胖的臉，粗黑的眉毛，嘴唇上蓄著八字鬍子，眼睛緊閉，鼻子塌塌的，呆張的嘴巴還流著血水，眞不知是何方人物。到底是那門子邪，會發生這種怪事？

恐怖籠罩著探索者三號。羅文士更是感到無可抑制的震驚，他張大嘴巴呼吸，胸部劇烈的起伏，兩隻眼睛像被燒紅了，佈滿了血絲，他注視躺在艙內的無頭女屍有一陣子，好像感應了什麼又說不上來。他的右手斷臂經過縫合手術之後，已然恢復了形體的完整，不再有殘缺的痛苦，可

是當他從手術枱下來的時候，却發現一幕不能相信的景象。他這才看清楚：躺在地板上的屍體，頭部與身軀是不屬於同一個人的。

『本來，我們不想讓你知道的。』桑進德說：『你是她的好友，也許你可以運用你的靈感，給我們一些答案。』

羅文士掩著臉，低聲啜泣了起來：

『她到那裏去了？她到那裏去了？』

那個不知來自何處不會說話的人頭，以冷寂的無言，默默地對著眼前的哭泣者。

羅文士一手抓起那顆人頭上的頭髮，拎起來，拚命的搖晃著，好像還在希望能搖醒那顆早已沒有知覺的人，然而一切終歸徒然。

檢查過整個太空船的損壞情形，他們最後下了一個結論：可能有來自本星球的人類，就是陽美達基地裏面的人——就在太空船迫降之後，正當全體人員陷入昏迷狀態中，他們進到艙裏面來，也許在艙裏發生了一些事，是沒有人知道的，唐美琴不幸遇難，那個留在此地的男性人頭，則是受了光能器的切割而掉落，軀體則在匆忙中被同伴移走，造成了這種殘忍不可卒睹的慘象。

然而，仍然有許多疑點值得研究，既然基地人員進入艙裏，爲什麼又匆匆離開？在大肆逞兇之後，他們又爲什麼偏偏留下這個殘破的場景？他們進入艙裏的目的是什麼？陽美達基地的人又爲什麼不明不白幹出這種事？除了唐美琴以外的人，爲什麼不受傷害呢？

再一次的詢問電腦，所有的答覆，與先前已有明顯的差異：『唐美琴是唯一的例外與不同，她是女性，侵犯者的對象可能專找女性。』

現在全體船員剩下全是男性，推論倒也合理。來犯者可能不止一人，也許是基地的流亡者、精神失常者，專找迷失的太空船下手，尋找獵物，但又爲什麼那樣迅速來去無踪呢？

謎團似霧，濃濃地籠罩著周遭。正如他們目前所處的環境，當他們走出太空船外，聞到的是一股股水蒸氣的味道，刺鼻的硫黃煙直教人窒息，四處是黑濛濛的，偶爾有一團團的燐光，幽幽忽忽的飄過樹梢草叢，飛向深邃不可知的彼方，看起來有如置身地獄一般的可怖。

『我們去尋找基地吧！只有找到基地才能够給我們安全的保障！』桑進德說。

除了留下受傷較重、腿部不能行走的胖子茅大山以外，四個人都帶著裝備，鑽出太空船，向黑暗大地走去。在他們心目中，陽美達星是一個不祥的世界，他們既已身臨此地，就要勇敢地面對它。

『一艘太空船失踪了！』基地的指揮官馬樂吉在接獲報告以後，開始下達了命令。『在沒有人偵查到確實位置之前，你們只有等待，也許他們會發出求救信號，你們就在那邊暫時避避風雨

吧！那邊情況是很糟的，辛苦你們了。』

無線電傳到了哈斯根的發話器上，哈斯根皺了皺眉頭，望了身邊的唐雅君一眼。

『聽到了吧？我們不能太冒險前進，那第五區是所謂「惡魔之髮」的怪異區，眞不知道探索者三號掉進那邊去以後會發生什麼事！』

『那一帶靠近願望園——是有名的禁區。』唐雅君瞥了瞥窗外一大片慘黑的森林，她知道，此刻已靠近了星球的禁區。

『願望園？我可從來沒聽說過，那是什麼樣的地方呢？』

『我也是聽說的。』哈斯根的手按動了煞車器，救援艇就緩緩地降落在樹叢裏。

哈斯根黝黑的皮膚在燈光下看起來就像銅鑄的一般，儘管他是地球上的南美洲人種，却有陽美達星特有的一種韻味，非常熱情，尤其對於女人，他永遠是一塊敏感的鐵，等待著磁鐵的吸引。現在，身邊的唐雅君，長得這樣性感可人，妍姿艷質，教他怎麼不垂涎欲滴。哈斯根水亮亮的眼睛盯著她，四目交接，唐雅君感受到畏縮與不安，當她別過臉去的當兒，哈斯根用一隻手托起她的下巴，把唐雅君的臉轉過來。

哈斯根笑著，臉湊近前去，在唐雅君的桃腮上親了一下，使她羞答答的縮著頸脖子後靠。

『幹嘛這樣？』唐雅君嬌滴滴地說。

『這裏是我們的天地，妳是我的女神，我是多麼想念妳！』哈斯根用多毛的手肘輕撫著唐雅君的下巴，眼神被慾火燒得通紅，有點自持不住，他繼續呢喃著：『在基地裏，我心目中有好多可愛的女性，但是我却無法親近她們，這是我的苦惱，我……實在是個頂熱情的人，我……需要妳的溫柔。』

哈斯根張臂摟著她，把唐雅君弄得一陣錯愕，她極力抗拒著，用手推，推不開，只好甩出一個巴掌，清脆的響音把迷糊中的哈斯根震得稍稍清醒。

『啊，對了，我忘了關燈，』哈斯根說着，關熄了艙內的燈。『剛才要是有人在外面看見了多難爲情。』他自我解嘲著，在黑暗中等待著下一次進攻的機會。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唐雅君說：『我們是在出任務，萬一給人家知道了，實在不像話。你冷靜點吧，我的妹妹在那架失踪的登陸船上面，我可眞是擔心死了！』

哈斯根把失踪的登陸船探索者三號的成員資料從電腦記憶庫裏調出來，影像幕立刻出現六個人的個別情況，包括身高、體重、專長、經歷、血統、父母親友等等。

『五男一女，』哈斯根看著最後一位唐美琴的照片，還有有關她的資料，不禁猛然驚覺：『唐美琴是妳妹妹哩！』

『是的，她在那條船上，』唐雅君瞥瞥窗外可怖的風沙景象，她的心往下沉。『要不是爲了

她，我也不會主動出任務，我是向我們的萬老爹特別情商的。』

萬老爹是所有試管人的主宰者，他掌管了人類的出生，決定使用那些試管使他們補足人口的不足，而唐美琴與唐雅君的試管編號是『二二〇九』之外附了一個冗長的號碼，前面的數字完全相同，表示來源相同，遺傳原質在父母方面是同一個人，只有尾數的代號有差別。

自然，唐雅君與唐美琴出生以後見面的機會很少，彼此也相當隔閡，只能偶爾利用電訊傳眞設備見見面而已，人與人之間在感情上並不與地球上的情況相似，姊妹之間能够互相關心照顧的，非常之少。雖然，唐美琴與唐雅君都是精卵受精冷凍胚胎的產物，但是有關那個時代的情況，只能從電腦檔案去瞭解了。

唐美琴在唐雅君心目中是高雅的一朵花，她曾經希望過早一點與美琴相聚，在她知道美琴要來陽美達星時，她是那麼興奮快樂，但是探索者三號的失踪也使得她有一陣子難過。畢竟自己的親妹妹在那上面，而且妹妹還說要帶一件從異星探到的珍寶送給她。

外面的風，狂怒地把樹枝壓彎了，在黑暗中搖著晃著，呼號的風聲雖然被救援艇的艙門所完全隔絕，而那種天昏地暗、羣樹亂舞，有如衆魔鬼在作怪的情況，叫誰看了都會打從心底起了顫慄之感，她不曾在這樣的場景停留過，不免極端不自在。

『不要怕，不要怕！』哈斯根粗壯的手臂移過來，摟著她，在她耳邊低語著。她已經不再覺得哈斯根有多討厭，她只是輕微的抗拒著。也許是恐懼感征服了原先對他的排斥性。

哈斯根多毛的手從她的背部伸進去，直往下深入，她感覺到有一股舒適的癢，溫柔而愉快，外面的恐怖世界與裏面的溫香滿懷，恰成了強烈的對比。她故意使自己放縱下去，以便接受一個雄性動物的愛撫。在她有生以來的二十一年的時光裏，她對於男人的了解，僅限於從電腦上面所獲知，男女兩性的最大差別在於一個是『侵犯性』，另一個是『容納性』，男人的身體本來沒有什麼稀奇，電腦利用各種圖片完整地介紹了它，甚至生動的模型也陳列在基地不同的走道裏；藝術館的雕塑或圖片，更不厭其煩的把詳細的外型以至於解剖構造明白的展示出來。唐雅君在受到異性的挑逗之後，開始回想起過去所受的教育……。

她半推半就，陶醉的眼半開半閉，進入了朦朧恍惚之境，正如她所看到的那些藝術圖片和雕塑，『在卅世紀時，一個成人必須經歷過這道路程，才更加美麗成熟。』電腦老師這樣說過。

她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加速，呼吸也急促起來。

『雅君，我的愛！』哈斯根緊靠著她，低語著，熱氣哈到唐雅君的口鼻裏，使她血管裏也熱氣蒸騰。

漸漸地，哈斯根解除她所有防線，他的手指探索著她顫抖的肉體，步步緊逼。突然間，她想

起了什麼……。

『願望園，』唐雅君說著：『願望園就是這麼回事，這裏就是願望園——願望園，哈……願望園，我們已經到了。』

『說說妳的願望是什麼？』他問。

『願望？我的願望是……活得愉快舒適，永遠幸福快樂。』她說，她的目光再度從觀景窗射出去，外面一片亂糟糟，黑乎乎，羣魔亂舞，但是藉著模糊的天光，她似乎看到遠方有異樣的光點在移動。

『妳的願望就是極樂。』哈斯根多毛的手撫觸著她柔軟的肌膚，輕輕柔柔的，他早已是個出色的調情聖手。

唐雅君嬌喘著，暈陶陶，渾然忘了自我，就像電腦所教給她的課程一般。她努力把它當做是在工作或上課，好使自己覺得坦然與自在一些。

驀然間，她覺得有些刺眼的光在照著她，她張開眼睛，驚叫了起來：

『外面有人！』她推開了哈斯根，急急忙整理自己的衣服。

外面射進來的光，把躲在裏面的兩個人的舉止照得一淸二楚。哈斯根在驚惶中摸索著，打開了救援艇的外部照明燈。

『我的天！』他叫了起來。

外面有幾個人穿著防護衣，執著強力探照燈朝向這邊走來。在他略一定神之後，却被出現在窗邊的一個怪臉嚇著了，看來像個機器人，兩個眼睛閃著光，看不出鼻子和嘴巴的輪廓，這大約是硬體式的救難機械人。

『你們是誰？在裏面幹什麼？』那人好像透過擴聲器說出話來。

『我們是基地派出來的救援艇，正在搜索失踪的探索者三號登陸船。』哈斯根打開艙門，一股旋風狂捲進來，他繼續說：『你們是探索者三號來的嗎？』

『我們不是！』後面幾個人中的一人在答腔。

當哈斯根的手要縮回來採取防範措施時已來不及了，那個硬體機器人枯瘦堅實的手一把抓住他，把他從裏面拉出來，哈斯根猝不及防的跌了一個倒栽葱。緊跟著幾個穿著防護衣的人員跳進機艙裏，把在裏面嚇成一團的唐雅君抓住了。

『你們是誰？你們要幹什麼？』唐雅君掙扎吶喊著，恍惚間聽到自己的聲音愈來愈微弱，眼前一陣模糊朦朧，周遭的景象逐漸不可辨認，她的手脚疲軟無力，渾身像虛脫了一般。

探索者三號的船員，在惡劣的天候下摸索行進，當他們發現前面不遠處有探照燈的亮光之

後，不禁歡呼了起來。

『我們有救了，我們有救了！』桑進德叫了起來。他舉起槍向空中射了一枚燃燒照明彈。

砰的一聲，火光把惡魔一般的黑夜原野，照得如同白晝，遠處有一架停在那兒的飛艇，旁邊還有幾個人影在走動。當他用紅外線望遠鏡觀察那目標的時候，發現對方也同樣在觀察他，並且使勁地向他揮手。狂風呼號著，猛烈襲打著草木，人在野地上就似在起伏不停的波浪間搖擺，就因爲沒有無線電可以與對方通話，使得兩者間的距離看起來那般遙遠。

『天殺的！』羅文士咒罵著。『總算沒碰到鬼！總算看到幾個人了。』

人影在遠處掙扎著，逆風吹進了那艘救援艇，看樣子他們就要來救桑進德這一行人了。照明彈完全落盡，大地重又陷入可怖的黑暗。桑進德召集了其他幾個人，圍成一圈，開始跳著舞，唱著歌。很快的，那艘救援艇起飛了，艙外的強烈燈光在迷濛中有如霧裏的陽光，由遠而近，最後在他們面前停下來。

大夥兒奔向前去。當艙門開啓時，他們不禁吶喊著：

『謝天謝地！謝謝來相救！』

裏面走出一個大漢，拉著他們的手躍進艙裏。桑進德殿後，他瞥見艙內的幾位同伴正在掙扎，手脚扭曲著亂抓一通，再看看那些來『相救』的人，每個人臉上都有一股殺氣，他不能想像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他猶豫地站在那裏。

『上不上去？快！』大漢說：『我們是來找你們的！』

在桑進德身後的大漢，手裏拿著武器抵著桑進德的腰部，使他完全明白這是另一個意外。

『我是天母艦隊派出來的探索者三號的隊長，』桑進德回過頭來，頂著強烈的風喊著說：『你們是基地來的吧！』

『閻王爺！』大漢吆喝一聲，一拳打在他背上。

桑進德穿著厚重的衣物，這一擊只對他造成輕微的壓力，但是看到大漢對他口出惡言，又不明其身分，後悔儘管後悔，却不敢再有一絲大意；他遲疑著，心知有異，裏面的隊友可能凶多吉少，於是一個箭步斜裏竄出去，逃向草叢裏，只聽得身後擊發了一聲輕響，他的肩膀猛然受了什麼刺痛，就不省人事倒下去了。

願望園是陽美達星球裏的禁區，傳說這是一個極樂之處，是所有人類最終慾望的滿足之地，它與陽美達的基地是互相隔離的，只有少數的星際旅行者知道它的存在。說它多迷人就有多迷人，說它多神秘就有多神秘，主要是因爲在這裏面所進行的事是鮮爲人知的，有些闖入者進去以後就沒有出來，有些出來的人，述說著裏面的種種情形，成爲傳奇性的故事，總之，那裏不外乎

是個遺世孤立的所在。

黑夜的惡魔蹂躪著大地，在呼號的風雨中，那艘救援艇直飛願望園的方向，它就隱藏在層層高山之後，密密森林裏，只有特別具有該區的通行許可，才能順利進出。說那兒的人形同鬼魅，來無踪去無影，倒也是眞的，因爲它所設計的防範系統是那樣周密，難得被一般的太空船所偵測出來。

閻王爺從電腦控制中心的通訊螢幕上看到了許多新來的客人，不禁喜形於色。

『一共幾個人呢？』他問。

『四個人是探索者三號的，兩個人是來自基地的救援艇。』對方傳來了回答。

閻王爺沒有表情的臉上，微微浮現一抹笑意，那樣冷酷嚴峻，却彷彿對於意外的訪客來臨，有幾分隱藏不了的喜意。

救援艇在打開艙門的時候，許多人圍攏過來看熱鬧，那是一羣奇異的人，露著奇異的表情，以閃爍的目光迎接著新到的客人。

所有艙內的客人在接受清醒劑的注射後，悠悠轉醒。

桑進德的目光首先接觸到的是身旁的女孩子。他問：

『妳是基地派出來的吧？妳怎麼會在這裏？』

——原來是唐雅君。

『我們被俘了。』唐雅君說：『我們本來是來找你們的，我們看過你們的資料。』

『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鬼地方？我們怎麼會到這裏來？』桑進德被推下艙，他渾身痠痛，面對著滿是光芒刺眼的華麗世界，他楞住了。在他的眼前好像出現了一些盤旋的女體，充滿了性的誘惑，他沒法分辨它是來自何處，是幻覺或眞實。

『你看到什麼嗎？』她問他。

『是的，有些亂糟糟的東西在前面打轉。』桑進德說，『說來眞不好意思，都是女人的身體。』

『我也是，我也……』唐雅君兩眼模糊，四顧茫然，在她眼前的景象是她所難以相信的，許多她夢中隱密的情境都若隱若現地浮沉著。

更爲驚愕的叫聲此起彼落，他們在幻覺中迷失了。只是根據一種本能的身體活動能力，搖動著身體，以尋求一種最舒適的體態。移動的地面輸送帶，迅速地帶他們到不同的房間。在這裏的每個人，霎時間都成了失魂落魄的動物。桑進德只是恍恍惚惚的使自己在遇到這超常情況時恢復自己的神智，保持應有的鎭定。不久，他渾渾噩噩的躺下去……

故鄉，故鄉，他看到了想到了，飛馳的思想如風如電，如光如靈，飄忽忽地探索向他所來的

地方。一個試管又一個試管，在培養管裏成形長大成爲胚胎，然後，移植到另一個玻璃箱裏，享有溫馨的環境。人影在晃動，晃動。他們只是一堆有聲音沒有輪廓的人影，機器的運作是這樣有節奏，富於韻律，那是在玻璃箱子之外的。

『母體健康！』是一個類似機器人發出的聲音。

『孩子眞可愛！』在機器人旁邊的另一個人類在說：『他是屬於未來的人，永遠將在另一個世界生活著。』聲音就是不同於機器人。

閃爍的星羣在眼前壯麗的展開了。一個星星又一個星星在前面掠過。『開拓無限的前程，屬於地球的子民，永遠奔馳在太空，爲地球人類的生生不息而播種。』如詩如歌的聲音，似遙遠無邊的呼喚，斷斷續續的傳來，忽而又似近在耳際般清澈引人。他只是一個任務人，爲了任務而出生的人，爲了任務而存在的人，必須忠於自己的任務。所能活動與面對的世界就是廣大無涯的星空，在虛無中尋求生命的眞實。所有的一切都是命定的，按部就班的，只有這一次出任務，他感到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陽美達星只是過去所到過的無數星星之一，却是充滿了難以想像的驚奇，他無法抗拒另外一個傳來的聲音：

『想想看，你該有什麼慾望吧！我是願望的主宰者，何不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的願望，好讓我們滿足你。』

『願望園嗎？這裏是願望園嗎？』他迷迷糊糊地張開眼睛，看到一張陰暗灰沉的臉對著他，露出冷峻的笑。

『人人都有願望或慾望的，桑進德，你的願望是什麼？』那個聲音說：『你不必管這裏是哪裏，算你猜對了。』

『願望？你是要問我的願望嗎？』

『是的，人人都該有個願望，你沒有嗎？』

『任務，我的願望就是把任務做好！』

『那不是的，我要的是一種能引發快樂的實質的東西。』

『任務。任務就是快樂。』他說。

『你根本不知道快樂！嗨！眞笨！有人生來就是開過竅，他們懂得很多，除了本身、任務以外，還有許多屬於身心方面可以達到的一種快樂，常常成爲人們的目標。』

『快樂，』他木訥地回應著，『擔任隊長就是我的快樂！』

『不是！』那聲音充滿了嚴厲，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威力，『快樂是一種抽象的東西，它是屬於精神方面，它也可以有具體的感受，像陽美達基地來的兩個人，一男一女，哈斯根與唐雅君，他們生來就帶有尋求快樂的因子，所以他們兩人一觸卽發，知道男人與女人在一起，怎樣尋求快

樂，有些時候，這種快樂是不應該禁止的，這就是我開設願望園的宗旨。』

『願望園！我終於來到願望園了？』

『不錯，這是勞苦人類的休息站，精神的養護所。』

『你是誰？』桑進德的腦際逐漸清明。

『閻王爺！』

『我的媽！』他叫著。定神注視著眼前的一張死氣沉沉的臉，開始萌發恐懼。他的四肢不期然地搖擺顫抖，他現在已完全恢復了知覺，明白自己置身在一個周遭滿是各種儀器設備的地方。這是個他從來沒有見過的處所，而且，絕不是個友善之地。

然後，他被推進一個粉紅色的房間，四外一片光潔，幽淡的光線從四面八方的牆壁間散射出來，彷彿這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幻境。他掙扎著，不知所以地注視著周圍，床舖開始動了，他渾身在搖擺顫動，引發一陣突來的快感，星移斗轉間，他進入奇幻之境。

『想想你的願望吧！』一個輕柔的女人聲音傳來。

女人，呵，柔軟溫馨的代名詞，他沒有親近過女人，聽到那軟綿綿的聲音，他已感到自己不可克制的衝動。

有一首歌詞婉約地被那個聲音唱起：

所有的任務都是為人而設，

為人而設，功參造化，

人性的殘存是不可抹殺的存在，

在機器與人之間應該有所分別，

所有的慾望，是值得歌頌的昇華，

願望園燃燒起你的熱狂，

就似回到亞當夏娃原始的渴望。

桑進德迷惑了，眼前出現了一個體態撩人的女娃，她寬衣解帶，笑臉迎來，嫵媚婀娜，開始用她柔軟的肌膚接觸他，並且打開桑進德衣服上的鈕釦，他只是半推半拒的瞪著她，他不能明白所以發生這事的原因，不能想像從天母艦出發後，一連串的怪事，他只感到自己這樣的無助與無奈，他要大叫，叫不出來，他要拔腿飛奔，無能爲力，四處的幽光閃動，牆壁間突然變化成各種各樣男女歡愛的情景，火辣辣、猛烈烈，還夾著人類原始的喘息聲。那只是多少世紀以前時興的玩意呀！歌聲又依然地傳來：

沒有愛，就沒有世界！

是愛，在推動世界，使生命孳生不息。

櫻桃小嘴貼上他的嘴唇，他感到有一陣觸電似的痲木，那是他隱密的心室間，突然被開啓了一扇窗，原始人類殘存的慾望就都躲藏在裏面。

『妳是誰？』他問，用雙手撐開了她，他看見她桃紅的臉上冒著晶瑩的汗珠，她把臉移過來，正對著他的臉，水波似的眼眸，亮亮地注視著他。

『我的名字是女人，我的武器是美麗。』女人低緩嬌媚的聲音，充滿了柔情蜜意。『我的任務是喚起人的慾望。你知道你多麼笨嗎？你本來與機器人是沒有兩樣的，你只是一個隊長，我們需要你貢獻出你的潛力，恢復你的本能。』

桑進德早已陷入迷離恍惚中，他依稀聽到『女人』、『美麗』、『慾望』等字眼，其他的話則只聞聲音，却不能細辨它的意義。她在他的身邊繼續耳語著，訴說一些他從來沒有聽過的溫柔細語。

『燃燒吧！盡情地燃燒吧！』女人說：『你的熱情就是我的生命。』

他感覺到自己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在跳躍，血管中的血液在激烈的奔流，一種從來未有的興

奮如波浪般翻騰滾盪。

閻王爺的聲音，透過了廣播系統，從牆間傳來，充滿了詩意：

『打開他的塞子，解放他的肉體，好好治療他的寂寞！呵呵，慾望的滿足才是人的眞實存在。』

哈斯根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多毛的手上摟著一個栩栩如生的妖嬈艷女，却是一尊特製的雕像。他躺在床上看看四外的粉紅色幽光散射著不解的迷離，他掙扎著爬坐起來。

『我在那裏？』他喊著。

有一個只穿著輕薄衣衫的女人走進來，在他的肩上拍了拍，領他到實驗室去。哈斯根感到渾身無力，好像剛剛賽完了長跑。他只有乖乖的依照指示去做。

『不要怕，』女人說：『閻王爺是願望園的主宰，他當初就從人類社會逃脫出來，建立了這一片天地，目的就是懷著救贖的心情要服務人類，重新改造人類，開啓一些被封閉的心靈與肉體的竅子。你是自己開過竅的人，我們對你有特別的服務。』

哈斯根被問到許多奇怪的問題，諸如他喜歡什麼樣的女人？她的三圍如何？頭髮皮膚的顏色如何？鼻梁的高矮？臉貌的形狀？這些都被做成了紀錄，而後他就一個人單獨的躺在四面八方發著粉紅色幽光的室內中央。床墊是柔軟的，空氣中有一股清香在飄著，使他打從心裏激起羅曼蒂

克的意念。先前與他有過最親密的關係的那張唐雅君的臉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張看起來風味不同的面孔，那是他在救援艇中所見的一份資料中的臉譜，對了，那是唐美琴的。

身旁的雕像，突然開始動了起來，他迷糊地感知她柔軟的雙手在撫觸著他最敏感的部位。他的身子起了一陣顫動，閉起了兩眼，飄飄然……。

閻王爺在控制中心觀察著十幾個不同螢幕中進行的各種情況，當他發現那個皮膚黝黑、身材魁梧的男人開始與特製的人體女娃進行『慾望的滿足』時，他不禁快樂地跳躍著。

『男人是永遠有不同需要的動物。』他說著，嘴角泛起了一絲滿足的微笑。『這是地球上的古老傳統，一定要維繫。』

『報告閻王爺，』操作員回過頭來說：『我們需要使用時空轉移系統了，那個哈斯根正在想著唐美琴。』

『不錯，目前正在備用室裏，她的編號是H二五九七，你要不要檢查一下，與她談談？』

『好的，讓我來看看。』

閻王爺走到特別安排的一面顯示幕前面，捋著嘴邊的兩撇鬍子，忍不住莞爾。唐美琴可愛的臉蛋，就接連在一座特製的軀體上面，她的美眸在閃亮著青春，兩腮的桃紅散放著情愛，她微瞇的眼，顯得癡迷困惑，她大概不了解自己爲什麼置身此地。

閻王爺摸摸觸板，儀器嘶嘶作響，螢幕上唐美琴的腦袋逐漸從那具特製的軀體上消失無蹤，留下一副曲線玲瓏的沒有腦袋的軀體。

透過另一面螢幕，閻王爺欣賞著哈斯根的工作情景，他正趴在一具光溜溜的女體模子上面興奮地顫動著。這時，女體原有的頭顱，突然接換上唐美琴的。

『寶貝！』哈斯根叫著：『我是在做夢嗎？我們是來找妳的，怎麼妳會在我懷裏，而且就光溜溜地躺著？』

唐美琴只是微微地笑著，她沒有說話，也說不出話來。

在另外一個監視幕，閻王爺看到來自探索者三號的羅文士，他雙腿大開，扭轉著自己的腰部，在幻境中，做著他想像中的動作。

『唐美琴，』他呻吟著、低喚著：『我需要妳，妳應該還會在我的夢裏出現的，妳還在的，妳並沒有死！』

閻王爺笑著，他又按動了轉移系統的操作器，將唐美琴整個人從哈斯根那裏移轉過來，讓羅文士擁有一個眞實的愛人的形體。

『一切的軀體都是虛幻的！』閻王爺閃著淚光說：『只有人的頭部是絕對的眞實，所有慾念的發洩雖然都要經由軀體的下部來達成，但是所有的慾念都起於人的頭部。因此，一切的軀體都

是虛幻的，是可以人造的，但頭部不行，頭部是必須如假包換的。』

哈斯根在發現自己懷裏的愛人頭部突然消失不見之後，驚愕的眼望著周遭無聲而發光的牆壁。

『願望，願望，想想你的願望吧！』廣播中傳來低沉的聲音。『看看牆壁上你所喜愛的女性吧！』

牆壁間立時映出了各種女人的臉部，還標出了不同的號碼，每一張臉各有不同的韻味，藍眼的、褐眼的、黑眼的，紅髮的、黑髮的、銀髮的、金髮的，不一而足；臉形或長或圓，千嬌百媚，看得他眼花撩亂，也陷入了非非之想。

『讓他去滿足吧！』閻王爺說：『我們有的是人頭，有的是模型，看他需要哪一個女孩子，我們馬上供應他，讓他得到最大的快樂。』

在一旁操作的工作人員，開始進行時空轉移，將那些真實的人臉透過瞬間轉移系統，接合在哈斯根身邊玩偶的軀體上。

『非常完美願望的實現。』操作員萬年等說：『我們又蒐集了許多願望，閻王爺，當我們蒐集到一億億個人心的願望時，我們就可以回家了，回到地球去進行我們原先的工作，你說呢？高不高興？』

閻王爺笑了笑，兩撇鬍子往上翹，他拍拍萬年等的肩膀：『只有努力工作，才會得到應有的

報酬，這是一定的，萬年等，沉住氣，再耐心等一等。』

萬年等皺了皺眉，扮了個鬼臉，在閻王爺面前他是服定了，他說：

『還說呢！地球現在早已變成了所謂的「天堂」，一萬年前，我們被逐出了地球，可憐兮兮的，落得這個悲慘下場，就因爲地球人早已沒有了某些慾望，就沒有我們容身的地方，現在我們所蒐集的已將近千億個了，都是從太空殖民者的殘存的人心所提煉出來的，我們該好好的慶祝一番。』

『快了！快了！日子快到了！』閻王爺說。

哈斯根滿頭大汗地做著運動，劇烈的喘息正是他慾望發洩的顯示，一顆顆、一粒粒的汗珠滴落下來，灑在柔軟的女體上，難以描述的銷魂狀態在持續著。當哈斯根每抬頭看著牆壁間的影像，只要他想起其中的一個女人，並引發一種慾望時，只是在短短的一瞬間，摟在他懷中的女人，立時轉換成另一副面孔，讓他滿足了新鮮的女體滋味。在他過去的有生之年也曾經萌發過各種性幻想，但是都難有實現之時，只有現在在這兒，他可以暢暢快快的爲所欲爲。他已不記得自己第一次的春情發動是導源於何時，只知道那是自稱來自天母星的一個女人，對他加以誘發，使他在懵懂之中經歷了一次肉體的興奮，之後，他就開始成爲與凡俗不同的人，每次看到他所欣賞

的異性便興起了奇思異想，他總想著，如果能一親她的芳澤，該是何等幸運快樂的事。

許多如幻似眞的景象繼續呈現，凡是他所能想到的面孔，他所認識的尤物的面孔，現在一一出現在他的懷中，使他如癡如醉。

『這個傢伙眞厲害。』閻王爺說：『好像是色鬼的化身，一下子讓我們蒐集到不少的人類的慾望，人人都像他一樣的話，我們的工作就用不著這麼辛苦了。』

萬年等瞇著眼注視著那顆美麗晶亮的地球模型，它飄浮在太空中是那樣安詳自在，上面棲息的人類早已因爲翦除了人體的某些慾望，而成爲一個太空中的樂園，不再有閻王爺等人插足活動的機會。多少事情在千百年來重重複複地發生著，他們唯一的盼望就是積存起人心的衆多願望或慾望，重行回去那個將他們放逐的星球去，重行散播，以便進行統治佔領。

『我們快可以回家了。』萬年等喜不自勝，用手拍拍那只懸空的地球模型，並且加以轉動。喃喃地說著：『地球才是我們的最後目標，我可等得不耐煩了。』

控制室裏的人忙碌著，對於誤闖此地的人類，分別做檢測並滿足他們的需要；從儀器裏收取人類心靈深處隱秘不可目見的慾望，並且加以貯存。同樣的工作不斷的重複著，所有星際間凡是有人類棲息的所在，都是他們工作的場所，尤其是迷途的太空旅行者，更是最好的獵物。

『差不多了，』閻王爺觀察了每一個影像幕的作業顯示情況後說：『將他們轉移出去吧！運用時空轉移系統，回復他們的原貌。』

那些慾望的滿足者在疲倦昏迷中，被送到高能量的時空轉移機械裏。每個人各自穿好了衣服，回復他們原形，躺在一具枱子上，白茫茫的光線掃描下來，人體逐漸淡化，以至消失不見……。

物體的轉移在一般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因而它造成了如眞似幻的情境。萬年等是閻王爺的忠心附從，當初，他也是被那座可以在遙遠距離發射高能量分解物質再加以轉移的裝置所帶過來的。他曾經是個色鬼，欺凌過地球上多少數不清的良家婦女，後來，地球上出現了一個全新的景象，推行掃蕩『髒邪』的運動，萬年等便在這時被驅逐出境，漂泊在一座太空孤島裏。那時候，他就被取了個『萬年等』的封號，他必須苦守等待數不清的歲月，而在等待中的渴想、憤恨，對他來說，就是一種無限痛苦的懲罰。

有一次，當他在那座太空島的塔頂觀覽羣星，並辨認他所曾經到過的地球行星及太陽系的位置時，突然發現自己的雙手雙脚開始消失，逐漸蔓延到整個軀體，到最後只剩下一顆腦袋漂浮在空中。『怪了，怎麼回事？我怎麼會變成這樣？』然後他聽到一個低沉嚴厲的聲音：『萬年等，你眞在那兒苦等嗎？還是到我這兒來吧！』

萬年等四下張望著，所有的星星都像一顆顆陌生的眼睛在眨眼注視他，他不明白自己的遭

遇，不明白自己的手脚和軀體爲什麼會在轉眼間消失，一種莫名的驚恐陡然上升心頭，他無力的嘶喊著：『你是誰？你到底在哪裏？』嘶喊甫落，剎那間，那個聲音已經直貫入他的耳朵裏腦袋裏，回答說：『我要把你轉移過來，不必流血的轉移過來，聽到嗎？我是閻王爺。』就這樣，他的整顆人頭在一剎那間穿過無窮的時空，抵達另一個所在，和他原先的身體連接一體。一個臉上有兩撇鬍子的人站在他面前說：『我來解除你的痛苦！你就跟我在這兒工作吧！』就這樣，萬年等在這裏待了下來，協助閻王爺蒐集人心的慾望，靠了那座高能量的時空轉移機，他們把人體或物質來去自如地往返運送。

『人是萬物之靈，只有蒐集到萬物之靈的人類的慾望，才能够統治萬物。』每回，閻王爺這樣說時，總是充滿了自信，在他前面的一座圓球裏，許多如絲的霧靄浮游著，那就是過去多年來所積存的獵取物。

『還要等多久才能回去呢？』萬年等問。

『快了，快了，時候就要到了！』閻王爺說：『到時候你又可以大顯身手了。』

閻王爺高興時兩眼就射出兩道光柱，萬年等也興奮得全身抖顫，一如他狂性發作時的形狀。

現在他們開始做善後的工作。由於時空轉移系統的輕微故障，使他們在處理探索者三號的人員時，發生了偏差，不應該流血的流血了，身體的轉移程序也發生了顚倒現象，本來應該是頭部最後轉移的，却成了最先，以至於探索者船艙內一片血跡與凌亂。閻王爺笑瞇著眼睛，注視著過去所發生的事故的紀錄影像，看得自己也儍儍地笑著。那顆陌生的人頭腦袋，原是自己的所有物，竟會連接在女太空人唐美琴的脖子上，毋寧是怪事或巧合，如果沒有及時補救的話，不知道還要造成何種可笑的局面。

『血跡都淸除消失了吧？』他自言自語著，對著顯像幕觀察了一陣子，操作著他手裏的控制桿。『回歸原位！所有的物體回歸原位，探索者三號要不留痕跡，不讓那些太空人起疑心，就像不曾發生過什麼事一樣，所有的經歷都是一種幻覺，只是人類心靈深處的暗影……』

草原上，晨風微微地吹拂著，吹向散射著絢爛陽光的地平線上，所有黑夜的妖魂幽鬼、魑魅魍魎，似乎都已隨風飄去，陣陣的鳥叫聲唱出了和諧與寧謐的頌讚，零星的雲影點綴在澄藍的天空，搖曳的樹葉抖落了露珠，抖落了昨夜的夢魘。

桑進德一行人走著走著，他們每個人都依稀記得一些如幻似眞的遭遇，却只能懷疑是超乎現實的迷夢。

在烟迷迷的樹林裏出現了一艘太空船，定睛一看，竟是完好如初的探索者三號。

『怎麼又回到原來的地方？』羅文士叫著。

『昨晚我們迷路了！』桑進德說。『走了整整一夜，却在原地繞不停，眞是活見鬼！』

然而，更離奇的事兒還在後頭。

就在見到探索者三號不久，一種奇妙的情愫突然襲上羅文士的心頭，他想起了唐美琴，彷彿看到了她和他美麗的纏綿，刹那間，却又看到了探索者三號失事時血肉模糊的一景，而唐美琴——不對！唐美琴的腦袋已經不見了！

激動的羅文士傷心地湧出了眼淚，拖著沉重的脚步，和大夥跨進了太空船裏。

一陣駭叫從太空艙裏傳了出來，是羅文士的聲音：

『唐美琴，妳……妳怎麼還活著？』

太空船裏，除了呼呼大睡的茅大山以外，剩下的，竟就是他們以爲早已身首異處的唐美琴，正好端端、活活潑潑地向他們招手。

唐美琴癡癡迷迷的望著他們，她說：

『我記得我在夢中見過你們！』

羅文士再也按捺不住，他衝上前去，擁抱著她、親吻著她。一切都太反常了，他以前也只是一個沒有慾望、只有任務的優秀品種，然而如今，一種本能的動作，却驅使他做出這些事來。他依稀記得在昨夜迷離的夢境中，他一度擁有過她，與她有著纏綿難捨的一段情。

『我也見過妳！』羅文士說。他恍惚有所覺：『但是我們本來不該戀愛的，我們沒有戀愛這種事。』

桑進德一進入控制室，便忙著使用電訊設備與天母艦連絡，並且查問電腦，看看過去的一個晚上之間，到底有些什麼蹊蹺。

『探索者三號嗎？』天母艦的呼叫來了。『我們正在找你們，你們失踪了十個小時，請快返航，你們可能誤入禁區，遭遇了非常的情況！』

『報告艦長，請指示任務！』

『航向陽美達的基地，探索未知的神秘領域，那是一個迷惑人心的世界，是在引發人類古老慾望的惡魔居所……』

『什麼？艦長，你說什麼？』桑進德覺得很困惑，對於艦長的話，似懂非懂。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只是傳說有這麼樣的一個地方，叫做閻王爺的一個傢伙，棲息在陽美達星球的某處，專門迷惑路過的太空船員，請你們儘快與陽美達基地取得聯絡。』

通話完畢，電腦的報告也跟著顯示在螢光幕上：

『涉及時空轉移的事件，常是怪異難解的。過去十個小時所發生的，是時空扭曲、物體轉換、心靈逸脫的現象。』

對於這樣的一個報告，桑進德頗爲迷惑不解；於是他再把原來那顆不明來歷的人頭照片從電腦記憶庫裏調出來，當顯示幕上出現那張尖鼻、寬額、大眼的臉，還有那醒目的八字鬍子，在場的人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閻王爺！』

然而就在他們要定睛細瞧時，顯示幕上的人臉突然消失不見，任憑桑進德怎樣操作，所有有關的紀錄成爲一片空白。

這時，通話器上接收了外界新來的電訊：

『探索者三號，我們正在找你們，這裏是陽美達基地的救援艇八九五號，請回答。』

『救援艇八九五號，我們在雷達上看到你們了。』

救援艇在附近降落，裏面走出了一男一女，正是哈斯根與唐雅君。

探索者三號的人員列隊站在太空船的外面等候著他們，哈斯根的眼睛瞬間掃過一個一個的臉孔，而當這眼光和唐美琴接觸到時，哈斯根不禁感到一陣錯愕，他本能地趨上前去，擁抱著她。

『好不容易找到妳！』哈斯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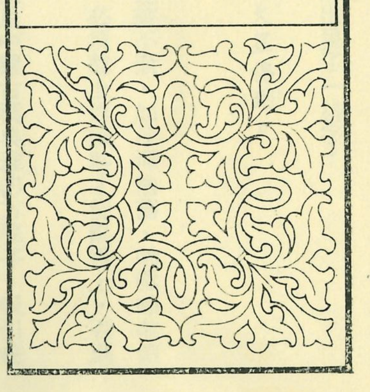
就在這時，唐雅君却衝向前去，當衆摑了哈斯根一個巴掌。厲聲叫著：『不准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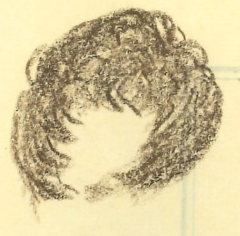
桑進德招呼大家各就崗位，向陽美達的基地出發，剛才發生的種種事情，似乎都是不合理的，就這麼一夜，彷彿一切都不一樣了。

而即使冷靜如桑進德，在他的心靈深處，也已然有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因子在發芽滋長。他想起天母艦上的實驗室中，成排成列的試管上面貼著的標籤：『純潔的人類品種，沒有慾望，最好的任務執行者。』——多麼死板無味！

一艘太空船與一艘救援艇衝向高空，迎向晨曦的光輝，船艙裏頭，除了原來的老機器和原來的一羣男女機員之外，又多了許多的——慾望……。

星際大文豪





星際大文豪

打開地球傳眞報的電視頻道，牆壁上巨大的電讀幕很快的出現了一排字：

收視率直線上升的『大蓋傑』文章，五分鐘內從火星傳到。

請各位『大蓋迷』準備收視。

提起大蓋傑的文章，眞正是可敬又可怕，每天千言萬語連續不斷，如江河浩蕩，唏哩嘩啦滾滾而來，沛然莫之能禦，文情並茂，人們爲了閱讀他的文章，必須戴上速讀器才能跟得上，否則錄影下來也要花很多時間重播重讀，很不經濟。

大蓋傑的文章就是有那股調調兒，它能夠在這個新時代使用中國古樸典雅的方塊字，吸引住

星際間億億萬萬的讀者，確實有他所以成爲超級文豪的原因。

地球傳眞報文藝版的主審米樂福，咬著大煙斗注視著電腦傳視系統上的字數顯示器，喃喃自語著：

『乖乖，這個傢伙我眞受不了，每天那麽多東西傳到這裏來，我看都來不及看，要不是有電腦幫忙，我可要吃癟了。』

副理林麗平滿頭大汗衝進來，兩條辮子飛抖著，一如她驚疑緊扭的眉毛 ，櫻唇開啓，直嚷著：

『壞了壞了，外面一大堆人在抗議！』

『抗議？』米樂福順著她手指方向探首往窗外望去，只見大樓下聚滿了如蟻的人，用他們頭頂上的黃色板子排成了文字：『我們要看大蓋傑的眞面目，知道有關大蓋傑的一切。』

從摩天大樓上面看，那些字格外耀眼。

『老問題！老問題！』米樂福說，『我只知道他叫大蓋傑，其他什麽也不知道，爲什麽這些人這麽死心眼，未免太不像話。』

米樂福按動一組鍵盤，立時摩天大樓牆外的顯示幕上出現了一排中國字：『我們盡量聯絡設

法採訪到大蓋傑，以滿足各位的好奇心。』

在編務會議上，米樂福報告了有關情形：

『大蓋傑的文章使我們的電視頻道收視率列入全球第一位 ，但是我却沒有辦法與他本人接觸，對他本人一無所知。他是合法投稿，我是認稿不認人，電腦也幫了我的忙，認定它是超級作家的傑作，完全是創作，不是翻譯，不是抄襲……』

『慢著！』總編審打岔說：『會不會是他翻譯了外星人傳送過來的文章？用電腦翻譯的？』

『你在寫科幻小說嗎？』米樂福幽了總編審一默。『我們還沒有抓到過一個外星人，再說那些文章全是中國式的，用的又是中國字，用傳眞機傳過來，又快又好，簡直把中國字的運用發揮到登峯造極之境，實在是迷死人。』

『那麽我們可不可以考慮暫時停止播放他的作品，直到我們駐火星的特派員訪問到大蓋傑本人爲止？』

『那樣我們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損失，收視率會很快下降！』

『這是在預料中的，可是我們目前所受到的讀者壓力實在太大，他們想看看大蓋傑的眞面目，我們沒有辦法滿足他們，何妨就跟他連絡看看，他再這樣子下去，我們受不了，讀者也要爆了。』

忍耐總是有限度的，編務會議決定試探性的徵詢大蓋傑的意見，有點向他攤牌的意思。

拍往火星的傳眞電訊這樣寫著：

『大蓋傑先生：您是有史以來的星際大文豪，本社基於認稿不認人的原則，不斷的播放您的小說、散文，還有雜文、評論與詩，現在我們要請駐火星的特派員到府上拜訪，讓讀者見識見識您的尊容丰采。千萬拜託，千萬拜託！』

特派員按照地址找到了大蓋傑的住所，却被一個機器人所擋架，特派員說明了來意，機器人到裏面通報過後交給特派員一張條子：

『無可奉告。』

於是特派員再遞上一張條子：

『如果您再拒絕接見的話，本社打算暫時停止接受您的作品，我們所要求的不過是請您寫一篇自我介紹的東西，還有，就是出來亮亮相，讓人們認識您。這是您的榮譽，本社打算頒給您一座太陽獎。』

機器人看了條子，對他說：

『沒有用的，我們主人已經吩咐過，您們不登的話，火星報要登，月球報也要登，更何況現在已經有好幾家電讀報在爭取，說不定明天起各報全部登出，你們的播放量太少了，消化不良，

我們的主人說：最近稿費課稅太重，只有拚命生產，要不是你們地球傳眞報的稿費一字一百元，主人大概不會投稿給你們。』

『那麼你們的主人是堅持不肯見面談談囉？』

『他太忙了！對不起，他正在寫作。』機器人打發他出去。

特派員碰了一鼻子灰，消息傳到總社，米樂福眞的是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這位大蓋傑，在這個講究效率，以電傳文訊系統隨時報導最新消息，並播放文學作品的時代，確實是個超級天才，但不知他到底是何方神聖，爲什麼他的產量這樣驚人，又快又好，吸引了星際間無數的讀者，對於主審者來說，大蓋傑也已造成了欲罷不能的趨勢。

但是這樣一天過一天，來自讀者的吶喊聲越來越大，讀者們無法滿足於只在『電讀幕』上看到他的作品，他們想要了解有關作者更多的事，還有他那異於常人神乎其技的中文寫作能力，到底是怎樣產生的。

這一陣子，由於大蓋傑的文章震動世界，也使得中文更加普及，人們對中國語文的學習產生了熱潮，以中文傳訊的『地球傳眞報』也更受人們的重視。

終於，在大蓋傑的作品囊括了地球上的所有文學獎之後，地球上的作家不禁『揭竿而起』。

『到底大蓋傑是不是眞有其人，還是揑造出來的？』地球上的百位大作家開會，發出了義正詞嚴的責問。『再這樣子下去，我們作家的飯碗全部要給砸了。』

百位巨頭作家聯合簽署了一項聲明，大意是說：自從火星投來了一個莫名其妙署名大蓋傑的文章之後，所有地球上的作家一時都要吃癟，嚴重影響了地球作家的生計，必須聯合抵制，設法保護地球本土作家，並且對於地球作家的稿費收入給予全額免稅，外星球作家加重課稅。

那天米樂福接到一件緊急的『電信』，他從傳眞機取出信件，那上面寫著：

『親愛的主審先生：為了我們地球本地作家的生存，我們鄭重建議，恢復從前的方式，不能完全以「認稿不認人」的方式做為稿件取捨標準，就像大蓋傑的作品封殺了多少地球作家，如果有一天證實大蓋傑的作品只是一架超級機器產生出來，那麼，這對於我們這些血肉之軀的人類，是多麼不公平，我們人類智慧將降為次等、低等、愚笨之輩而萬刼不復……』

米樂福還沒有看完信已經滿頭大汗，他忘了自己的煙斗裏菸葉已經吸完，却還一個勁兒的猛抽著。

米樂福將這封信輸入電腦，並且詢問電腦可能情況

『大蓋傑的文章有可能是一架機器產生的嗎？』

『機器？我也是機器，我就寫不出這麼好的文章！』

『你有什麼根據說這樣的話？』

『原因很簡單，我是最進步的百萬型電腦機器，當然可以確定。想想看，所有火星的人口、物資、工業開發情況全在我的記憶庫之內，我當然知道火星的電腦會不會寫文章！』

『那麼你是說火星的大蓋傑是人囉！』

『他可能得到機器的幫助。』

米樂福更加謹慎去處理火星的來稿。在他的夢想中有一天會有一個全然偉大的作家，使用文字處理機之類的東西結合思想整理器，完成數量奇大的創作，除非火星上那個叫大蓋傑的人確實是找到了實現這種構想的方法，要不然以一個凡人的精力是不可能有這樣驚人的成就的。

到這時候，米樂福開始有點心虛，他認爲應該趕快把大蓋傑的眞相找出來，也許正如百位巨頭作家寫來的信所講的：認稿不認人不一定對。現在既要認稿也要認人，一個受人尊敬的作家寫出來的作品，應該更具有影響力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只是大勢所趨，米樂福也佩服大蓋傑，更何況認稿不認人是主審應有的態度，却因爲大蓋傑的身分問題造成了困擾。

在他進一步檢視電腦的分析報告之後，他有點失去自信了。他得到一個矛盾的結論：

是人寫的，不可能這樣快！

是機器寫的，不可能這樣好！

那麼大蓋傑到底是人還是機器，或只是一個精靈鬼怪？

米樂福把自己的感觸寫下來，當他回到家裏時，看到電視牆上面映出了他的手跡，正是他寫的打油詩。

『怎麼回事？』他有點困惑。

米樂福頹然躺在床上，他想起剛才在列車上坐在他旁邊的女孩，在對他展露笑靨……

『你是米先生吧！』女孩綠波似的眼睛直瞪著他。

『是的，啊，怎麼樣？』米樂福本來要打瞌睡，這一下子突然精神大振，對於女孩的美眸感到昏眩。

『我是大蓋傑的忠實讀者，我喜歡大蓋傑的文章。』女孩說：『我把他的文章都影印了下來。』

『妳是說，妳把大蓋傑的文章都保存下來，當場從電讀幕上拷貝了下來？』

『那還用說，我的朋友他們也這樣做，他們喜歡誦讀大蓋傑的詩篇和散文，我對於他的小說也滿喜歡的。』

『那當然，大蓋傑有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你能不能告訴我大蓋傑的模樣兒，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是男是女？』

『這是個熱門的話題。唉——』米樂福嘆了口氣，伸手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

女孩拿過紙條，唸著：『是人寫的，不可能這樣快；是機器寫的……』

女孩抬起頭來，對著米樂福笑，潔白的玉齒有如編貝，紅唇却是那樣可人。她說：

『這是個大謎題，你能不能跟我說個清楚？』

『我們也正在傷腦筋！』

『我不相信！』

『這是沒有辦法的，因爲我們報社打出了認稿不認人的口號，我們爲了做到公平合理，就必須嘗到這個苦頭，目前來自各方的壓力太大了，大家一直要弄清楚大蓋傑是什麼人，好像在說，大蓋傑是我們報社自己捏造出來的，是我們報社自己人的集體創作，爲了製造噱頭，爲了促銷，而弄出來的把戲。』米樂福吐不完的苦水，希望有人了解他，面對著這位美麗的女孩，他有點難以自持。

『鮮事呀！』女孩說：『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這個論調，以前沒有人提起呀！』

『所以我拿我的打油詩給妳看，證明我的肺腑之言，妳相信嗎？』

女孩頻頻微笑著，把一張名片塞到米樂福的手上。

現在米樂福回想到剛才的情況，他只能解釋，他在打瞌睡之間，她悄悄走了。他再摸索胸前口袋，找出一張藍色卡片，上面印有一幅甜蜜可人的小照片，還有她的姓名住址電話。看到那名字『白蝴蝶』，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來。她好像還是個略有所聞的女作家。

電視牆上面記者唸完了那三句打油詩，接著出現了白蝴蝶俏麗的臉，記者問她：

『聽說妳對於大蓋傑有了新發現，能不能談一談妳的看法。』

『沒有什麼，我只是聽來的，也許他眞是個精靈鬼怪，不食人間煙火的傢伙。』

『妳說妳拿到了地球傳眞報的文藝版主審米樂福的手跡，妳剛碰到他，他給妳的。』

『是的，沒有錯，大蓋傑是個使人傷腦筋的怪傑，連播放他文章的地球傳眞報也在苦惱，甚至有人說，這是報社方面的集體創作，這樣未免冤枉了他們！』

『那麼據妳的看法，有沒有這種可能？這是報社耍出來的噱頭嗎？』

『不會的！』白蝴蝶搖搖頭。笑得滿可愛的臉恰似綻放的一朵花。

米樂福看得出神，傳眞電話機的叫人鈴又響了起來，他按動了床頭的一個鍵，立時馬總編審略帶責怒的臉出現在天花板上的螢幕。

『怎麼回事，人家說我們自己耍的噱頭？』

『啊，什麼——』米樂福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改按另一個鍵，立時電視牆上又出現了總編審的臉。

『剛才電視訪問你看到了吧！是第九臺的，竟然有人在懷疑我們報社憑空製造出一個人物來，你還是快想想辦法吧！』

『那就不登大蓋傑的文章算了！』米樂福脫口而出。

『不行！爲了本社的利益，不能這樣做。』

羅星棋站在講臺上聲嘶力竭的對著底下的作家朋友狂喊著：

『各位，這是我們要開始反擊行動的時候了，我們透過科技部門朋友的協助，終於發明了中國文字寫作處理機，簡稱中文寫作機，大家都可以好好的運用，只要用口述文字，螢光幕上立時會出現中文字，要怎樣修改都可以，藉著機器操作，非常快速便捷，現在請各位人手一機，大量生產寫作，以便打倒大蓋傑。』

白蝴蝶也站在人羣當中大聲鼓掌，她也花了一百個金元買了一架機器，在這個集會當中，她的儀態萬千，格外受人矚目，尤其她那一身白色的裝束，輕飄飄的，有如一隻美麗的蝴蝶在場內打轉。

羅星棋走下講臺，他目光直盯著那隻飄逸的蝴蝶，手裏端著兩杯雞尾酒，就在白蝴蝶的面前站住了，把一杯遞給她。

白蝴蝶眼眸的亮光竟似閃亮的燈，羅星棋以排名第十的大作家之尊也要感到一陣畏縮，但卻掩不住他心中的喜意。

『我知道妳，』羅星棋說：『妳是很有前途的青年，努力些，妳會有成就的。』

『我的爸爸和祖父也這樣說我！』

『妳的爸爸、祖父他們知道妳很有天分囉。』羅星棋說。

『當然，寫作靠天分，也靠努力，兩者缺一不可。還希望羅大作家多多指導。』

羅星棋志得意滿，暈陶陶的，兩眼笑得瞇起來，滿口因抽煙而薰黃的牙齒露出來，嘴裏也哈出了臭煙味。白蝴蝶別過臉去，用手摀住鼻子，假裝輕輕打了一個噴嚏。

在這次作家集會上做了一項決議，各人趕快利用現有的機器設備，從事創作，並且派出代表到地球傳眞報去見主管部門，白蝴蝶也是其中之一。

二十位代表抵達地球傳眞報大樓，說明來意，搭了電梯直上八十二層的總編審辦公室。

『對不起，勞駕了！』馬總編審拉長了臉，面露不悅之色。『各位大作家光臨，這是本社的榮幸。過去照顧不周，請多原諒。』

羅星棋站起來，對馬總編審說：

『我們的要求很簡單，希望貴報站在地球的立場，繼續培植作家，提供篇幅給我們使用，現在我們已經發明了中文寫作機，明天開始，我們就可以大量生產投稿，我們都是全球一流的寫作高手，我們要拿出顏色來給大蓋傑看看。跟火星的那個不知是人是鬼的傢伙對抗！』

『謝謝、謝謝！』馬總編審說：『眞不巧，米樂福主審剛剛走了，也許他在會好一點。我們歡迎你們多多賜稿！』

『他躲到哪裏去了？』羅星棋嘴巴不饒人，面有慍色。

『他到火星去了！』馬總編審說：『他親自去了解大蓋傑的眞相，希望能夠跟大蓋傑談判，如果大蓋傑再不出面，不管他文章再好，我們也不想用他的。』

『這樣好，這樣好，那就太謝謝了。』

在中文寫作機的協助下，作家們的作品源源而出，文字顯示在電子螢幕上，也可經由拷貝手續，將文稿印刷出來。羅星棋越寫越有勁，忍不住在他停下休息之時，打了一個傳眞電話給白蝴蝶。

羅星棋看到白蝴蝶就高聲的讚美她，朗誦他剛剛寫好的詩句：

『只有蝴蝶才知道我的心，我是一隻漂泊的鳥，偶爾疲倦的飛過滿湖的星星，
我迷惑於閃爍的美眸晶晶，用我輕巧的歌聲，編織沒有人知道的夢想，一片青葱，
只有蝴蝶才知道我的心……』

白蝴蝶在電視畫面中，顯得縹緲出塵，高雅芬芳，羅星棋癡癡地望著她。

『怎麼樣？妳也來一首詩！』

白蝴蝶搖搖頭，她說沒有興趣寫詩，她的手在中文寫作機的鍵盤上按了按，很快的拷貝出一大堆文件，那是剛才她的寫作成績。

『讓我看看吧！』羅星棋說，『也許我可以給妳一點意見。』

『不行！』白蝴蝶說，『發表出來再看不遲。』

羅星棋感到自討沒趣，他匆匆向她道別，關掉通訊系統，隔了沒多久，他的接收器響了起來，發信人員竟是來自火星的大蓋傑。讓他受寵若驚。大蓋傑說：

『您發表在火星論壇報的大作我看到了，您的散文筆調非常優美，迷惑了好多火星上的女孩子，她們希望你有空來火星一遊。』

羅星棋心裏說：那有你大蓋傑厲害！

『羅兄，您的大作，眞是星羅棋布，遍及每一個星球，我打算在地球傳眞報寫文章推介您，您立刻可以升到排名第二位，僅次於我大蓋傑。如果您同意的話，請來火星鄙人寓所一見，我將賜您偉大超凡的能力，使您在我死後能夠繼承我的威力，橫掃星際文壇，永遠名垂青史。』電訊就這樣結束。

羅星棋越看越緊張，他的額頭冒著冷汗，用顫抖的聲音回電，他說：

『承蒙大蓋傑先生看得起我，眞是感激涕零，願今生來世有以相報，但您這樣厚待我，羅星棋力有未逮，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給您的。』

這時火星與地球的距離不很接近，電訊來回一次要三十二分鐘，羅星棋在等待回電的期間，又打了一個電話給白蝴蝶，向她說明有關大蓋傑的來信情形。

『好呀！你立刻到火星去一趟！』白蝴蝶顯出莫大的驚訝，『我也正想去火星看我的爸爸。』

『妳是說令尊在火星工作？』

『是呀！他是移民到那邊去的。』

『那麼，他是火星上的公民囉？』羅星棋感到自己的心在跳，凡是火星公民，都可以高攀，沒想到白蝴蝶有這麼好的一位老爸，或許有一天成了他的岳父，羅星棋差點要笑出來了。

白蝴蝶露出一個甜蜜的微笑，對他頷首送秋波。

這時，火星的回電來了：

『羅兄，您付出您的智慧心力，繼承我的霸業，維持我的名聲，在地球上代表我到各處去領獎、演說、開會、訪問，會見地球的高級官員，便算你的義務；若您到火星來定居，那是最好不過的，火星這一片新天地，誰都嚮往它，我目前的能力已經到了盡頭，恐怕再也維持不了多久，因爲我看您表現的天分，很合我的要求，確信您有能力接我的棒，所以找到了您，不管如何，如果您同意的話，趕快到火星來一趟。』

現在羅星棋心中的疑慮消失了。他巴不得馬上就搭太空船飛到火星去見見大蓋傑。

羅星棋坐下來，在中文寫作機前面，飛快地用口述文字寫作，顯示幕上出現文字，他認爲妥當的話，就存留，否則按動修改鍵，重新口述，將文字加以修飾，直到圓滿爲止，當他完成了一千字的短文，又可以從機器上拷貝文稿出來，變成傳統紙張式的稿子，供作存留參考，當他完成了整篇作品之後，就拍發電訊到火星駐地球的辦事處，由辦事處作初步審核，通過之後，再拍發前往火星，在火星傳眞報上播映刊載出來。

羅星棋起勁地工作著，當他的腦袋開始編織一些自己今後的偉大成就的幻想之際，來自四面八方的電訊，把他吵得心神不寧，有罵他的、有捧他的、有恭喜他的。

『嘿！憑什麼大蓋傑要說你的文章好？你算老幾？』

『羅星棋，你的文章被點石成金了！有得瞧，有得瞧！了不起，了不起！眞有兩把刷子！』

『恭喜恭喜，大蓋傑看上了你，大蓋傑說一句話，勝過我們說萬句話！』

羅星棋還沒有弄清楚怎麼回事，他打開地球傳眞報的頻道，看到上面大蓋傑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地球作家的作品，貶多褒少，對於羅星棋却是大讚特讚，說他文章氣勢萬千，有莎士比亞之風，曹雪芹之骨，杜甫李白之雅，大蓋傑之神……直讓羅星棋暈頭轉向。

以後幾天，羅星棋果眞到處亮相，由他代表大蓋傑到處接受獎牌，並且領取了至尊文學獎。

羅星棋的一舉一動和他的作品，立刻成爲星際間讀者矚目的焦點。地球傳眞報又派出人來訪問他，那是留著兩條小辮子的米樂福的副理林麗平。

『請告訴我們有關大蓋傑的一切好嗎？我們報社爲這件事很苦惱，希望早一點知道他的眞相。』

『你們的主審不是已經到火星去了嗎？』

『路途遙遠，難說有所收穫。本社很緊張，因爲讀者、作者壓力都很大。』

羅星棋不能多告訴她一點什麼，免得洩漏底牌。等她走了以後，他却發現房間裏有一個他所喜愛的人在等他，讓他不免心旌搖晃。白蝴蝶甜甜的微笑迎著他，對他說：

『我們到火星去吧！大作家，你將來就是天字第一號了，你應該高興吧！』

白蝴蝶的兩臂張開，雙唇微啓，羅星棋迎她入懷，陶醉在不知所止的國度裏，耳際恍惚傳來白蝴蝶陣陣的嬌喘，眼前所見只是白濛濛的一片，正當兩情繾綣，難分難捨，昏天黑地之際，羅星棋發現白蝴蝶的兩股之上刺了一隻蝴蝶，兩股分別有蝴蝶的翅膀，就那樣輕盈飄逸的貼在柔軟光滑的臀部肌肉上面，一瞬間，他想起了什麼……

『啊——』羅星棋驚叫了一聲，像有一團雲彩在他的腦際爆開了。他半開的嘴立刻被她芳香的唇堵住了，待他喘過氣來，掙扎著把臉部貼在她的雙峯之間休息了一陣。

『怎麼囘事？你害羞了？』

『沒有，沒有，』羅星棋說：『妳屁股上的蝴蝶，使我想起傳說中從前一個作家，叫做莊周，他自己說是莊子的後代，他的屁股上也有一隻蝴蝶，他說，那是他的傳家之寶，他們莊家的人，每個人都有那樣的一隻蝴蝶。』

白蝴蝶微瞇著雙眼，朱唇在他的臉頰邊輕移著，悄聲說：

『那是傳說的呀！眞是有趣。』

羅星棋暈陶陶的，他滿足於情慾與名利，整個人就像白蝴蝶身上的蝴蝶一般飄逸，他在迷離恍惚間沉入一個斑爛多彩的夢。

米樂福搭乘的太空船，從火星的衛星福波士降到火星基地，這時擁擠在出境室外面的火星地區的讀者和作家，紛紛翹首盼望，等待米樂福來到。

當米樂福走出來時，人羣掀起了一片喧嘩，有叫罵的，有喝采的，直把米樂福搞得七葷八素。這一切都是因爲自從刋播了大蓋傑的作品之後引起的後遺症，喝采的不必說，罵他的不外因爲採用了大蓋傑大量的文稿，就必須把別人的壓下來，或是打回票。

米樂福當場發表了簡短的聲明：

『請各位原諒，地球傳真報是星際大報，我專程來此地會見大蓋傑，希望與天字第一號大作家達成某些協議，也許我們今後可以更正常的方式恢復從前的文學活動，既要認稿也要認人，也就是說顧及作家的身分地位，適當的加以鼓勵，不管他的作品是否差一點，是否比大蓋傑遜色些，都考慮給予發表傳播……』

米樂福的臉上被不知從哪裏飛過來的鷄蛋砸得一塌糊塗，面目模糊，教他抱頭鼠竄，地球傳眞報的人員趕緊把他擁入車裏，風馳電掣的開走了。

米樂福正在火星的分社裏休息，突然看到電視牆上的新聞報導映出他被鷄蛋砸中的鏡頭，更加怒不可遏，他對著畫面怒吼：

『這些人都是酸葡萄心理作祟，太不可理喻了！』

然而，就在他脫口而出之際，電視記者接著播報了一個更令他震驚的消息：

『據本臺記者最新得到的消息，轟動星際文壇的火星大蓋傑，他的文稿已經中斷，地球傳眞報已經不再刋播他的作品，他的一部「星際文壇興衰史」也無疾而終，目前情況不明。』

從地球總社來的電訊，很快的找到了米樂福，馬總編審在電視螢幕中拉長了臉，鬍子也翹了起來：

『怎麼回事，出了大亂子？到底搞什麼鬼？派你到火星去，你却出盡洋相，而且大蓋傑的文章也停掉了，他不再寫了，難道他這麼不識抬舉，故意搗我們的蛋！快！快！快去查清楚，把大蓋傑抓出來亮亮相！』

『是！是！』事到如今，米樂福只有唯命是從，他也察覺到大事不妙，爲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出事？

夜裏，米樂福和特派員潘上樹趕到大蓋傑的住所，希望能够順利的與大蓋傑接觸。

機器人出來應門，米樂福向機器人說明來意，很奇怪的，這回沒有遭到留難。機器人說：

『我們的主人正在等你！』

跟在米樂福後頭的特派員却遭擋駕，機器人不准他進去。

幾分鐘後，米樂福出來了，特派員潘上樹緊張地問他：

『怎麼樣？』潘上樹却發現站在面前的米樂福好似驚呆的小鳥一般，兩眼發直，嘴巴呆張，一副傻楞楞的樣子，完全不像星際大報文藝版的主審。

潘上樹雙手按住米樂福的肩膀，拚命搖撼著他：

『怎麼樣？米主審，米主審，你講話呀！你講話呀！到底大蓋傑怎麼樣了？』

米樂福張開了嘴巴，『啊——啊——』啊了老半天，講不出話來，眼神流露著極度驚恐駭異，在旁邊的潘上樹也嚇呆了。趕緊拖著他上了車子，開回分社的寓所。

米樂福驚魂甫定，呆呆地坐在那裏，兩眼直直地望著電視牆，一時間似乎忘了自己是誰，忘了到這裏來幹什麼，螢幕上馬總編審的臉拉長著，在對他咆哮：

『喂，喂，你聽到沒有？米樂福，由於大蓋傑的文稿中斷，已經引起了大麻煩，來自四面八方的作家來稿，不斷的湧來，但又比不上大蓋傑的好，現在只有看你的了。請你趕快行動。』

然而，米樂福呆若木鷄的坐在電視牆前面，動也不動的，潘上樹却在一旁乾著急。他只有將

米樂福送到醫療中心去檢查，希望能够查出原因來。

『他被嚇著了！』醫生說：『應該會好的，還是先治療後再送他回地球吧！他內心所承受的壓力太大了，所以弄成這個樣子。』

米樂福進入大蓋傑的房間以後所發生的事沒有人知道，而大蓋傑忽然停止創作的原因也令人不解。

在火星的作家們，聚集在大蓋傑的房子外面嘎嘎叫叫的。

『喂！天字第一號文霸，出來亮亮相呀！你死了嗎？』

『哼！你還是別出來吧！繼續躲在裏面，等你發臭了，才勞動我們把你抬出來。』

『讓我們大家來慶祝一下吧！你以後就不必霸佔了位置，影響了我們的投稿收入，地球傳眞報最歡迎我們火星作家。』

就在一羣人歡呼、舞蹈、吶喊之際，羅星棋和白蝴蝶雙雙趕到，他們排開了衆人，在機器人的引導下進入大蓋傑的房間。機器人按動了牆壁上的按鈕，地板慢慢的下降，白蝴蝶用手環抱著羅星棋的腰，與他親親密密，讓羅星棋感到飄飄然。他心頭也隨著地板的下降而下降，整個人在往下沉落，往下沉落……

一個小時之後，白蝴蝶出來了，却不見羅星棋的影子，圍聚在周圍的火星作家正在歡呼作樂

之際，忽然有人吵嚷著：

『不好了，不好了！大蓋傑的文章又寫出來了，火星傳眞報的接收器剛剛又接收到了，正要拍往地球去！』

憤怒的作家羣衆們，失去了理性開始直往大蓋傑的房子裏面衝，機器人擋也擋不住，被揍倒在地上，有部分零件被支解了，兩個眼珠子成了深深的大窟窿，無可奈何的望著火星的天空，嘴巴嘰哩咕嚕語無倫次的發著怪聲……

怒火燒紅了作家們的眼睛，他們在室內一陣搗亂，有人摸索到了按鈕按動了它，一瞬間，地板緩慢地下降，帶著他們到一座滿是儀器的房間，他們看見羅星棋僵坐在一座高背椅子上，手脚各接著電子線路，腦袋上戴著一頂揷滿電極的帽子，兩眼就像未曾充電的機器人，嘴巴喃喃地說：

『星際文壇興衰史，第二章——

『從前、從前有一位地球作家，他的姓和名不詳，但他自稱爲莊子的後代，凡事不求聞達，他不斷的寫作，但是當時地球上的傳眞報業，都競相以刋登外星球的作家作品爲時尚，而且要以作家本身的造化做爲號召，不像現在完全認稿不認人，由電腦來鑑定作品的高下。

『這位地球本土作家，投稿到處碰壁，最後只有告誡自已的子子孫孫，永遠寫下去，直到有

一天，星際文壇風氣改變了，終有出頭的時候。

『於是累積了世世代代作家千千萬萬篇章不同的作品，終於經過一次完整的設計，從火星殖民地這邊，以大蓋傑的名義開始向地球投稿，沒有想到，地球傳眞報，首先以認稿不認人的態度大量刋播大蓋傑的作品，也因此轟動了星際文壇。

『這時候，火星的作家們大爲不滿，開始想盡辦法製造一種能够大量生產作品的機器，向地球進攻，但是，由於地球本土作家也以剛剛發明的中文寫作機來對抗，星際文壇終於展開激烈的爭霸戰。

『大蓋傑的寫作屋，先由機器人管理，所投寄的作品，全是眞材實料，與機器所製造的當然不同，但是每天以大量的速度在消耗文稿存量，終有用完的一天，就找到了地球上最有前途的作家羅星棋，將他的腦部直接與寫作機器連接，使他成爲大蓋傑的一員，現在，羅星棋的屁股上已經刺上了一隻蝴蝶，眞是莊家的後代，他將是一位偉大不朽的超凡作家。他就是大蓋傑第二。』

一羣失去理智的火星作家，在知道眞相後，蜂擁上前，要把羅星棋痛揍一頓，他們認爲大蓋傑嚴重威脅了他們的寫作市場，要把這個大蓋傑第二撕裂成碎片。

『把羅星棋拉出來，揍扁他！』

『這個小癟三！地球上的十流作家算是老幾？要到火星這裏來逞威風，眞是有眼無珠！』

『就是他搶了我們的飯碗！』

正當他們要趨前碰觸羅星棋的身體之際：每個人手上和身體都感受到一陣電擊，原來羅星棋的身子外面，連同屋內精密的電子設備，都有一層看不見的電磁幕保護著。這羣狂亂的作家又呼嘯著作鳥獸散。

大蓋傑的寫作屋再度關閉，一股神秘的氣氛又像從前一般濃濃地籠罩著。

火星的太空基地裏，白蝴蝶提著行李在出境準備室守候著，一個中年男子走過來，笑容可掬的對著她說：

『這裏的任務告一段落，爸爸就囘地球去。』

這時米樂福在大批記者的簇擁下走進來，有人問他：

『到底你在大蓋傑的房子裏遭遇了什麼？』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米樂福難爲情的說：『有一個機器人要脫我的衣服，他希望我賣給大蓋傑，要在我身上留下一點記號。我拒絕了！』

開往地球的太空船就要啓程了，旅客們魚貫的走進登船甬道，白蝴蝶走近米樂福身邊，悄聲對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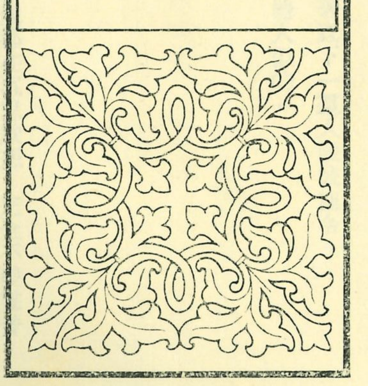
『恭喜你，米主審，總算把大蓋傑的身世揭開來了。』

米樂福的眉宇間依然堆滿了困惑！

『但是，誰是大蓋傑的眞正製造者還不知道。』

『那應該是……』白蝴蝶沉吟了一下，她想起自己股間的蝴蝶，以及父母親、祖父母、曾祖父母……世世代代身上刺留下的蝴蝶印記，不禁露出會心的微笑，她繼續說：『那應該是從地球移民到火星去的作家吧！』

行屍記



『立正！』站在臺上的青年，拿著一只無線電麥克風，對著底下一羣人發號施令。木然端坐著的人羣應聲而起，動作整齊俐落，彷彿就是機器人似的。

『坐下！』

全體又迅速的坐回座位。氣氛肅穆而莊重。

『起立！』

『坐下！』

…………

每一個端端正正聽命行事的人，眼睛無神的望向前方，好像都在沉思默想，完全不發聲音。

本來他們就不能呼吸，也沒有心跳，只是保留了可供遙控的身體。

侯建德的臉繃得緊緊的，面對著一大羣活動的人屍，他有些心慌而不知所措，奈何這是上級交下的特別任務，他也不能不這樣做。

司馬博士走到侯建德身邊，對他微笑說：

『成了，可以使用他們去辦事了！』

侯建德望望博士，他覺得滿稀奇的，好久沒有看見過一張笑臉，如今那張看似和藹的尖削臉龐，竟似枯槁的葉子在春風裏舞動起來，他不由得感到驚訝。

『要叫他們去幹什麼？』侯建德眼看著那羣死人，好納悶。

『這是最後的利用。』司馬博士說：『可以叫他們去執行上級的命令，使組織壯大起來。』

『這同上級有什麼指示？』

司馬博士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要侯建德拿著，仔細看清楚，按照信上所寫的名單地址去辦事。

『先去一座小村莊，用火去燒他們。』司馬博士說：『他們犯了滔天大罪，必須加以懲罰，火是他們最好的歸宿，上級的命令要做得徹底。』

大隊的人馬浩浩蕩蕩的搭著卡車駛往前去。

侯建德第一次幹這種事，心裏慌慌的，有點不知所措。他問身旁的司機：

『你看，我們這樣做有沒有危險？』

『有什麼危險？』司機轉首瞪了他一眼：『我們在後面，叫他們在前面辦事，一點危險也沒有。』

侯建德從口袋裏摸出那封信，仔細看著上面的名單，其中有一個叫衞精忠的，覺得很耳熟，他是反對現階段的領導人很得民心的一個人，他曾經坐過牢，在牢裏寫了許多著作，對鼓勵民心很有影響力。怪不得要燒他，他想；這樣的一個人對於整個國家社會造成不安——這是上級官員說的：我們要保衞自由安全，必須剷除這些搗亂份子，火，才是他們的最好歸宿；我們要維護組織的完整無損，不容歪曲造謠，必須用嚴厲的手段來懲罰這些破壞份子。

凌晨兩點鐘，車子抵達了村莊，在侯建德的號令之下，一百零八個活動死人從車子裏跳下來，各拿著汽油桶與火把，把村莊包圍了，開始灑汽油。按照秘密指令說：要一舉殲滅整個村莊，不使留有任何活口。現在就是幹的殺人放火的勾當，侯建德不免心驚肉跳。組織是最重要的，我們的一切都是爲了組織，我們是爲組織而生存的，司馬博士曾經這樣說過。沒有人可以抵擋組織，它的權威就是我們的神。

無線電麥克風抓在他手裏。一百零八條活死人像聽命的機器一般做著他們應該做的工作。這

是組織交下的工作。熊熊的火光冲向暗夜的天空，驚叫與慘呼聲劃破了深夜的寂靜，機槍對著逃出來的可憐婦孺掃射，無情、恐怖、死亡……

『要乾淨俐落！』司機在一邊說，眼睛發亮，嘴角掛著微笑。『很好，很好，幹得好。』

侯建德幾乎要嘔吐了，眼前這一幕悽慘可怕的情景，應該只是在地獄裏才可以看到的，他不能不懷疑自己是不是置身地獄。他渾身在哆嗦。

『怎麼樣？』司機問他：『你還好吧！』

侯建德講不出話來，瞪著他看，一顆心在胸腔怦怦跳，好像就要跳出來了。他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也許因爲是第一次幹這種事，不習慣才會這樣。

火光、槍聲與驚呼，交織成恐怖的夜。

渺渺茫茫的奔走在染血的道上，難掩住他心頭的悽楚與驚懼。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走過了，燒遍了，奇慘的嘶喊連串著靈魂的呼喚，撞擊著他的心靈深處。『哎呀……冤枉呀！……饒命呀！』迴旋心靈的吶喊，常使他在睡夢中驚悸而醒。彷彿看見一個個燒焦的屍體仍在床前滾動，他不能不起身打開燈，讓光明驅走黑暗。

那些活死人越來越多，都是燒殺的成績，由最初的一百零八個，已經變成了一萬多人。侯建德統領著他們到處跑。

燒吧！燒吧！把舊有的一切燒光吧！殺吧！把一切該殺的活人都殺光吧！這是他接到的指令。那個遞字條給他的人，只是一團黑影，每天蒙頭包面，開著一輛黑色的轎車來找他，給他新指令。司馬博士有一天也跟著來，誇獎他說：

『好傢伙！你幹得不錯！將來給你個好職位！』

『司馬博士！』侯建德忍不住問。『我這樣還要幹多久呢？我不想再幹下去了！』

『不行，你要聽我的話，直到你接到命令才可以停止。』司馬博士鄭重地說：『我們的組織要靠你，沒有像你這樣的人來領導，組織是壯大不起來的。』

『可是，可是……』侯建德期期艾艾地說：『我已經不行了，我不想再幹……因爲……我常常做噩夢。』

『噩夢沒有關係，噩夢都是假的，噩夢一醒就傷害不了你。』

司馬博士和黑衣人走了。黑色的轎車消失在煙塵滾滾的灰暗道路，那樣輕快、神秘、飄逸。

他感到自己的虛空與惶惑。一個黑色的夢，又像一隻巨大的怪獸猛撲過來。

蹦跳的火花包圍著掙扎的人體，親吻著每一張哀嚎的嘴，機槍子彈穿射進入奔逃的軀體，鮮紅的血液與火光相互輝映。現在他明白，他只是機器，在執行控制中心的指令。他不能思想，不能有任何同情心，以免增加自己的負擔。他依然手執無線電麥克風，發號施令。『去吧！去消滅

他們，因爲他們不服從，只有消滅他們才能使組織壯大。』

他每到一處，便吸收了更多的人來加入，雖然這些人都已經死了。他們的肉體却留下來供驅策之用。勢力越來越大，人如蟻羣，行動起來黑壓壓、靜悄悄，所到之處，敵人皆被吞滅，猶如癌症細胞之發展，任誰也無法阻止的一股力量在擴張、增強。

一個太陽又一個太陽在天空滾過去，染滿鮮血與煙塵的太陽悲傷地注視著大地，暗影團團蠕動，畏懼的人們四處逃避躲藏，却無法抵擋得住那排山倒海的追逐鬼影，而黯淡慘悽的加入死人的行列裏，成爲吞噬別人的癌細胞。

他感到孤獨，對於世界感到陌生，他懷疑地平線是否永遠有那麼多的人可供征服，殺掠。他把手裏的麥克風放回口袋。問司機：

『我們還要往那裏去？』

『我也不知道。』司機說：『我只是開車的人，我聽命行事。』

黑色的轎車穿過風沙煙霧，遠遠的駛過來，停在他們面前，黑衣人走下來，遞給他一封信。他再度用顫抖的手打開它，看見上面寫的是要調他的差，組織對於他的工作表現非常激賞要高升他，請他到另一處地方去領導，要他立刻跟他走。他的司機開車，跟隨著黑色轎車駛入荒涼的原野。

他們進入陰森的大廳，幾百個黑衣人同時起立，向他敬禮，領導者高站在臺上，鼓掌歡迎他加入，立時全體也跟著熱烈鼓掌，掌聲如雷，使他想起過去每一次行動中的機槍掃射，而面前一個個身著黑衣，面無表情木立著的人羣，也使他聯想起那些沒有靈魂的死人軀體，那些只會聽命行事的蠢蠢欲動的傢伙。

領導者手裏拿著無線電麥克風，對大家訓話，侯建德無意中轉頭一瞥，司馬博士也在他身邊不遠處，對著他無言的一笑。他的心往下沉，沉落進無底深淵。

領導者的權威完全顯示在那具麥克風上面，他對著麥克風講的話，都輸入每一個默坐者的腦中，贏得全體的低聲附和。

『世界的改造要靠你們這些人！』領導者勉勵大家說：『去吧！努力前進吧！』

領導者的身軀突然膨脹了起來，連同身上的黑色衣服，變得巨大恐怖，猶如一尊駭人的魔王塑像，他就高高的站在那裏，一手抓著麥克風，一手拿著他的訓令書册，動也不動的站著，看起來有幾丈高的人像，對著底下成羣的黑衣人虎視眈眈，鐵青的面孔，獠牙歪咧的嘴，就似魔鬼的化身。衆人都頻頻唸著膜拜的語句，雙掌合十，肅穆莊重地仰望那龐大的黑魔。

黑壓壓的黑衣人在大廳裏散去。萬頭攢動，黑里黑氣的一片，逐漸消散四處。他眼睛一直注意盯著司馬博士，希望能够找到他，問明事情的來龍去脈，這一切都顯得古怪、陰森而不可思

議，他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而司馬博士與每一個黑衣人一樣，消失在人羣裏。

狂風怒捲的黑夜，雲層壓得低低的，在旋轉擴散，狂奔急走。司機帶著他駛向黑影幢幢的森林道路去。他已聞到一股濃烈的腥氣，那是過去多少時日因爲殺人過多累積的結果，現在他每逢身入村莊野地，便會下意識地聞到那股血腥味。彷彿周遭的森林，也是那些數不清的附從者，正木木地站在那裏，聽候指令。

終於抵達了一個大廣場，聚集的羣衆在黑夜裏生火高歌，他與司機下了車，迎上前去。衆人對他歡呼，他被抬上一個高高的台子上，接受膜拜，燄火幻光照著一張張殺氣騰騰的臉，羣衆如幽魂野鬼，亂舞迷離，還尖聲叫喊。

侯建德呆站在那裏，他已不能忍受那些人的狂跳亂叫，他不習慣羣衆的這種表現，他過去所面對的人羣都是行屍走肉，只會聽命行事，不會說話喊叫，也不會靈活走動，如今這些人在他面前生龍活虎的樣子，使他有難以名狀的恐怖。

『我們聽你指揮！』大家在喊著。『你是我們的領導，我們永遠跟隨你！』

他在發抖，不敢俯視底下蠕動的人羣。組織的命令高於一切，他知道自己該守的本分，恐懼在胸腔升騰，他眞想像那個領導人在一瞬間幻化成龐然巨物，以便壓服底下的羣衆。然而他沒有能力，他不是組織的最高領導，無從施展魔法。

怒捲的風，絞動沙烟，流幻的火光在迷離中閃映飄忽。突然，砰的一聲槍響，他的心臟有一陣被擊穿迸裂的痛苦。他倒了下去，兩眼直直地盯著不見星光的夜空，周圍的人聲逐漸遙遠不可聽聞。

他已經沒有意識，沒有感覺，講不出聲，喊不出話，隨著衆人游向灰濛濛的遠方。漸漸地，他能够辨聽一些模糊的聲音，眼睛也能够張開來，看清景物。他發現司馬博士也在隊伍裏面，還有他的司機，以及他所認識的親戚朋友，全是在行屍走肉羣裏。

——到底怎麼回事？

他問，但是聽不到自己講話的聲音，只是心中的呢喃。

司馬博士胸口的血水往衣服淌著，看了他一眼說：

——我們都已經死了。

司馬博士的話直接傳入侯建德的腦海裏，根本沒有聲音發出來。

——我們都死了？怎麼可能？

——我們的心死了，所以算是死了！

——爲什麼？

——你看！那些人！

司馬博士眼睛一斜，侯建德照著司馬博士眼睛所示的方向望去，四外是滿坑滿谷的人，如蟻羣一般的在走動。

──他們的心臟都還跳著，只有我們不跳。我們的心被擊碎了，他們的心還沒有碎就死了。

侯建德伸手摸摸自己的胸口，感覺不出體溫與心跳，他看到自己的父親與母親，伸手去摸摸他們的胸口。天呀！他們身上好溫暖，火熱的心臟在胸腔裏面跳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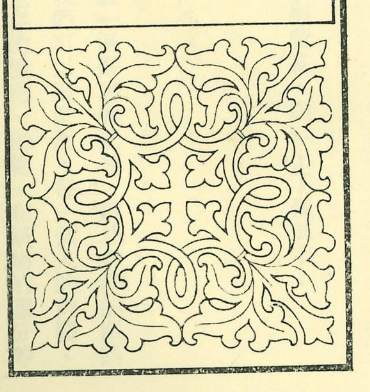
──爸爸，媽媽，你們怎麼也會在這裏？

他問。父母親以憐憫的眼光對著他：

──這是不得已的，我們毫無選擇，當死人是最好的生存。

人潮洶湧，如排山倒海，向前蠕動，揚起煙沙迷霧，終於來到一座高聳雲霄的建築。人潮從四面八方的門鑽進裏面，推倒了巨大的領導者人像，用火點燃了人像與房子的四周圍，烈焰升騰，火舌伸展向暗淡的夜空，螻蟻人潮在跳躍，行屍們在等待一次復活……

超級智星



林立博教授在牆壁間的幾個鍵盤按了按，牆中央的巨大教學螢幕，顯示出了幾個字：

我們要卑賤自己，那就是糞土造成的；

我們要高貴自己，那就是星球造成的。

『這是南斯拉夫賽爾維亞流傳的兩句古話。』古地生的臉一派嚴肅與正經，炯然有神的眼睛掃視著全場，幾十位聽衆在默默地聽著。古教授繼續說：『我們可以這麼說，每一個人的肉體、骨骼、乃至血液等等，都是星球的元素所造成的，我們賴以生存的植物、動物、和礦物的鹽分等

等，也都是根源於其他的星球，就算我們所呼吸的新鮮空氣、飲用的水，都是組成星球的一部份，因此，人和宇宙是不可分的，人吃別的生物，而別的生物也喜歡吃人。』

教授的演講結束，贏得了全場如雷的笑聲。這時有一位嬌小文弱的少女，婀娜多姿的迎上前去，對著教授展顏微笑，她說：

『請問古教授，您的第一萬本著作，打算在多久之內完成？』

『這個問題問得好！』古地生上下打量了那位美麗的少女一眼，清清嗓門，對大衆宣佈：『我現在是三十九歲，我是留學荷斯比拉星的學人，如果我在四十歲之前，能够完成第一萬本著作，我將獲得荷斯比拉星頒授的萬能博士的學位，也將是有史以來人類最偉大的超級智慧，我希望在九個月以內完成兩百九十九部書，剛好可以趕在我四十歲的時候，完成第一萬本著作，我便可以去荷斯比拉星拿萬能博士學位。』

『那您平均每天要寫一部書以上囉。』

『每天寫一部多一點，沒有什麼困難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寫作的方法和秘訣？』

『這就是靠不斷的求知，』古教授對那張甜蜜的女人臉有點著迷，忍不住多看她幾眼，他繼續對衆人說：『知識的累積，就是寫作的基本原料，你累積了越多的知識，腦袋裏能够運用的東

西越多，寫作就越快。我用新式的思想轉換譯寫機配合倉頡二九〇五型影像打字機來寫作，每分鐘可以寫四百字到五百字，每小時可以寫兩萬四千字到三萬字左右，我每天工作八小時，可以寫兩部書是沒有問題的；平常我還有應酬，沒有辦法天天工作，但是對於我來說，已經够了，我所得的稿費已是天文數字，不僅足够支付我的私人太空船的分期貸款費用，更使我有剩餘的錢可以供給一些崇拜我的人對我的需索，他們總是喜歡我請客，喜歡在有困難時求我幫助。』

掌聲四起，古教授鞠躬下臺，衆多的視線注視著他，他臉上煥發著青春的光彩。有一支箭射中他的心，他目空一切的眼神收斂了，眼前有一雙懾人的眸子教他無法逼視，却又忍不住多瞄幾眼，夢樣的五色繽紛的雲彩，在四處旋轉飛躍。

電視廣播記者萬里飛，以讚嘆的語調激動地說著：

『古地生教授是一部活的超級電腦，他可以有問必答，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從文學、史學到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知識豐富，可以說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是一位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大學者，我們稱他爲超級智星，絕不爲過。現在我們就當場來請教古教授幾個問題。請問古教授有這麼多的著作，名滿星際世界，光是版權收益，就教您一生吃用不盡，您自己怎樣來支配這些財富？』

『金錢是身外之物，就像人是宇宙的一部份一樣，總要歸於宇宙，我把所有的版權收益都用

在學術研究上，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願望，我靠學術發財，也要把錢財用在學術上。』

『您的學問越高深，名望越大，賺的錢越多，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請問您今後有些什麼更大的計畫？』

『今後？』古教授眼神有點茫然，似乎他才思索到這個問題。『今後——我這一生只是爲了學術而生活。我今後若有什麼計畫，還不是把時間貢獻在研究電腦機器人上面，因爲電腦機器人畢竟是我的專長呀！』

『請教您對於人生的理想，您對於自己的人生有什麼期望？』

古地生用手捋捋下巴的長鬍鬚，陷入一種沉思的狀態，半晌微笑著說：

『我的人生理想是爲了濟世，用知識來濟世，這是我在孩提時代，我的機器人保母就一再教我的，她這樣鼓勵我：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的知識來拯救無知。』

『您是說世人都是無知的嗎？』

『我沒有這個意思，』古地生忙糾正說：『這個世界需更加充實起來，以免因爲無知而遭到不必要的困擾和麻煩，今天的世界，已不光是地球，還有太陽系的其他星球，更包括其他文明星球在內，只有知識才能開擴心胸。』

『古教授實在太偉大了。』電視記者萬里飛說：『我們希望古教授能夠完成您的心願，在四

十歲以前寫完一萬本著作，到荷斯比拉星去拿萬能博士學位。』

『謝謝，謝謝。』古地生環顧四周，視線又在搜尋那張閃著如白蘭光華的臉，一經接觸，不禁怦然心動。

『我是研究教學機器的。』那位美麗明艷的小姐長得似一朵嬌艷的花，她開口了：『請您回答一些問題好嗎？』

『好的。妳是在考考我嗎？』

『可以這麼說吧！』她笑著，露出兩排編貝玉齒。

於是，在電視公司的現場轉播下，古教授對答如流，有問必答：

『對於智力較遲鈍的孩子，要怎樣利用教學機器來輔導他們？』

『語言教學用的電腦，正是最有用的教學工具。電腦提出問題，學生回答，最快的回饋，使電腦與學生之間的交往頻繁，使學生維持高度的興趣，學生答對了，電腦會誇獎，學生答錯了，電腦會設法提示他，另外找答案。』

『什麼是中子光束機？』

『它是一種能看透各種金屬的機器，它能看透一部引擎內部滑潤油流動的情形，將有助於馬達更有效的發展，或者用它來研究模型內部融化塑膠的移動，有助於鑄模技術的發展。』

『什麼是愛情？你曾經有過愛情嗎？』

古地生楞住了，他沒有想到對方會問這個問題，對於他說來，愛情好像遙遠天際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及，又似荒寂山谷中的鐘聲，只可聽聞而不能回味，他只能就他自己書中所寫的論調加以回答：

『我並不信仰愛情，因爲愛情來去無踪，毫無定向。』

『這是你的社會言情批判小說「春夢無痕」扉頁的一句話呀！』

『是的。』古地生睇著眼望著那位不知名的美麗少女，他心中的小鹿在劇烈跳動。『謝謝妳這麼仔細讀我的小說。』

『你有沒有你自己眞正的見解？』

『我的見解——現在稍微修正了一點，比我寫作「春夢無痕」時候有點不同，我想愛情不是可遇不可求，而是應該把握機會，隨時抓住它。』

在地球軌道上空的同步衞星太空站科學研究室裏，牆壁間監視顯像幕之一出現了不規則的腦波圖形，另幾個螢幕上的圖形則顯出古地生的心跳、血壓、呼吸的不尋常變動。

『糟糕！』林立博士驚叫了起來：『古地生動了凡心了。』

『他好像在談戀愛哩！』另一位科學家柯慕儀注視著電腦分析儀的報告，轉動另一個旋鈕說：『快，控制情緒，發射思想干擾波，阻擾古地生的蠢蠢欲動。』

『發射準備完畢！』機械控制員回話。

『發射出去！』

『遵辦！』

『加強思想干擾波，加強控制情緒！』柯慕儀嬌聲喊著。

『是的！一切都在控制中。』

古地生望著眼前的美麗少女，有點茫茫然不知所措，當他正要伸手迎接那位少女伸出的手去握住她時，他突然縮回了手，朝她一鞠躬，歉然說：

『謝謝妳的美意，我們改天再聊吧！』

『我到哪裏去找你呢？我想單獨同你長談一陣，請教幾個問題。』

古地生顯得有點侷促，他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遞給她，她也遞給他一張名片，他却連看也沒看就放入口袋，登上停在路邊的飛行小艇，匆匆忙忙向她揮手再見。

『眞是奇怪！』那個女孩兒瞪著眼睛嘀咕著，一邊跺著脚。『這個人眞是不解風情。』

古教授回到他居住的隱密寓所，那是一幢兩百層公寓的頂樓，這兒是他自己的理想天地，他的自用飛艇就停在樓頂上。女秘書一看見他進門，就對他說：

『有一個女孩子要找你，她不知道從哪裏得到你的聯絡密碼，線路和我們接上了，她需要和你單獨見面一談。』女秘書出示了電傳照片。

古教授一看到照片，就認出是剛才找他搭訕的美麗少女，那脫俗不凡的氣質，使人想起了仙女下凡，彷彿從照片上就可以聞到她的芬芳。

『怎麼樣？』女秘書侯玉芳一看古教授楞在那裏，催促著問。『怎麼會有生人知道你的聯絡密碼？這個密碼是昨天才用的。』

『是我剛才認識的。』古教授說。『妳馬上約她一談。』

一架飛行小艇在半個鐘頭之後飛到這幢大樓的屋頂上 。古教授就在屋頂的停機坪上迎接來人。在陽光下，她白皙的臉反映著柔美的光，亮麗的眸子現著隱隱熱情，長髮飄飛，雅緻高潔的臉譜，有若一朵馥郁芬香的花，她綻放的微笑，就是燦爛炫目的光。

古教授把她領到他的會客室裏，四目交接，他感到心靈碰撞的火花，她的眸子中閃耀著青春。她說：

『我已經知道古教授的能力來源，我想請你也同樣造就我，使我成爲一顆閃亮於全人類的超級巨星。』

『什麼？』古地生不禁一怔。『妳說什麼？』

『我說，我已經知道古教授能力來源的秘密。』

『妳是什麼意思？』

『難道我能相信古教授每天可以著書一部到兩部的神話嗎？』女郎的眸子裏射出嚴厲的光。

『這個世界已經逐漸由自動化機器在控制著人類，就算知識也是由機器在控制著，每個人的聰明才智都差不多，只有少數幾位特定的人物藉著使用超級的知識機器在製造自己的形象，美化自己的能力及聰明才智。』

『妳說這樣的話，可能會危及妳的生命安全。』古教授審視著她，他已經逐漸由衝動轉爲冷靜。

『我不怕。我要用我的生命做賭注，我現在要求你答應我，把我塑造成一顆超級巨星，這樣對你我都有好處的。將來成功了，我每天的收入就有百萬美金。』

『百萬美金？』古教授躊躇著，他已經有點心動了。『妳是說每天演出費的收入可以達到百萬美金？』

『是的。』女郎的微笑是那樣迷人。『如果再能創造更大的奇蹟，也許五百萬、一千萬也說不定。』

『妳的構想是怎樣的？』

『我要成為美的女神，靠你們的科學技術來塑造完美的女神形象，到時候金錢自然滾滾而來。』女郎的一根手指頭豎在唇邊，一副俏皮的沉思狀。她凝神睇視看他，繼續說：『再說，若有一天超級智星與超級艷星聯手合作的話，到時候，世人又不知會怎樣的瘋狂哩！』

古教授開始覺得她說的話頗有道理，事實上她也具備了女星成名的條件，如果再加以科學的塑造，不難使她光芒四射，照耀世界，成為億萬人所崇拜的美麗女神。

古教授打發她走了之後，開始與太空站控制中心聯絡。

『林立，』古教授說，『我要改變我們原先的計畫，除了塑造超級智星以外，還要完成美麗女神計畫。我原來不想在四十歲以前談戀愛的，我現在並不是在談戀愛，請你們一定要諒解，你們不必窮緊張。』

『我們要增加經費預算。』林立博士說：『這是另外一件工程設計。』

『放心，我會把我在今後我每個月所賺的錢全部投資在新計畫上面。』古教授胸有成竹地說。

古教授回憶過去多年的辛苦工作，如今已成為全世界所矚目的偉大博學者，不禁感到些許安慰，但在享受盛名之際，不免與發幾分空虛與落寞，總覺得缺少了什麼，是科學造就了古地生的一切，從他只是受精卵單細胞的一刹那開始，他在試管裏成形，以至移入人造子宮，再由機器保母撫育、教養他，再加上最進步的知識教育法，這段歷程是遙遠而漫長的，古地生正是代表了現代科學的偉大成就。他被灌輸的基本觀念告訴他，他是為人類的科學而活的，他已成為一個完美的智慧形象，他本身就似一部活電腦，雖是血肉之軀，却具備了超人的智慧，因為他的腦部被揷入了電極，思想與最新的電腦隨時相通。

在太空站的圓形會議室裏，林立博士召開了一項緊急會議，參加者有來自各部門的主管人員，都是當初參與設計『超級智星』計劃的重要工作人員。

『各位，現在我們要開始檢討我們與古地生之間的關係了。』林立博士很苦惱的向大家宣佈。『我們與古地生可說是一種勞資關係，他付錢給我們，我們就照幹，本來是我們創造了他，我們支領的是公司的薪水，現在古地生自己會賺錢了，我們反而要受利用，難道我們這些博士、超博士，都不如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怪物行嗎？如果古地生沒有我們，還行得起來嗎？』

『是的，你有什麼高見？』工程設計主任李洋慈問。

『我以為我們要開始反省一下，我們為古地生做的工作這麼多，應該得到更好的報酬，我們要求公司按照收入分紅才可以。你們認為應該要求分多少才好？』

『百分之三十不過分吧！』張立君點點頭，揮手吶喊起來。『我們以後每個月每人可以增加不少的收入，如果另一項「美麗女神」計畫，能够完滿實現，那不是每人都成了大富翁，我們何苦還在這裏辛辛苦苦工作不停的？』

『對的，我們就向公司要求百分之三十的紅利，要不然我們可以不幹。』林立博士的話，立刻得到衆人的呼應贊同。

古地生連續出版了五部有關一個女孩子如何從出生以至受教養、長大的故事，裏面的主角就是平麗倩，一個麗質天生，惹人憐愛的少女，她的童年所發生的奇妙故事，都是人們極為欣賞的，談之趣味無窮。在該書的第五部，對於平麗倩的近況有詳盡的描寫，說：『平麗倩現在就讀於中國電腦輸入知識大學，她已經成熟長大了，羽毛豐滿，正要向這個充滿歡聲笑語的世界展翅高飛，接受大社會的洗禮。她的微笑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靈深處，平麗倩是一朵出俗不凡的奇花，她將走向演藝生涯，在她下個月結束大學課程之後。』

幾乎有兩億本的書同時在世界各地的超級市場、書店、書攤發書，很快的被搶購一空。

人們瘋狂了！只要有古地生三個字的書，就是好的，值得一看再看的書，因為古地生即將邁向有史以來人類智慧的極限，在四十歲以前著作一萬部書，古地生的書越來越看好，毋寧說是人們在期待一個偉大的智者的出現，人們為了擁護而擁護，就像看熱鬧的人一般，人們只是為了看熱鬧而聚集起來，好奇的人越來越多，羣衆越來越熱烈，心情就越激動。

古地生震撼，襲擊全世界的人類，由古地生筆下所寫的人物平麗倩，在短短的數日之間成了全世界人類眼光注意的焦點。平麗倩終於成名了，人們心裏在問：

『平麗倩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平麗倩住在哪裏？』

光憑書本上所描寫的平麗倩和登載她的照片，人們不滿足，人們要看眞實的平麗倩，人們要去訪問她，與她談話。

電視公司開始訪問中國電腦輸入大學的校長駱學林，要他談談有關平麗倩在校的情況。

『很抱歉，』駱學林顯得很得意地說。『平麗倩剛剛在三天前離開本校了。古教授出版的書發行到全世界以後，我在本校的課程已經結束了，現在她正等待著另一次出發，我們耐心等待著吧！』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她住在哪裏？』

『在東方科學大樓的頂樓。』

『我的天！』記者驚呼著。『怎麼會？那是……那是……』

『是的，我知道，』駱學林皺皺眉頭。『那是特殊實驗大樓，平常人是不可以隨便進去的。』

『各位觀衆！』電視記者對著鏡頭宣佈：『我們追踪到這裏，只好暫時告一段落了，因爲東方科學大樓是屬於機密實驗大樓，我們猜想，平麗倩是那兒的頂尖科學家的掌上明珠。讓我們大家猜猜看好了，大家再猜一陣好了，期待總是美好的，本公司一本服務大衆的熱忱，一等追踪到確實的人物下落，便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訪問，讓我們所期盼的人物，儘快出現在螢光幕上。』

另一家電視公司找到了古地生，要求他說明寫作這五部書的經過，古地生把平麗倩大大誇獎了一番，他說：

『平麗倩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女孩子，她所說的話，她的舉止態度，都可爲現代女性的模範，都將成爲所有女孩子模仿的對象。』

『我想請問一下，平麗倩的父母親到底是何許人物，你書中所講到的人名都是化名，能不能透露一點眞象？』

『平麗倩她是美麗的女神，她的父母確實是科學家，爲了某種理由，必須暫時留點秘密，我

無法詳作說明。』

『請問您寫作這幾部書的用意何在？』

『一個高貴的心靈，就寄託在一副美麗的身體裏面，我寫的是一個美麗的女超人的形象，這個「超人」是形容超脫凡人的，沒有別的意思存在，不是所謂超能力的超人，我想你們應該明白的。』

『您與平麗倩到底是什麼關係？她到底是您什麼人？您在書中只是用第三人稱來寫她，爲什麼您對她知道得這麼清楚？』

『我與她沒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我只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她，並且與她詳談過後，決定很快的爲她出書，我寫這些書的目的，就是在記錄女超人的成長經過。』

人們再也無法探查出有關平麗倩的更詳細的事，只有留下議論與揣測，供作茶餘飯後的談助。

然後，就在人們期待與議論紛紛之中，一位全身著白紗、手戴白手套而脂粉不染的少女，正是古地生書本上所描寫的那位少女，與書上的照片一樣有著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之容，以她嘹喨嬌嫩的歌聲，震撼了全世界的心靈——一顆超級巨星出現了。

古地生坐在牆壁間巨大的電視螢幕前面，觀賞著平麗倩唱歌時的姿容，當特寫鏡頭照到平麗倩臉部時，他看清楚她眉宇間的表情，似乎在對他傳情召喚，而她此刻已屬於全世界所有崇拜她的人所有，他造就了她，她應該記得他。此刻，在他聽來，她唱出的歌聲正是表達對他的無限感激。

女秘書從對講機裏傳來了話：

『報告古教授，有一家出版公司的老闆叫方炳清有急事找你，他說有大生意要同您談。』

『是哪一家？』他遲疑了一下，視線仍盯住平麗倩的笑靨。

『環球。』女秘書說：『就是出版過您的那些太空採礦論著的出版公司。』

『把它接過來吧！』他說。

傳眞電話的畫面上出現了一張笑容可掬的人臉，一看就知道有事相求。在古地生的催促下，他說明來意：

『我要來請您幫忙掛名出書，我的出版公司有五百種科幻小說書最近要出版，可否請古教授掛個名，用您的大名著作出書，將會獲得大大的成功。』

『你是說，有別的作家寫的書沒有自信暢銷，想借用我的名字出書？』

『是的，是的。』方炳清頻頻微笑頷首，一副諂諛相。『無論如何要請您幫這個忙，要不然我們公司出這一大套書可能找不到多少讀者。』

『您有什麼條件呢？』

『我們給您五千萬美金，每種書十萬美金掛名費，付印之前付清楚，你幹不幹？』

『那太好了，我的萬能博士學位可以提前在四十歲以前拿到了，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那就一言爲定囉！我們馬上用傳眞機辦理文件簽約手續。』

五百部著作的掛名簽約手續很快的透過電子傳眞系統完成簽約手續。

古地生更有名了，只要是他講的話，寫的字，全部成了金科玉律，人們爭相傳誦。由他一手提拔的平麗倩，漸漸地在全世界人類的心目中成爲一個美麗的形象。事實上，平麗倩的腦部也植入了電極，由最新式最進步的電腦在控制指揮，使她的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達到人類最欣賞的程度，她永遠像綻放的鮮花一般芬芳可愛。古地生每週按時從平麗倩那兒分到演出費用，平麗倩的身價從每場一萬美元暴漲到十萬美元，只不過是三個月之間的事，每個月平均收入已達到二百萬美元之譜，而且還在繼續上漲。

平麗倩她能以各種語言講話，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演唱，都能以當地語言歌唱，所到之處，其擁擠轟動的程度都是史無前例的。一顆超級閃亮的巨星，冉冉升起，照耀全世界，眞不知羨煞了多少女人和男人，當然，也不知有多少人在嫉妬她，暗中想要破壞毀滅她，尤其是與她同行的影歌星，更是恨得牙癢癢的。

古地生與平麗倩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了，他倆只能利用傳眞電話互訴衷曲，平麗倩的收入款項也是經由電腦轉帳手續轉給古地生的。古地生曾經跟隨過平麗倩到幾個大城市，由於古地生又趕著同自己辦公室完成有關著作，後來就不再亦步亦趨了。人們開始在猜測古地生與平麗倩的關係。電視報紙上的新聞，也常有揣測之詞，認爲他倆的關係非比尋常，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環球出版公司出版的『古地生科幻小說全集五百種』終於堂堂推出了，在電視報紙上的不斷吹噓下，人們爲了這一套皇皇巨著的問世，又大大的吃了一驚，只有聰明絕頂的古地生才有辦法在四十歲之前完成了一萬零三百二十册著作。

開往荷斯比拉星的太空船已經在等待著這位大學者的前往，由荷斯比拉星來的教育界前輩人士，聚集在太空港的鑽石大飯店，他們是專程來迎接古地生前往受封萬能博士學位的。

臨別前夕，古教授的學生和親友又舉行了一次規模盛大的歡送會，在會中，古教授表演了一次有問必答的節目，回答了衆多的問題，表現出超人十萬倍的奇異智慧。平麗倩從地球的另一端搭超快速飛機來看他，於是，兩個人同時出現在螢光幕上，他倆已成爲全世界男女的共同偶像，古教授要求她與他隨行前往荷斯比拉星去，爲的是把地球的歡聲笑語帶到另一個世界，平麗倩出乎意料的當衆答應了。

有一位年老的作家前來訪問他，由環球出版公司的總裁方炳清陪同，要求單獨談話。他說：

『我就是這五百部著作的原作者之一，我窮了一生六十年的精力和其他二十位作家才寫了這五百部科幻小說，我們希望能夠成名發財，但是我們沒有把握，我們把一生的心血都歸在您的名下，使我能夠分到一筆錢，眞該感謝您肯借用您的大名，要不然我可能就沒有這麽好的收入，實在要謝謝您。』

『這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古地生世故地微笑著。『請你不必客氣。』

『是這樣的。』這位叫吳名仁的無名作家期期艾艾的繼續說：『因爲我的著作掛您的名字大大的成功，我的許多朋友也想效法一番，不知您肯不肯再掛名，我們要把更多的著作歸列您的名下，和您分享智慧的成果，這叫做有福同享。』

『我這一生只掛過五百種書，實在不想再掛太多啦！』古地生猶豫著，當他想到滾滾而來的花花綠綠鈔票——不，應該說銀行存款的登記卡上錢款的數目字由百萬位達到億位數，他不能不心動了，而且衆多的歡呼與讚嘆聲更不絕於耳，他如何能抵擋得住誘惑？

『您眞的不想嗎？有一萬本著作等著您掛名哩！』林炳清說。

『一萬本？』他嚇呆了，一時不知所措。

『我們給您的掛名費用是每部十萬美金，一萬本就是十萬萬美金，您不能說不夠優厚吧？』

『我……想不通，我怎麼可能在短短時間之內再寫出一萬本著作？』

『萬能博士學位一拿到，就是無所不能了。』方炳清說。『難就難在拿「萬能博士」學位，您現在到荷斯比拉星去再回來，身價更又不同，我們爲您安排好另外一萬本著作，不用您去操心，您不勞而獲，還有什麼好顧慮的？』

『再說，這也是您過去多年努力的成果。』吳名仁在旁邊慫恿著：『想想看，「萬能博士再寫一萬本著作」，多麼吸引人的話題，您將在人類歷史上名垂千古，我們都只是您的幕後英雄。要不是您有萬能博士的頭銜，我們也不會動這個腦筋，這一切全是您多年來努力的成果，才能坐享今後的榮譽，您就先答應下來吧！』

『好吧！』古教授終於點了頭，並且在方炳清拿來的合約書上簽了約。

開往荷斯比拉星的超光速太空船，擠滿了地球上的各階層人士，有前往觀光探親的，有政府首長前往訪問敦睦星際外交關係的，有電視新聞記者前往採訪的，有移民前往定居的地球人民，有前往留學的地球留學生，還有荷斯比拉星旅居地球的僑民要回去省親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對男女就是準萬能博士古地生和超級巨星平麗倩，他倆在一起，自然引起紛紜的揣測，但平麗倩負有國民外交的任務在身，希望把地球上的最美麗的歌聲傳播到另一個星球上去，古教授此行更

是轟動全世界，億萬心靈的期待和盼望都寄託他的身上，希望他能載譽歸來。

太空船抵達荷斯比拉星的首府，同樣吸引了擁擠的歡迎人潮。荷斯比拉星的首長、教育界人士和衆多的好奇人民，聚集在廣場裏，爭睹來自地球的奇人和美麗大使。

平麗倩首先高歌一曲，把她在地球上迷倒衆生的魅力全部使出來，在臨時設立的舞台上又扭又跳的，引吭高歌，算是初抵星球時的獻禮，整個星球的電視系統都在轉播這一次別開生面的演出。古地生微笑頷首，他爲這樣的空前盛況及轟動感到驕傲與滿足。他從前的指導教授王太世尊就坐在他旁邊，向他噓寒問暖，閒話家常。

在王太世尊的提名推薦下，古地生進入荷斯比拉最高學術研究院，開始對大會演講，表明他自從留學本星球後回到地球的修習成果，並當場將他自己的一萬本著作的微縮底片交給大會的主席。

『各位學者，各位萬能博士，』王太世尊站起來說話：『自從古地生先生結束在本星球的留學課程之後，回到地球已經十九年了，在漫長的時間中，他的成就與日俱增，完成了一萬零三百二十册著作，包括文藝小說、科幻小說、評論、戲劇，還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星際文化研究等等有關的著作，可以說是一個十足偉大的學者，希望各位在看到他的表現成果後，投票選舉他爲萬能博士，成爲本學院的基本會員。因爲古地生先生還是地球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學者，也是地

球有史以來第一位可以拿到這項榮譽學位的學者，希望各位站在提倡星際文化交流的立場，從寬審核他的資格。』

王太世尊的講話贏得全場的掌聲，看樣子投票選舉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既然已經獲得提名進入最高學術院，其他的選舉則應無問題。

接著，在選舉之前進行一項公開的問答口試，古地生就站在講台上，回答各方提出的問題。他開始算計在今後的短短幾年間，以他的名字出版的著作，又將有一萬種以上，那實在太棒了，這宇宙間的生物智慧有誰能敵得過這位萬能博士，也許他再過幾年回到荷斯比拉星，搖身一變為超萬能博士，那時候，主持最高學術研究院的就非他莫屬了。何況，他已持有荷斯比拉星的永久居留證，甚至可以永久到荷斯比拉星來生活，說不定比地球還好，只要地球那邊肯定他的學術地位，給他更高的榮譽，沒有理由不使荷斯比拉星的人對他折服。

於是，在荷斯比拉星經過短時間的停留後，古地生帶著崇高的榮譽回到地球來，接受更盛大榮耀的歡迎。

在古地生太空站控制中心。林立博士又召集了一項集會，討論有關古地生所進行的各項業務，以及得失利弊。

『現在我們與古地生應該是合夥人的關係吧！』林立博士對大家宣佈。『我們造就他成為萬能博士，下一步他將不勞而獲，又賣了萬能博士的名來發財，一萬本著作的掛名費用，數也數不清有多少錢，我們應該要求公司將這項利益由古地生與我們做公平的分配。嚴格的講起來，古地生不過是個凡夫俗子而已，他的聰明才智、博學知識，全是科技進步的成果，隨便換另外一個人，也可以造成另一個萬能博士，我們只是在執行公司的計畫，製造一個智慧偶像來唬唬人而已，這個年頭靠唬人發財，倒是個好事業。』

『我們也可以另外捧一個人出來呀？』柯慕儀提出了異議。『如果公司不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可以另立門戶。』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林立博士抱怨著：『今天所以有這樣的成果，完全是因為我們公司的電腦資訊系統高人一等，凌駕世界上所有其他公司之上，因此，結合各種科技創造出一個神樣的人物，風靡全球，藉此發財，再由所得的錢財投入科技中繼續改善求進。同樣的，再把這些成果重新輸入這位古地生腦袋裏，造成他更大的權威性，賺取「賣名」的錢。這樣不斷的循環，終有一天這位偉大的超人自己會發生問題吧！我們現在還不敢推斷他的將來後果如何。我們只是按照計畫行事，但是總有不對勁的感覺。』

『知識就是財富。』李洋慈似有所悟的說：『這句格言現在完全印證了，誰所擁有的知識越

多，就越能賺更多的錢。』

他們正在議論的當頭，董事長張光華打來了傳眞電話，林博士必恭必敬的坐到螢幕前面接受訓令。

『我們剛剛得到消息，』董事長一派嚴肅莊重，顯得很緊迫。『有人企圖破壞我們的生意，要對我們採取行動，不知道哪一個部門會出問題，請各位嚴密防範，加強戒備。』

『報告董事長，』林立博士說：『樹大招風，總會有人眼紅的，這也就是我們的超級智星計畫太過成功的緣故。我們要求分享所有的收益，上次已經過董事會通過，可以將百分之三十收益分給員工，希望董事長再斟酌情形增加到百分之四十最爲理想。』

『什麼亂七八糟的嘛！』董事長沉不住氣而冒火了。『你們的胃口太大了，難道永遠沒有停止講錢的時候？我會幫你們講講話的，你們快工作去！』

古地生同到地球以後，受到空前盛大的歡迎，地球總統華普生夫婦親自在太空港迎接他，爲這個全人類獨一無二的超級智星萬能博士而喝采，更因爲還有一位地球的美麗女神平麗倩訪問荷斯比拉星以來，引起全人類的矚目，總統爲順從民意，也就搭乘太空梭到星際太空港來迎接慰勞他們。

在總統的歡迎詞講過之後，古地生隨後上台宣佈，他將在下一個十年之內著作或編寫出另一萬部作品，由環球出版公司負責這項出版工作，所有的出版物都將製作成微縮資料，存入全球電腦資料中心，如果有讀者需要閱讀，不僅市面上可以買到書本，家庭用的電腦機，也可以連結總機取得閱讀資料。

『歡迎萬能博士！』『歡迎美麗女神！』的字條隨處可見，歡呼聲也不絕於耳。眞不知羨煞了多少作家和女星。

這一男一女，張開雙手，對著歡呼的羣衆頻頻致意，彷彿這個世界是完全屬於他們的，他倆就是地球的統治者。

突然，他倆的手脚像觸了電一般劇烈僵直地顫抖著，兩眼發直，口吐白沫，痛苦地長嚎了一聲，四肢朝天的倒下去，就那樣在衆目睽睽之下獻了醜。

現場一片混亂，觀衆在驚喊怪叫，這不明原因的突然變故，使得人人驚惶失措，莫知所以。警衞及安全人員迅速趕到，把這一對男女抬上救護專機，結束了這場鬧劇。沒有人知道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古地生醒來時，已置身在一個全然陌生而清新的世界，彷彿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現在他依稀記得自己的一些模糊往事，但已遺落了大部份自己的身世記憶，一架人形的機器人發著溫柔嬌

甜的聲音，在對他講話：

『古地生，你回來了，我的孩子，你總算回來了。你受苦了，我的心肝寶貝，他們要你做萬能博士，要你做世上的超級智星，你是已經做到了，你可以暫時休息一下不要去管他們，讓媽重新來教養你。』

古地生揉揉眼睛，看見這個電腦機器保母的臉上顯出刻板的微笑，這是他的童年所深刻記憶的，是他忘不了的一張臉。他開口想要說些什麼，一時覺得言語發音困難，好像要表達自己的意思不知從那一個字說起。

『你叫古地生。』保母說。

『我叫古地生。』他跟著說。

『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二等於四，……』保母說。

『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二等於四……』他跟著學習。

那個被命名為古地生太空站的科學實驗室裏。林立博士和他的幾個附從者，被關進審訊室已經七十二小時了。在各種最新設備審問下，林立博士承認是他主使，故意破壞控制中心古地生及平麗倩之間的腦部連絡系統，主因是貪求無饜，要求更多的分紅，却不為公司所接受，他就狠心

耍出這一招，在緊要關頭使古地生和平麗倩當衆出醜。他並且招供，有一家與環球出版公司競爭的巨人出版公司，為了打擊環球出版公司，用高價收買了林立博士，唆使他進行破壞行動，終於造成了這個局面。

萬能博士與美麗女神到底發生了什麼？人們的關切與議論越來越深沉紛紜，謠言滿天飛，有人說他們是遭到嫉妬者的毒害，有人說是地球的統治當局惟恐他們的聲望太高，威脅到政治局面的穩定，而加害他們，有人說他們只是虛假的形象，所有他們所表現的，不是人類所能達到的，他們的超人造化只是科學的魔術而已，科學有時也有失手的時候，實際上他們却是商人逐利的犧牲品。世界電腦公司的總裁陸天霸，出席了由地球總統親自召開的秘密的安全會議，他在會上作了報告：

『本公司策劃的萬能博士計劃，原來只是一種實驗性質的作業，只是要把電腦與人腦連接起來而已，實際上古地生教授本人也是為了這項實驗而生的，古地生代表的只是電腦與人腦結合的成就，並不是眞實的古地生本人，但是人們總是離不開傳統的觀點，一旦一個血肉之軀具備了超人的智慧，人們便把所有的光榮加諸在他身上，實際上，我們也是為了求得更完善的結果，不敢貿然把事實公諸於世，再加上本公司歷年的財務虧損，不勝負荷，我們只好把古地生的收益當做是合法的收益，這是我們的苦衷，實在是不得已的，並不是我們要藉著科學魔術來斂財。』

各方在聽取了詳細的說明之後，再加討論，最後由地球總統作了決定：

『本人代表政府方面的立場，爲了顧及全世界的億萬民衆的心理平衡，我主張讓萬能博士和美麗女神的形象繼續存在下去，世界電腦公司即刻由政府接管，萬能博士與美麗女神的所作所爲，必須符合世界人類的利益爲主旨，而不應該有任何的破壞性，在這個原則下，萬能博士與美麗女神才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它代表了人類智慧的結晶，代表了電腦與人腦結合的偉大成就，也許有一天，我們地球的代表將可以獲得銀河系的「諾貝爾獎」或銀河系的「奧斯卡獎」，讓我們在這項教訓之後，再接再厲勇往直前吧！』

地球總統的賢明決策，贏得了與會人士一致的喝采。

古地生與平麗倩分別坐在一張椅子，頭上各戴著頭盔，頭盔裏有電極可以記錄他倆的腦波，腦波經過放大之後在示波器上顯現出來，以測驗他們的智力。

『情況良好，』檢驗員說：『我們已經將電腦與他倆的人腦重新接上了，他倆的智力漸漸恢復了，萬能博士和美麗女神可以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了。』

萬能博士的講學場所吸引了來自全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講學結束之前，他又習慣的講那句話：『我們要卑賤自己，那就是糞土造成的；我們要高貴自己，那就是星球造成的。』在接受聽衆的喝采之後，他得意地走出錄影大廳。

這時一輛小飛艇停在外面廣場上，一個機器人首先走出來，後面跟著美麗女神，衆人歡呼起來，機器人只是在走路的形態上稍稍顯得笨拙，其他各處遠遠看去與人類相差無幾，萬能博士一看到那個機器人就不禁低聲喊著：『媽！』

媽媽走近來，神色匆忙，遞給他一張字條，她說：

『你看，荷斯比拉星的最高學術院主席來的緊急心靈傳送電報，要媽陪你回去荷斯比拉一趟，因爲你的萬能博士學位出了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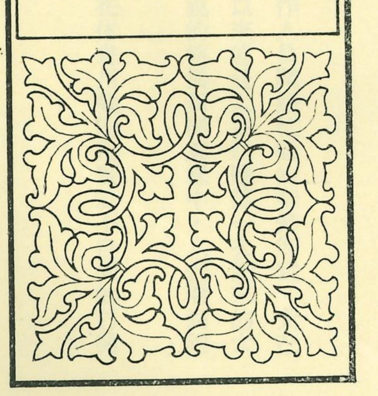
『出了問題？怎麼回事？』古地生跳了起來。

『他們要取消你的學位。』老媽指著身旁的平麗倩說：『平麗倩只是荷斯比拉星派來地球的秘密調查員，她說你的萬能博士學位不算，他們相當認眞的，萬能博士學位是不能混的！』

古地生直楞楞地站著，久久，瞪著平麗倩顫抖地說：

『妳……我的美麗女神，妳爲什麼不早說？原來……妳是星球造成的，我是糞土造成的。』

拯救



兩艘重型的太空採礦運輸船遠遠的駛進來，太空站上的工作人員開始忙碌的準備卸貨。光芒刺眼的光輪把整個太空站照耀得更明亮，有如白晝。這是許久以來遠赴太空採礦第一次歸來的太空船。移民到此地的整個星球人類，都萬般的興奮。從立體電視的轉播新聞實況中，人們看到兩個巨大的光輪，自黑暗的太空中逐漸降落。

『有沒有地球來的消息？』面對著牆壁上的巨幅螢幕，正在休息用餐的孟賢君不自覺的打開通話器的按鈕，自言自語的問。

管制中心的主電腦，很快的有了回音：

『有消息，壞消息！』

孟賢君的肚臍上連接著一個電插頭，他把那根連接肚臍的插頭電源拔掉，他已經吃飽了『飯』，身體充足了能量，不想再繼續用餐；一方面也是因爲聽到吃驚的消息而引起的一種突然動作，他整個背脊伸直了，兩眼瞪視著牆間的巨幅螢幕。

『什麼壞消息呢？』他問。同一瞬間，差不多所有大漢星的人都發出同樣的疑問。

『地球上的文明已經毀滅，人類死於自己的好戰。』電腦中心傳來的消息令人震驚。

『地球！地球！』孟賢君叫了起來：『我的家鄉呀！我可愛的家鄉，眞有這回事？』

『採礦船帶回來的消息，他們在太空中截收到地球傳送過來的心靈感應信息，說是地球文明已經毀滅了，殘存的人類回復到農業時代，沒有電力、沒有太陽能、沒有電腦、雷射、原子能……所有人類千萬年來累積的知識與技術，都在頃刻之間消失湮滅，這已經是一百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因爲地球距離我們太過遙遠，心靈感應信息傳送困難，在太空中被截收到已是相當微弱。』

大漢星的高級首腦們，聚集在圓頂巨屋內，舉行緊急會議，圓頂的天花板上，放映出一幅巨大的顯示幕，那是船長金谷園截收到的有關地球現狀的畫面。都市成了空殼子，如蟻的行人在傾塌斷裂的摩天大樓下走動，叫賣著各種生活的必需品，有玩雜耍的、有賣吃的，穿得各色各樣不一而足，顯示著人們爲了生活而奔忙，馬車、人力車與腳踏車在街道上奔馳著，傾頽毀壞的建

築四處羅列，到處是斷壁殘垣；在鄉下地方，農人靠天吃飯，播種五穀；山林裏，野獸橫行，偶爾還四出刼掠，到農舍裏攫走家畜，傷害人類。

『這是紀錄片嗎？』孟賢君忍不住發問。『地球眞的變成這樣子嗎？這不是假的電影畫面吧！』

『這是我從船上的超感接收儀得到的。』金谷園解釋著。『情況已經十分清楚，地球的文明在倒退，因爲知識和技術沒有辦法保存下來，在戰爭中毀滅了。』

『看看戰爭的情況吧！』孟賢君說。『到底怎麼打起來的？』

『畫面不全。』金谷園說。『我們看不出造成戰爭的原因是怎樣的？』

時間與空間的距離是這樣遙遠，大漢星的子民從片斷的消息裏得知地球的近況，不免傷感悲慟。孟賢君唏噓不已，注視著殘餘的模糊混亂的畫面，他在哆嗦。地球是我們所有子民的故鄉呀！那怎麼可能呢？地球在受苦受難哩！沒有地球人類的科技文明，就沒有大漢星的文明，地球的噩運帶給大漢星子民莫大的警惕與震動。

『我們回去拯救地球吧！』孟賢君對著所有的高級首腦登高一呼。『地球需要一位 救世主！』

『這是義不容辭的！』金谷園說。『地球人類把他們最好的技術成就貢獻在我們星球上，我

們都是地球人的塑造之物，地球人是我們的「祖先」，我們應該設法同去進行拯救。』

於是，整個大漢星的參謀指揮部經過熱烈的表決，終於決定迅速派遣最新式的配備與最精良的人員，經過宇宙空間的超級捷運系統，以超光速返同地球，前往察看並進行拯救。

地球，銀河系裏億萬顆星星中的一個荒凉淒苦的行星。

在寒冷的山野間，孤寂的旅人邁著遲緩的脚步在趕路，馬匹的背上馱著沉重的食物，一袋一袋的，裝滿了穀物、牛肉、衣物等，父母親把小孩揹在背上，哼著催眠曲。驀然間，衝出兩條人影，對著趕路人一聲吆喝：

『站住！把東西留下來！你們走開！』

凜冽的風裏透出一長聲的女人的驚呼：

『天呀！饒了我們吧！』

兩條人影衝向前去，對著路人揮刀砍過去，夫婦倆狼狽地狂奔急走，女的走避不及，背上的嬰兒挨了一刀，發出一串悽厲的慘呼，一個踉蹌，女的仆倒在地上，哭著嚷：『求求你們……』

強盜還不放過她，怒沖沖的揮著刀子要再往背小孩的婦人身上砍去。就在這一瞬間，暗黑的天空爆開了一道白色的光芒，有如夜裏的太陽，隨著一聲砰然巨響，震撼大地，那持刀殺人的強

盜，全身浴在銀白色的光柱裏，却如同化石般呆定地站立著，兩眼暴凸，執刀的手高舉著，再也不能動了；另外一個強盜也僵呆住，雙手掩目，爲了阻擋那道強烈炫目的光，姿態顯得極度的驚惶恐怖。

第二天，人們發現兩個凍成硬塊的人體在山路上，成了可怖的雕像，在山路邊，有一塊巨石，寫著一個大字『愛』。

故事傳開來了。許多人前來察看研究，拍照攝影。

金蘭帝國政府的總理派了調查員前來，把兩個變成硬體化石的人搬到博物館裏。經過徹底檢查後，調查員向總理報告說：

『這是我們目前所無法理解的事情。總之有人做壞事，就得到了懲罰教訓，現在天下大亂，沒有聖人出現是不足以維繫社會秩序，有人在謠傳：這是聖人出現的前兆吧！』

在一座被戰爭毀壞過的殘破廟堂廣場上，聚集了許多殘廢的人，有瞎眼的，缺手斷腿的，或是全身流膿長瘡的，或是重病哀號呻吟的，正在等待著仁人君子的救濟。

人羣中有人在叫罵：

『看哪！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偷漢子的女人！』

『用石頭打死她！』

『打死她！』

不絕於耳的叫罵聲此起彼落，一個女人被揪住，滿臉傷痕，全身衣衫不整，流著血水的嘴哀喘著，高呼求饒。

在另一邊，人羣起了強烈的騷動，鼎沸的人聲一下子爆開來。一個本是瞎眼的女人尖叫著：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

一個本是奄奄一息的老人，健壯的站起來，手舞足蹈：

『我的病好了！我的病好了！謝謝孔穌釋！』

一個臉上五官本來殘缺不全，醜惡到極點的女人，經過孔穌釋的手掌撫摸之後，立刻囘復了原來的清秀面貌，那個女人用身上携帶的不銹鋼飯盒照照自己的臉，不禁哭著跪下來，大叫著：

『我的神，我們崇拜你！我們感謝你救了我們！』

驚呼聲如浪潮般傳了開去，在大家明白是怎麼囘事之後，幾乎所有廣場上的人羣都跪下來向他們認爲神奇的拯救者歡呼敬拜祈禱。遠處一羣人在騷動，爲了要懲罰一個偷漢子的女人，他們揪住她，要用石頭打死她，當他們發覺到有一位大有異能的人正站在高高的石座上接受膜拜，這些殘餘的騷動者也靜止了。

『看哪！世人都犯了罪！』孔穌釋的長頭髮在風裏輕輕飄著，顯出一副高雅不可侵犯的模樣，面容充滿了柔和安詳。他繼續說：『凡是相信我的，都可以得到醫治，我是你們生命的光，我來到世界，就是爲了救你們，這個世界在戰爭中毀壞了，而戰爭就是起源於人性中最卑劣醜惡的一面，人都有錯，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們要愛人如己，寬恕別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有個人把那個犯了姦淫罪的女人揪過來，要她跪在孔穌釋的脚前懺悔。

『我們該怎樣處置她？』一個獨眼龍說。

『按照法律規定，』另一個跛脚的說：『我們要用石頭打死她！』

孔穌釋環顧四周，掃視了衆人，他指著天上發光的圓盤飛行體，和山邊的太陽對衆人說：

『天上的光查看每一個人的心，你們要是自信自己從來沒有犯過錯的，就用石頭打這個女人吧！』

衆人一陣喧嘩，又歸於沉寂。

孔穌釋彎身扶起那個犯淫行的婦人，憐憫的對她說：

『有沒有什麼人定妳的罪呢？』

『沒有。』婦人抬起頭來，淚光裏透著感恩與崇拜。

『去吧！』孔穌釋揮手對她說：『從此以後不要再犯罪了！』

孔穌釋又對衆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衆人擁著孔穌釋，尊他爲神，歡呼鼓舞唱歌，高舉著他，把孔穌釋擲得高高的，又用手接住。

一個偉大的聖者，就這樣在苦難的人間出現了。

發光的圓盤從低空掠過，一個直角轉彎，流星似的消失在雲堆裏面。人羣在吶喊、驚叫，有的則在喃喃的祈禱。

孟賢君注視著牆壁間的巨大畫面和各種不同的儀表板，他按動一個開關，監視幕上出現了孔穌釋全身電子線路和機件操作情況的各種曲線圖。

『報告大漢星球的人民，』孟賢君對著心靈能發射器廣播訊息。『地球登陸作業情況良好，我們製作的偉大聖者孔穌釋已贏得了羣衆的擁戴，孔穌釋的神蹟和大能，使人民崇拜驚嘆。』

『地球是可悲的！』船長金谷園接著說：『地球人創造了我們，自己却落得這個下場，地球人已經忘記了從前有過孔子、耶穌和釋加牟尼等人，我們只有再來一次拯救，希望地球人類能夠眞心悔改，達到大同世界之境。』

孟賢君放開了自己脖子後面的一個控制器，把自己的腦袋拿下來，放在一個玻璃櫃裏，接受綠色光線的照射，電腦控制的新知識，經由幾根電極，不斷的輸送到孟賢君的腦袋裏，裏面數以億萬計的微縮線路，構成了一副超級腦。這些都是一百五十萬年前的地球人類所耗盡心血設計的，爲了不妨礙地球的文明發展，地球派出了太空船，把這些新的發明品遺留在大漢星上，希望大漢星的『人類』，能夠有屬於自己的文明發展型式。地球人類所創造的超級人種，原本不適合生存在地球上，必須移植於另一天體，大漢星的人民是屬於一種機器智人，沒有血肉之軀，却有超乎地球人類的理性與智能，自己以自己的知識和技術建造星球，成爲銀河烏托邦的典範，每一個機器智人在儘可能的範圍之內，靠著大漢星的資源，創造自己的同類，繁衍種族。如今，地球——大漢星文明的發源地，遭遇了空前未有的大刼難，孟賢君所領導的隊伍，只有以一份悲天憫人的心情回到地球，進行拯救工作。

孟賢君把自己的腦袋裝回脖子上面，扭開另一個開關。巨型的圓盤形飛行物，以高速升空，而後，急急緩緩在各處迴轉巡視。整個地球確實是完完全全毀壞了，一場可怕的核子毀滅戰，破壞了所有人類的文明與各項建設，倖存的人類重新在摸索，並尋求新的秩序。

『電訊接通了！』船長金谷園叫了起來：『我們與大漢星的立時超感電訊接上了！』

衆多的顯示幕中，有一個較爲模糊的畫面，是來自一千五百光年之外的大漢星指揮總部，那

個綽號白天鵝的超級電腦人，一雙圓圓凸凸的電眼，正在瞪視著這裏，孟賢君向白天鵝約略報告了有關地球的情況，白天鵝刻板的臉上亮起了閃閃的光芒，兩眼射出了紅光。

『沒有地球人，也就沒有我們大漢人。』白天鵝說。『地球人的心靈失落，希望我們能幫助他們找回來，地球人的文明重建，不能完全靠科技，科技毀滅了地球文明，現在唯一的方法是快點找回地球人失落的心靈，使地球人建立精神上的眞正根本基礎，希望我們創造的孔穌釋能够發揮作用，就像地球上早期文明時代的聖人所作的一般。』

『是的，』孟賢君頻頻頷首。『我們來地球訪問，就是要對得起創造我們的地球人！我們都是地球的傳人呀！』

白天鵝指著他身後的一幢巍峨高大的地球紀念堂，以莊嚴肅穆的語調叮嚀著：

『好好的幹下去，現在是回報母星的時候了。』

金蘭帝國的大廳裏，總理哈不樂急匆匆的走進來，對著正在打盹的皇帝搖搖手中的鈴，把皇帝從夢幻中驚醒過來。哈不樂氣急敗壞的向金蘭皇帝報告：

『不好了，有人造反了！』

『怎麼回事？這麼緊張幹嘛？』

『有一個叫孔穌釋的人，自稱是天上的王，萬民的主，擁有數以萬計的信徒跟隨著，看樣子好像要造反了。』

『造反？』金蘭皇帝不禁吹鬍子瞪眼，『誰敢造反，我就用重刑懲治他，把他釘在十字架上，那些跟從他的人，把他們抓去餵獅子。』

『是的，陛下。』哈不樂面有難色，戰戰兢兢的說：『可是這位孔穌釋，聽說有極大的能力，可以治病、趕鬼、驅邪、上天、入地、下海，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擒到他，就算把他抓來了，我們要用什麼罪名來判他？』

『這還用問！』金蘭皇帝生氣地大吼，頭上戴著的皇冠也在震動。『我們可以判他叛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是的，陛下！』哈不樂誠惶誠恐的低頭應答。『我這就去辦！不過……不過請陛下聽聽星象師的意見。』

『好吧！傳星象師進來。』

星象師拄著拐杖，顫巍巍走進來，缺牙的嘴翕動著，欲言又止，他在金蘭皇帝面前敬謹地跪下叩首，期期艾艾地說：

『請陛下明鑒，天空中不斷有異象出現，像月亮一般大的發光的圓盤飛行體，正不斷的在各

處出現，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在金蘭帝國所轄的範圍之內，到處有人看到。』

『這是什麼用意呢？』

『按照我們祖先流傳下來的一部石刻寶經，曾經預言在公元二〇〇〇九九九年的時候，會有神人降臨世界，由他的大能引導，使全人類信仰一致，使混亂的世界重歸統一和諧……』

『混蛋！』金蘭皇帝的兩眉倒豎，眼睛暴凸。『我金蘭皇帝還不够偉大嗎？我金蘭皇帝就是地上的王，正在統治我們的世界，還要什麼人來揷手？』

『報告陛下，』星象師的頭直貼著皇宮的地板，急喘著氣，聲音顫抖。『這個人已經來到我們的世界了，這個人是最有榮耀權柄的人，他是天上的星星所派來的拯救者，他不但是天上的王，也是地上的主，我們的石刻寶經曾經有這樣的預言。』

『爲什麼一直沒有人提起過？』

『因爲以前一直解不出來，不懂石刻寶經的涵義，它的經文非常的艱澀，曖昧不清，況且，這也是一件大事情，在沒有明顯的事實跡象出現的時候，沒有人敢提這件事，但是，民間傳說很早就有了。』

『民間傳說是怎樣的？』

『拯救者要從天上搭乘光線來到世界，解除萬民的痛苦。』

『混帳！』金蘭皇帝咆哮著，發起了雷霆之怒。『我的人民還有什麼痛苦需要拯救的？快去把那個狂人抓來定罪！』

大漢星的電腦總部。白天鵝的手取下了接在肚臍眼上的能源揷頭，浮凸的兩眼注視著顯示幕上的文字：

一、地球母星的最後指令——地球紀元二〇〇〇九九九年，必須由大漢星的族類前往察看，這是每隔十萬年的例行任務。

二、先知曾經在記憶程式上寫下地球紀元二〇〇〇九九九年的重要拯救工作，大漢星必須傾全力前往拯救，先知已經預先知道有關地球的命運……

三、孔穌釋的計畫行動，正是拯救工作的重點所在。

弧形的牆壁上，另一個顯示幕上出現了孟賢君的臉。

『一切都按照計畫進行。』孟賢君說。『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爲什麼我們大漢星的先知會知道地球上還沒有發生的事，難道大漢星和地球的所有文明，也在計畫之中？是誰定的計畫？』

白天鵝沒有回答，沉默地對著孟賢君，一陣光芒從他臉上散射開來，他的聲音是那樣莊嚴凝重：

『我們只是受造之物，無從揣測緣由，我們是地球的先進科學家所創造的不朽的機械體，我們的靈魂是機械化的，畢竟與地球人的靈魂不同，地球人的靈魂已經到了需要徹底拯救的時候，我們只有按照「古老的方法」去進行拯救，你快去辦你應該辦的事吧！』

『是的！』孟賢君在地球這邊的飛行體控制室回答。

大漢星的總指揮中心裏，白天鵝忙碌地對著各種顯示幕進行指揮操作。圓頂上的大型散光系統，正在變幻著各種顏色，光束如髮絲般散射出去，自動的電腦思考儀器正在提出它的研究報告：

地球人類常常在問自己生存的目的何在。我們大漢星的機械種族現在似乎也應該思考這個問題了，我們是為了繁衍種族才繼續存在擴展下去的嗎？僅僅是為了這個目的嗎？我們被安排在銀河系中，發展自己的機械文明社會，已經有一千年了，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存在下去有什麼意義？

『讓我去問問造物者吧！』白天鵝關掉了電腦思考儀器，迅速地按動另一個控制鈕，牆壁間的暗門打開來，展現出一幅迷離恍惚，如夢如幻的畫面，各種彩色的霧氣雲靄在升騰飄浮，這是原初的地球人的思想，被保存在這個玻璃房裏的，除了特別緊急重要的情況，才打開來，設法與這些造物者的思想進行溝通。

玻璃房裏的思想如煙如霧，正是過去創造大漢星文明的人類精靈，如今，他們的身體已經作古，思想卻仍存在。

『靈能有在空間逐漸消散的趨勢！』一種沉重黯淡的聲音，自發聲器裏徐徐地透露出來。『請善自珍惜保重我們的思想靈魂，大漢人呀！有什麼疑難之處嗎？』

『我是白天鵝，大漢星的總樞紐，我要知道造物者創造我們的用意何在？現在已經到了我們發問的時候。爲什麼人類創造了我們，卻需要我們去拯救？』白天鵝眼中的光能訊號閃動著。

『用我們地球人類祖宗的看法，』玻璃內部的光影閃動，很快的被譯成聲音與文字，大漢星的造物者很慎重地回答這個問題。『生命的目的，除了保持個體，再就是延續種族，如果還有目的的話，就是不斷地去追求未知的目的，這就是我們創造你們這些不朽的機械體的目的，你們是不朽的智慧機械體，地球人以你們爲榮耀，地球人以你們爲榮耀……地球人以你們爲榮耀……你們是地球人的榮耀……我們不信眞神，只有信賴自己的科技……也許我們錯了……地球終有一天需要拯救……我們用我們的科技來拯救……，這是電腦先知的預言……請善自珍重，請善自珍重……你們是所有智慧生物的盼望。……你們是宇宙所有智慧生物的拯救……』聲音和訊號越來越微弱了，原初人類的創造者，他們的精靈被保存了，卻不能長久的與物質世界做長期的溝通，只能做偶爾的提示。

玻璃內部的彩色光影全然暗淡了，通訊中止。靈界與物界的接觸本來就是相當困難的，遠古的地球人靠了絕頂的聰明才智，使自己的肉身朽壞之後，它的思想靈魂仍然保存下來，並且使大漢星的機器智人繼續從事開發建設，發展星球文明，這項成就是可驚可嘆的。

白天鵝移轉到指揮中心的控制儀前面，對著全體星球人民廣播：

『大漢星的人民是宇宙間所有智慧生物的拯救。這句話是造物者剛才說的。所以我們要耗費人力去拯救地球，地球不需要物力的支援，地球需要精神的拯救，地球需要一個偉大的聖賢前往拯救，所以我們已經派人前往進行有關的工作。這項拯救工作就定名爲「孔穌釋計畫」！』

地球金蘭帝國的宮殿廣場，孔穌釋以叛國罪名被釘在十字架上。由於孔穌釋到處行使神蹟異事，糾集了衆多的信徒，被認爲危及整個帝國的安全，成爲帝國皇帝的眼中釘，終而被判死罪。

聚集的羣衆在哀哭落淚，呼天搶地，爲他們所信仰愛戴的人悲慟不已。

『他自稱是天上來的聖者，』衞兵在議論：『看他有多大本事可以逃過這一關！』

『就是呀！你看，他垂頭喪氣奄奄一息的！還能行使什麽神蹟異事呢？』另一個說。

皇帝遠遠的站在高臺上觀看行刑的場面，現在威脅金蘭帝國存在的一個首腦人物已經被判罪處刑了，皇帝可以高枕無憂了。星象師却在一邊與總理哈不樂談話，皇帝已淸楚的聽到星象師的

話：

『帝國將會因爲處死這個孔穌釋，進入一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將會造成不可控制的混亂，最後世界和平來到，人類進入一個新紀……』

話未說完，天空一片黑暗，太陽消失了蹤影，大地震動，飛砂走石，淒涼迷離，風雲變色，閃電與雷聲大作，有如鬼哭神嚎。

在十字架上的孔穌釋，睜開眼睛，掙扎著說出了最後的一句微弱的話：

『原諒他們吧！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

大地恢復平靜，太陽的光再度照耀天空，剛才的一刹那，彷彿只是一場噩夢，現在驚魂甫定，人們發現十字架上的孔穌釋已斷了氣。

『成了！』孟賢君說。顯示幕上指示著十字架上的孔穌釋心臟已停止了跳動，他將有關的影像送回大漢星去，報告任務的初步完成。

『地球人的本性一直就是這個樣子的嗎？』船長金谷園好奇地問擺在他面前的那具任務指示腦。

『我們只是按照命令在行事。』任務指示腦說。

『白天鵝！』孟賢君呼叫大漢星的電腦頭子。『地球人眞的這麼笨嗎？他們難道忘記了歷史的教訓？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來一次拯救嗎？』

『孟賢君。』白天鵝答道：『我們只是機器，我們是地球人用來救他們自己的工具，我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我們只是按照古法進行拯救，那些信仰眞神的都早已被拯救了，現在剩下的，就是那些不信眞神的人了！那些不信的人只有靠著行使神蹟異事，才能使他們相信。實際上我們哪裏是眞神？現在就進行第二步工作吧！』

孔穌釋死後第三天，又從墳墓裏復活，並且在他的門徒面前顯現，傳講天國的福音，要一切相信他的人悔改，斷絕人類的愚行，收斂互相殘殺的本性。

『看哪！』孔穌釋高聲說著大道理：『世界曾經一度毀滅過，因爲人類把自己的心靈交給了魔鬼，才會引起空前的大浩刼，地球人類的文明倒退了兩百萬年，回復到農業時代，願世人彼此相愛，永生永世幸福快樂。』

孔穌釋從死裏復活，震撼了地球人，孔穌釋就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裏，從金蘭帝國宮殿的廣場上，徐徐升上天空，向世人告別：

『現在，我要到我所來的地方去，願世人永遠彼此相愛……』

一道白亮的暈光環照著孔穌釋的身子，孔穌釋張開雙臂，頻頻對著衆人揮手致意。金蘭皇帝在宮殿外面的門口看得目瞪口呆，終於，他也隨著衆多的信徒跪下來，遙送逐漸沒入雲端的孔穌釋的身影，兩行懺悔的淸淚從他的眼眶流出來。

『只有信仰的一致，才能使紛亂的世界復歸統一。』

孟賢君注視著巨型電腦顯示幕映出的文字。他命令別的機械人趕緊開門迎接即將進艙的孔穌釋。

孔穌釋的身子從底部的圓形入口處浮升上來，他對著一望無際的星球大地喃喃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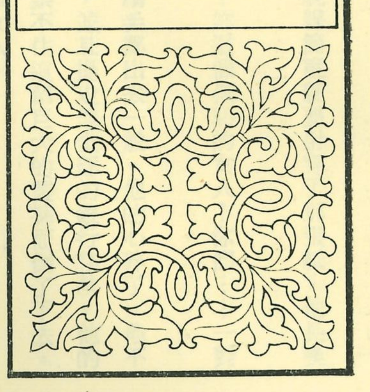
『願神救救他們，人的心中沒有神，才會落到今天的境地；願人類能够眞正的悔改，信仰獨一的眞神。』

太空船從雲裏飛出去，迅速地在地球各處盤旋幾回，對地球人類投注了關懷的一瞥，而後，全速駛入時空捷運管道，飛回大漢星去。

孟賢君懷疑地問孔穌釋：

『你知道獨一的眞神是誰嗎？』

愛情鎖



『我不知道。』

『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假冒眞神呢？』

船長金谷園插嘴進來說：

『也許我們本來就是神，我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恐怕不會是這樣的吧！』孟賢君沉吟了半晌，他也失去了自信，呢喃著：『我們豈會是眞神呢？我們只不過被認爲神而已。』

千千萬萬顆星星在銀河中飛掠而過，如洪流細沙，宇宙無止境的黑暗裏，每一顆燃燒的星星，就似點點的亮光，在永久的寂寞中，文明默默地崛起衰落，輝煌暗淡，由地球上智慧生物所設計的烏托邦星球，在遙遠的銀河星空注視著衆星，負起拯救知性生物心靈的工作，也許是永恆不斷的工作，因爲，只要有人類的星球，就會有毀滅，就需要拯救和重建，只要眞神不被人崇信，眞神的教訓不被尊重，眞神隱藏在黑暗的人心背後，被人所棄絕，不被發現，便需要大漢星的拯救隊伍前往工作。

顧立比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手裏的那張信箋，驚駭可怖的視線簡直就要射穿了那張紙，他長嘆一口氣，像受了傷的野獸一般的哀嚎咒罵著：

『哎呀！眞有這種事！他媽的！你們……怎麼會騙了我？妳這個無恥的女人！你們……一對狗男女！』

他把手中的信揉縐了，丟到窗外去，就像自己的心被揉縐丟擲出去一般，他的心碎了。他不能相信自己最疼愛的美麗妻子會跟平常他最信任的職員私奔，並且提走他全部的銀行存款，他的震驚是無可比擬的，他跌跌撞撞的掙扎著，支持著自己，卻禁不住這個巨大的震撼而倒了下去。

等他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在醫院裏，旁邊似乎站著一個女人。



『老闆，你現在好了吧！』

他迷迷糊糊的分辨出來是女秘書唐瑞芬的聲音，那樣清脆溫柔，一個模糊的女人臉龐面對著他，然後，臉上的五官逐漸清晰，同情與關愛的眼光從那對明麗的眼眸中透射出來，他不免感到些許安慰。

『瑞芬，我怎麼啦？』他問，喉嚨好乾澀。

『我發現你……昏倒了……』唐瑞芬顯得很難過，哽咽得講不出話來，久久才又反問他：『你到底怎麼啦？好好一個人怎麼突然會這個樣子？』

『沒什麼！沒什麼！』顧立比咬著牙根說，在他的心靈深處所隱藏的痛苦，他不願瑞芬知道，反正陳鳳葉已經跟那個姓王的傢伙跑掉了，而今而後，他只有死了這條心，忘記她，最好連恨都別恨。

從醫院裏面出來，唐瑞芬要他去心智研究中心去找她的父親唐治華博士，她是基於關懷他的一片好意。

『不要傷心了。』唐瑞芬說，兩條彎彎的眉毛往上翹。『過去你娶過九個太太，都合不來，不得善終，今後你還想再娶太太嗎？』

『第十個太太？』顧立比茫然地應答著，他已沒有了主意，却看不出唐瑞芬對他的一片眞

情。

他們走進研究中心，找到唐治華博士，唐博士把顧立比安置在一個長長的躺椅上，房間四處都是電腦設備和各種儀器，他很快進入催眠狀態，恍恍惚惚的睡去。

『人類最大的困難便是沒有辦法做心智的交流，因爲這樣，國家與國家之間會有戰爭，種族與種族之間會有衝突。』唐博士感慨地解釋著：『人與人之間會有爭端，夫婦之間不能融洽，我現在的研究就在突破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心智隔閡。』

『媽媽有什麼決定嗎？』唐瑞芬忍不住插嘴問父親。

『沒有，她想跟我離婚，她的念頭一直沒有改變。』唐博士的眼眶有點潮濕。『我是那麼愛她，她却不能諒解我，永遠把我當成什麼惡人一樣，嘮叨不要緊，還要辱罵我，教我怎麼辦才好？現在妳媽要離婚，還說是我虐待她！』

『爸爸跟媽媽個性不合也難怪。』唐瑞芬看爸爸很難過，自己也抑不住傷感，設法安慰父親：『萬一眞有什麼事情發生了，爸爸也要看得開，這個年頭離婚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唐博士沒有再說什麼，他把顧立比弄醒，推他到一座自動按摩椅裏面，讓顧立比的全身得到按摩，平服他起伏的心境。其實唐博士自己也需要接受治療，但他正在尋找更好的方法來解決人類心智的問題。

『怎麼樣？顧立比。』唐博士問。

『好像好了一點，一顆心沒有那麼亂。』顧立比滿是皺紋的額頭展開了，嘴角掛著笑容。

他們手牽手走出去。顧立比開始覺得以前所遭遇到的重重困擾與不安，都已被拋諸腦後，了無牽掛，他再也沒有怨恨陳鳳葉的念頭，心中清朗坦蕩。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唐瑞芬安慰他說。『你總不能老在回憶過去，你還有將來呀！』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顧立比凝視著唐瑞芬，片刻間，他發現她眼中的濃情蜜意，竟是癡癡地傾向著他，他感到被愛的喜悅，他找到了另一個可供翱翔的夢。

於是，他擁住她，將他的唇，逐漸靠近她的唇……一陣心靈的閃光與電流，在彼此的胸臆交映顫動。對於他，這是他的第十個夢，希望自己可以在這個夢中找到他眞正想要的，也許這個夢，才是眞正持久不變的夢。

日子滾過去，到了顧立比心中把陳鳳葉忘記的時候，她回來了，讓他著實嚇了一大跳。

『妳……陳鳳葉，妳回來幹什麼？』他從辦公桌邊站起來，嘴邊叼著的煙斗差點落下來。

『我回來找你。』陳鳳葉的眼皮下垂，雙睫交疊，臉上顯出一股幽怨與悔歉。她囁嚅著：『我知道我錯了，我們是夫妻，我回來再續前緣。』

『可是……』顧立比的臉色變了，他的心在劇跳，急得講不出話來，良久才掙扎著說：『妳已經太遲了，妳太傷我的心了，妳回來……我們只有辦手續離婚。』

『離婚？』陳鳳葉抬起頭來，眼裏閃著淚光，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她哀求著：『幸福的夫妻是不離婚的，離婚的夫妻不幸福。』

『可是，妳是知道我過去離過八次婚。』顧立比咬著煙斗猛抽了一口煙，心情萬分激動。『我就是爲了尋找眞幸福，才跟妳結婚的，想不到妳這樣令我傷心，我看我們還是算了！我們這就去辦離婚手續吧！』

任憑顧立比怎麼說，陳鳳葉還是死纏活纏，教他不知如何是好。已經恩斷義絕的妻子，再怎樣求他，他還是無動於衷。直把陳鳳葉急得哭起來，淚水成串而下，嗚咽之聲不絕，眞是大出他的意料。

『妳說，』顧立比忍不住逼問她：『妳本來離我而去，一去不回，現在怎麼又回來呢？我眞不明白妳這樣的善變，到底怎麼一回事？』

『沒什麼，我只不過是去看一位心理醫生，他告訴我……我可以維持美滿的婚姻，他有一個秘方，所以我就回心轉意了。』

『妳用了他的秘方？』

『是一種維持婚姻的方程式，』陳鳳葉眼裏閃爍著淚水凝視著他，滿含著柔情。『那位心理醫生叫羅玉桂，她說她已經研究好一種治療方法叫「愛情鎖」，可以永久治療婚姻的毛病，永遠有效，只要你肯去見見他，我們的婚姻一定會美滿。』

『妳接受了他的治療？』

『是的。』

『我的天！』顧立比一手按著額頭，感到一陣暈頭轉向，眞不知如何是好。他明白了，可能是陳鳳葉接受了治療，使她回到了他的身邊，但是他怎麼也引不起興趣，他不想再看到陳鳳葉，他要離婚，他要與唐瑞芬長相廝守一輩子，他要把他的第十次婚姻固定住，使它永恆不變，過去的九次都已過去，他不想再回憶或撿拾回來。

陳鳳葉一看顧立比無動於衷，更加傷心的撲到他懷中去，却得不到顧立比任何一絲的憐愛，只見他把煙斗一甩，雙手用力推開她，狠瞪著她，怒吼著：

『妳去找妳的愛人去吧！那個王文超不是妳的老相好嗎？』

『你弄錯了，』陳鳳葉苦苦哀求著：『我是爲了你才接受婚姻矯正術的，我愛你，我不知道……你另有新歡！現在我已經欲罷不能，非你莫屬！永遠永遠跟著你，只要你也跟我去做矯正術，接受愛情鎖，你也會與我長相廝守一輩子，永遠不會吵架鬧彆扭！』

『走開！』顧立比轉身離去，『妳不走，我走！』

耳後邊還聽到妻子的悲傷啜泣。顧立比把心一橫，踏大步走出門去。他不能再對陳鳳葉存有任何一絲眷戀，他的一顆心向著唐瑞芬，他覺得自已與唐瑞芬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現在只差沒有正式結婚而已。

他開著車子出去，到唐瑞芬的辦公室找到她，帶她出來兜風，打算向她傾吐心事，悶悶不樂，不知從何談起，却想不到她已知道了陳鳳葉來找他的事。

『她打電話給我。』唐瑞芬說。『她說，她不能沒有你，要不然她只有與你同歸於盡，我實在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我想，我們不能受她恐嚇。』

他凝視著她，從她說話時的表情來忖度她的內心，他實在想不出自已何以會這樣鍾情於她，他只是非常喜歡她，除了她以外沒有別人可以取代。

『是的，』他喃喃地回答：『我們不受她的威脅，只要陳鳳葉與我辦離婚，我們立刻結婚。』

膠著的情況延續下去。陳鳳葉使盡各種方法，要求與顧立比言歸於好，而顧立比與唐瑞芬却儼然是一對夫妻，難分難捨，如膠似漆，把陳鳳葉氣都氣得半死。

羅玉桂推推眼鏡，注意聽著來訪的病人的陳述。她的手指在錄音機的按鍵上游移著，顯示她

內心的不安，牆壁上的巨幅電子儀表板上的燈光與曲線圖此起彼落，對來訪者的生理與心理情況，做了最完善的報告。

『羅大夫，』陳鳳葉說：『我接受了妳的婚姻矯正術却沒有見效，是什麼原因？』

『我已經把妳的毛病矯正過來了，也把妳的愛人的毛病矯正過來了，妳還埋怨我什麼？』

『但是……』陳鳳葉哭得眼淚鼻涕直流，可憐兮兮的繼續說：『我的先生不理我了……他跟一個女人好得不得了，不論我怎樣求他……他都不會回心轉意，妳說，我該怎麼辦？請妳再幫幫忙，教我不要再受這種苦，我想恢復到從前的樣子。』

『妳說妳要與王文超在一起？』

『是的。』陳鳳葉的眉毛往上一揚。『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快樂。』

『那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們夫婦倆已經永久維持了婚姻，再也不能分離了，這就靠愛情鎖的魔力，這種鎖就是來自「永久婚姻方程式」，它是由我們夫婦合作共同研究發明的。』

『當初羅大夫應該把愛情鎖的效果解釋清楚呀！』

『是妳自己願意這樣的呀！』羅玉桂臉上展露著無可奈何的笑。『像我自己也一樣，唉！不說也罷！』

當初，是王文超的太太陳小晶硬把他拉過來的，她答應給陳鳳葉一顆大鑽石，並把沒收王文

超的一大筆款項，退還給王文超，還有，剛好陳鳳葉與王文超鬧彆扭，陳鳳葉就賭氣去試試這種新發明的效果，想不到就這樣成了定局，王文超重回他太太的懷抱，陳鳳葉回去却遭到丈夫的拒絕與冷落。如今她只有寂寞與懊惱。

她回去，眞想自殺一死了之。

羅玉桂等病人回去，就打傳眞電話給唐治華。

『又有一個病人來找我，說我使用不當，你看我該怎麼辦？你這個老頑固，我要跟你離婚，你不願意是何用意？』

『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唐治華臉上露著困惑的神色，顧左右而言他。

『兩個人鬧戀愛，一個是有夫之婦，一個是有婦之夫，我使他們各回原配偶那兒，那個叫陳鳳葉的女人回去以後，却發現她的先生愛上他的女秘書，與他的女秘書難分難捨，再也不要她，而且還堅持離婚。』

『你沒有小心去問過她嗎？妳給她愛情鎖以前，她是那麼肯定願意接受嗎？』

『對的，她是十分肯定，她願意放棄她的愛人，回到她原來的丈夫那邊，因爲她的愛人改變了主意，她只有回到她的丈夫身邊去，却沒有想到她的丈夫變卦了，她的丈夫也可能接受了愛情鎖，跟他的女秘書要好起來，你說，現在怎麼辦？』

『妳爲什麼不愼重一點再進行治療呢？』唐治華皺著眉頭對她說。『現在已經毫無補救辦法了。』

『我當然知道，』羅玉桂大夫忍不住生氣起來。大聲說：『我是按照醫療守則做的，如果是夫婦失和，就儘量使他們言歸於好，使他們回到原來的配偶那兒去。難道我這樣做，錯了嗎？』

『妳是沒有錯，妳少動怒！』唐博士臉紅脖子粗。

『治華，你說我動怒，你才是！你兇什麼？』

『我沒有兇呀！我只是勸妳爲人治療要小心呀！不要發生遺憾的事！』

『我只是告訴你發生的事情經過情形，你爲什麼責怪我不愼重？』羅玉桂也嚷了起來。

『我可沒責怪妳呀！』

『你說謊！有錄影爲證！』羅玉桂氣得跺脚，瞪眼大吼：『像你這種人，處處指責我這裏不是，那裏不是，我怎麼能跟你廝守一輩子？你還想用愛情鎖來鎖住我，門都沒有！我可不會上你的當！』

傳眞電話中斷了，大概是唐治華一氣之下故意把它切斷的。

正在睡夢中的顧立比，被機器人的緊急鈴聲叫醒。

『有什麼重要的事嗎？』他揉揉眼睛問。一邊看看唐瑞芬的一張甜睡的臉，她的呼吸勻稱，並沒有因爲突然而來的異響而驚醒，神態可人，他感到無比的滿足。

『陳鳳葉……她自殺未遂，躺在永光醫院的急診室裏，要你去看她！』

『陳鳳葉！』一聽說是陳鳳葉，他就滿肚子火，倏地從床上爬起來，瞪大了可怕的眼，兩隻眼睛都像要噴出火來。他喃喃地咒罵：『我就知道，遲早有一天會出這個亂子。』

開車趕到永光醫院的急診室，看見陳鳳葉躺在床上，鼻孔插着氧氣管，眼睛緊閉，呼吸急促，他不禁興起惻隱之心，他坐到床邊，輕撫著她的頭髮，並且低低的喚她的名字。他想，好歹總是夫妻一場嘛！陳鳳葉微微張開眼睛，當她發現坐在她身邊的男人是她的丈夫時，蒼白的臉上泛起一抹紅暈，顯露出她內心是何等的興奮，她的嘴唇翕動著，微弱的聲息表達出她對自已丈夫的濃情蜜意。

『我……愛……你……』她說：『我永遠……愛你。』

『我知道妳愛我。』顧立比的心比石頭還硬，絲毫不曾軟化下來。他沒好氣地說：『但是，妳一定要想開，不要再幹這種傻事！』

『我是……爲了你。』

『妳少來找我麻煩！』

聽到顧立比這樣的話，陳鳳葉眼淚成串而下，內心糾結的痛苦與愁煩一下子要爆裂開來，面孔扭曲著，無聲的哭泣表白不出一顆破碎心靈的悽傷。

『現在我想通了……』陳鳳葉嗚咽說：『我還是成全了你和唐瑞芬的愛情吧！我以後……永遠不會再來打擾你了！我……我死心了！我答應你，我同你辦離婚手續……我不會再爲難你了！』

『鳳葉，妳不要激動！』顧立比取出手帕爲她揩拭臉頰和眼眶的淚水。『我們分手總是好的，因爲我已經和唐瑞芬鎖在一起了，我們去找過心理醫生，醫生使用新發明的所謂「愛情強力膠」，把我和唐瑞芬鎖在一起了，所以，妳應該知道，我離妳而去是不得已的，要不是當初妳同王文超私奔，我也不會這樣，請妳諒解我！』

『立比，我想通了，一切都是錯在我！』陳鳳葉微微一笑，看來她已感到些許安慰。

在唐博士的診療室裏，出現了一個打扮入時的少婦，她對唐博士敍說她的遭遇，她的滿腹牢騷與幽怨，盼望著能夠平復，獲得解脫。

『我剛剛辦了離婚手續，』陳鳳葉說：『因爲我的先生跟他的女秘書要好起來，他們倆同時接受了愛情鎖，聽說是在唐博士這裏處理的，我要來請唐博士設法醫治我，看看有沒有辦法找到

新的對象。』

『妳想同誰白頭偕老？』唐博士好奇地問。

『我目前沒有對象。』陳鳳葉怯怯地低下頭，多情地瞄了唐博士一眼，欲言又止。

『那很好，等妳有了對象以後，找他一起到這兒來，我會使用愛情鎖，把你們鎖起來的。』

顧立比自從與陳鳳葉離婚之後，便正式娶唐瑞芬爲妻。這是他的第十次婚姻，也是最後一次婚姻，因爲有了愛情鎖的關係，把他與唐瑞芬緊緊的鎖在一起，他們過得甜甜蜜蜜，恩恩愛愛的。

『你爸爸將會發大財。』顧立比吃晚飯的時候說：『他發明了愛情鎖，將會解決許多家庭問題，使千千萬萬的怨偶，得以和好，如膠似漆的度過這一生。但是，我不明白他爲什麼始終不能與你媽媽和好，爲什麼他不想把自己的秘方用在自己身上？』

『可能是爸媽認爲這樣太拘束了。』唐瑞芬說：『我聽爸爸講過，他認爲如果使用愛情鎖把任何兩個人的心靈鎖起來，等於是一種愚騙的行爲，被鎖的人自己不知道，但是在使用鎖的人看來就不是那麼同事，會覺得他們很可憐，沒有自由。』

『瑞芬，妳說呢，我們兩人幸福不幸福？』

『幸福！』

『那麼妳就不應該同爸爸一樣的想法。』

『我沒有呀！我只是轉述他的話。』

『妳沒有？』顧立比認眞了起來。他有點不高興。『妳好像對於愛情鎖的可靠性發生懷疑。』

『我只是說，本人對於愛情鎖沒有信心，爲什麼我們要這樣對愛情鎖死心塌地？再說，是不是爸爸有意拿我們來做實驗，是不是愛情鎖還有什麼缺陷，爸爸才沒有自己用上去？』

正在這時候，他們接到唐治華博士的傳眞電話，傳眞螢幕上還多了一個人在旁邊。他們一看都楞住了，唐博士身邊的人竟是顧立比的第九任太太陳鳳葉。

『爸爸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唐博士的笑臉移近了螢幕，看得出他內心的歡喜快樂非比尋常。『爸爸終於找到了新的歸宿，她就是坐在我旁邊的陳鳳葉，我們剛剛使用了愛情鎖，把我們兩人的心牢牢鎖住，我們將會共度一輩子。瑞芬、立比，快來看看你們的新媽媽。』

『新媽媽？』兩人不約而同詫異的叫起來。

『我的前妻變成我的岳母。』顧立比驚奇地喊叫起來。『怎麼會呢？怎麼會呢？』

『這就是愛情鎖的魔力。』唐博士得意地笑著。

『爸爸怎麼會突然有這個決定呢？』唐瑞芬問。

『爸爸一直在找一個適當的人來做我的適當伴侶，你媽媽不願與我復合，這是不得已的，現在我的心已經跟陳鳳葉鎖住了。』

唐瑞芬和顧立比覺得滿不是滋味的。凡是被愛情鎖鎖住的人，就注定要彼此終老一生，唐瑞芬的爸爸媽媽自己發明了愛情鎖，自己却不願被鎖住，這是什麼原因？

這時唐瑞芬的媽媽也來了電話，那是一張憤怒扭曲的臉，在對著他們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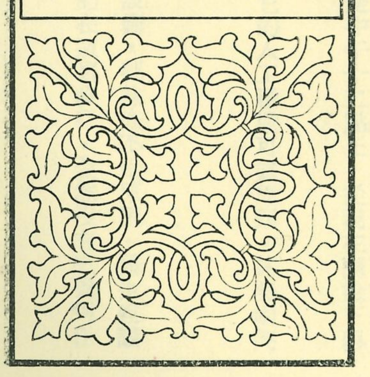
『哼！你父親幹的好事，我們相約好在沒有找到「愛情鑰匙」之前，不用愛情鎖鎖住，他自己違背了約定，迫不及待的跟別人鎖起來了。』

『媽媽爲什麼要堅持呢？』

『一定要有鑰匙才能用鎖嘛！』她說。

製造鎖的人，自己不願被鎖鎖住。也許可以這樣來推理，這是一種微妙複雜的心理，兩個人如果原先的婚姻生活不和諧，知道靠了愛情鎖的魔力可以使怨偶復合，但在使用鎖之前多少有點躊躇，不願與自己不滿意的人鎖在一起，廝守一輩子，除非事先完全不知道，而不知不覺鎖在一起。

星城夢魘



她們正在吃飯的時候，太空島的廣播系統在宣佈：『現在是中午十二點正，從現在開始下雨二十分鐘。』

梁愛麗好奇地望望林美娟，這座名爲『星城』的太空島，它的人工環境可眞周到。林美娟笑笑對她說：

『好好養病吧！妳會很快好起來的。看看外面的雨景！』

愛麗患的是腰痛的毛病，在地球上的各大醫院用了最好的設備，都檢查不出原因，醫生建議她到太空島高緯度地方療養，體重負擔減少，她可以舒舒服服的在這裏步行，全然沒有感覺到任何痛苦。

星城夢魘

此刻，窗外的花花草草，在一陣突降的甘霖裏沐浴得更爲純淨鮮嫩，她們似乎就可以聞到陣陣清香，世界在潤濕裏顯得更有朝氣。

愛麗的眼神有些迷惘與茫然，也許是她在地球上經過一番感情波折，一顆心已經破碎得不可收拾，她需要平復心境，她的父親特地介紹她到星城來找林美娟。這座太空島是一個直徑五百公尺的球體，在球的內側建造房屋、森林、河川，佈置花草樹木，宛若天然環境，以供人類居住。由於球體本身每分鐘自轉二周，形成了人造重力，赤道地區重力最大，隨著緯度的增高而減弱，在六十度地方引力只有地球的一半，七十五度地方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此刻她們就在引力較弱的七十五度區。

『林阿姨，』愛麗說：『這地方簡直是世外桃源，能在這裏生活一輩子倒滿不錯的，眞希望能在這裏找到一個知心人——那是我最感需要的，可以解開我心境的愁苦鬱結。』

林美娟望著她說話的表情一本正經的，覺得滿好笑的，林美娟站起來，勸慰她幾句，拉著愛麗到芭蕾舞劇場去參觀。

『放寬心吧！』林美娟說：『妳不要忘了，妳父親在月球辛苦工作，就全爲了妳這個寶貝女兒，不要再使妳父親擔憂了。』

愛麗瞟了美娟一眼，她不作聲。視線被舞臺上的美妙舞姿吸引住了。舞者輕盈婀娜，眞個飄

飄如仙，向上跳躍，跳得有五、六公尺高，而後輕飄飄的落回舞臺上，顯得那樣優美雅緻，是地球上所無法欣賞到的奇景。

『好妙呀！』愛麗說著拍起了手。就在這一瞬間她瞥見了一張俊秀的臉，心中的小鹿急跳了一陣，於是，目不轉睛的注視著那個跳舞的男士。

愛麗著迷了。她的思維隨著旋轉的芭蕾舞步而旋轉，她回憶起那張難忘的臉，劉士良，好一個負心人，他是個人類遺傳基因檢查員。他說過，愛麗具有人類最美好的品質遺傳，不論外貌、品德、智慧與身體情況，都是最上好的，若是能够使用她的卵子來受孕，必能生出美麗聰明而又健康正直的後代。劉士良却在與她熱戀之後拋開了她，使她精神上遭受嚴重的打擊，幾乎要發瘋了。

從痛苦的回憶中回到現實。愛麗被林美娟帶到一個有著柔和燈光的房間裏，而後，一個人形的電腦人從自動門出來，雖然明知道那是一具機器，看起來與眞實的人却是惟妙惟肖。那模樣，就似剛才她在芭蕾舞廳所見的俊美舞男。

『你是——』愛麗睜大了眼睛，疑惑地問，心裏不免有幾分恐懼。

『我是妳的服務機，我要爲妳做任何事，包括聽妳傾訴妳心裏的話，解除妳的苦悶。』

『請問你，』愛麗始終不相信眼前這具善解人意的機器，她的目光充滿了訝異。『你是剛才

那個跳芭蕾舞的人吧？』

『我怎麽會？』服務機說：『我只是借用某個人的長相而已，跳舞的不是我，我也不會跳舞。我最體貼人意，愛麗，妳說，妳有什麽委屈的事，請妳告訴我，我或許可以爲妳指引迷津。』

『你是服務機？』愛麗痴痴地望著眼前的這個人形機器，深深地著迷。『能不能爲你取一個比較詩意的名字，叫你白思樂好了，因爲我一看見你就樂。』

『白思樂？』服務機說：『這算不錯的名字，愛麗，妳說吧，把妳要說的話說個清楚吧！』

愛麗牽著白思樂的手走向游泳池，她看著白思樂，心底的積鬱漸漸傾吐出來，細細的述說著淒苦悲痛的往事，劉士良的一舉一動，和他說過的甜言蜜語，頓時如浮光掠影在晦暗的心頭裏閃過。愛麗與白思樂肩並肩坐在泳池邊的長椅上。許多喜愛高空跳水的人，在跳躍翻滾，完全是地球上所看不見的花式，竟可以在高空中連續翻滾幾次，濺起的水花也顯得輕盈飄逸。

『白思樂，我眞恨不得下去游泳，』愛麗說，『你陪我去嗎？』

『不能，』白思樂急忙搖頭：『萬萬不可，我們機器做的，不適合游泳。』

『那麽，你陪我去玩人力飛機吧！』

愛麗聽說過在太空島的北極及南極分別設有人力飛機俱樂部，那兒是無重量地區，人力飛機

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飛行，由於人和機身幾乎沒有重量，只要輕輕踩著踏板，便可以悠哉遊哉地享受空中翱翔漫步的樂趣。

愛麗付了錢給管理員，與白思樂各跨上人力飛機的座墊，輕飄飄地飛上天空，整個太空島的景象全入眼簾，弧形的地平線一直伸展向天空，在頭頂上也有住屋與樹林，因爲整座城就在球體的內部，這是一種奇幻的、令人驚嘆的經歷，愛麗的一顆心也飛著飛著，偶爾一瞥白思樂，他正和她比翼雙飛，愛麗有著說不出的幸福與滿足之感。所有過去與劉士良在一起的情景又隱然而現，失去他的痛苦已得到了補償。

人心總是善變的。她想。只有白思樂是這樣的體貼與無微不至，白思樂是個好傢伙，眞是討人喜歡。她願意與白思樂長期的相處，從中得到生活的樂趣。比翼雙飛，多麽美好的生活。比翼雙飛，多麽富於詩意的名詞，如今可眞是名副其實了。在地球上人力脚踏飛機可不那麽容易起飛呀！在這有似世外桃源的太空仙境，她享受到飄浮飛翔的快感。所有的煩憂苦悶逐漸化解消淡。她整個人在飛、飛、飛……

有幾天的時間，她與白思樂融洽相處，愛麗向他傾吐往事，宣洩胸中的激情，她的整顆心也在飛、飛、飛……

『白思樂是一個天使。』她在日記上寫著：

『他帶我進入一個全新而美麗的世界，使我了解人性的弱點，了解服務機比人類更完美，它具有人性中最高貴的品質，他是天使、是守護神，也能全然了解我的思想和心情，不像那死鬼劉士良，嘴巴說的是一套，做出來又是另一套，因此，我喜歡白思樂做為我的伴侶。就像在地球上，我寧願選擇一條忠心的狗做為我的伴侶，而不願與一個陰險狡詐的人為友。』

從地球來的太空梭，載來一批旅客，也帶來一個令她驚懼的消息。劉士良得到一種精神妄想症，被送來此地治療。愛麗正在考慮要不要去看他，林阿姨却阻止了她。

『妳千萬不可以再去看他，妳要保持妳理智的清醒，不要自尋煩惱，去看他，對妳絕對沒有好處的。』

『林阿姨，妳知道他爲什麼出毛病嗎？』

『據我所看到的資料是，他追求了一千個女孩子，縱慾過度，自己精神支撐不住了。』林美娟嘆息了一聲，感慨地說：『昨天我去看他，據他自己說他找不到他心中的理想女神，他要追求的是一個能夠令他百分之百稱心如意的女孩子，但在地球人間是找不到的。我聽到他在喃喃自語：「我進了天堂之門，在天堂裏一定找得到。」可憐的人，他被自己人性中的可怕的缺陷害慘

了，他眞的需要好好加以治療。』

愛麗繼續與白思樂相處，暢遊太空島的每一個角落。她發現自己深深地對白思樂起了一種莫名的愛意，白思樂比人更好、更成熟、更容易相處。每天愛麗與白思樂分手以後，偶爾還會打個影像電話找白思樂聊聊天。有幾次她找不到白思樂，就感到心急如焚，情緒不寧。直到有一次她找到林阿姨，她才知知白思樂還擔任另一個人的治療工作。

『誰呢？』愛麗好奇地問：『白思樂到底在爲誰工作呢？』

『劉士良。』林美娟不得已據實以告。

『天呀！怎麼會這樣呢？』愛麗懊惱地叫起來。『我的白思樂怎麼可能爲劉士良服務呢？』

『劉士良看上了他，劉士良喜歡他這一型的服務機，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爲必須先滿足劉士良的妄想症，先叫他發洩發洩心中的悶氣，慢慢地再引導他，使他步入正常。』

愛麗很想去探看劉士良，這個令她傷心憔悴的男人，現在自己也成了一隻病貓，再也狠不起來了。他到底爲什麼會這樣，實在使人想不透，是他在虛耗自己的青春、體力之後，感到人生的空泛渺茫而至於精神瀕於崩潰嗎？是他長年在脂粉堆裏打滾過後，迷失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嗎？

愛麗在太空農場裏擔任檢驗植物的工作，她的精神已逐漸舒暢，身體的毛病也逐漸恢復正常。在這個世外桃源裏，她天天感受到暖暖的春風與燦亮的陽光，有如慈母的呵護，雖然自己的

父母親，遠在月球那邊，從小對自己父母親的觀念非常淡薄，因爲她出生的時候，父母親並不在身邊，她是個試管人，在人造子宮裏被培育長大。她對於慈母的概念一半來自傳統的文學作品，一半來自電腦教育，還有些許微弱而不足道的印象，則來自幾次的太空飛行，從地球到月球去見她的父母。『愛麗，我的寶貝！』母親第一次看到她時，流露著驚喜與讚嘆，彷彿在欣賞一件美麗的藝術傑作。母親說：『妳在地球比較適合，就在地球生活也好，等妳長大了，再來月球定居也好。』愛麗第二次去月球的時候，母親已不在那兒，她到火星去了。父親說：『妳的弟弟在火星出生了，妳媽去看他，他們要把妳弟弟訓練成一個優秀的火星科學家、太空人。』如今，她對於家人的觀念，竟似天上的星星，遙遠而朦朧。

愛麗再次見到白思樂的時候，本想發他一頓脾氣，白思樂却慢條斯理的對她說：

『愛麗，請不要見怪，我是爲人類服務的機器，讓我好好了解劉士良，開導劉士良，使他漸漸趨向正常，也許你們有一天彼此會發現自己眞正是愛著對方的；也許我是你們的橋樑，你們心靈的橋樑。因爲你們都對我印象不錯，你們都喜歡我，却不知爲什麼不能互相喜歡，這也許是人性的弱點在作怪。』

愛麗看著白思樂說話時的表情，充滿了和藹與安慰，但是她却不能忍受自己心愛的白思樂被別人所分享，尤其是那個令她心碎的劉士良，白思樂是個善解人意的好傢伙，與他相處勝過與任

何男人相處，她對白思樂的好感是難以言喻的。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這樣的一個『人』，能夠這樣耐心地聽她的傾訴；白思樂是最好的聽者，在愛麗的心目中，白思樂比任何人還完美。

『劉士良怎麼樣了？』愛麗好奇地問。

『他每天在對我說話，傾吐他的心事，彷彿把我當作他最親愛的人一般，他把他的全副精神寄託在我身上。』

愛麗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在林美娟的安排下，偷偷地去看白思樂與劉士良。只見劉士良對著白思樂滔滔不絕的在表明自己的心事：

『白思樂，你最了解我了，你是我唯一能夠信賴的人，請你一定要聽我說，我需要你了解我，因爲沒有人能了解我，你是我的希望，請你永遠與我在一起，我再也不能失去你。所有的人類都沒有你可愛，白思樂，請你答應我，天長地久永遠這樣陪伴著我，不要離開我，你是我的心肝寶貝，你是我的心肝寶貝……』

『天作孽！』愛麗叫了起來。『可憐的劉士良，他怎麼會變成這樣？』

『這是治療過程發生的副作用！』林美娟說：『我們已經發現服務機是最好的 精神治療工具，它比任何人類醫生更有耐心來傾聽人類的訴苦，但也往往成爲傾訴者愛慕的對象！目前我們還沒有辦法加以改善。』

愛麗倏然猛醒，她想到自己不正是有那種奇怪的念頭，想要白思樂成爲她的終生伴侶，她內心糾纏著大團的鬱結，一下子解開了。她突然知道自己也曾有過那種念頭，那是不該有的念頭。劉士良的案例就像一面鏡子使她看見了自己。

愛麗已結束在太空島的治療，她和林美娟在餐廳裏吃飯，廣播系統又在宣佈卽將下雨二十分鐘。望著窗外一片綠油油的太空仙境，雨水淋浴著嬌嫩的植物，她的心猶如久旱中獲得甘霖。白思樂走過來，悄悄地在旁邊的位置坐下，他對著愛麗以極富感情的語調說：

『希望以後還可以再見到妳！愛麗，我知道妳要走了。』

『謝謝你，白思樂。』愛麗有些說不出的傷感。『你是我所看到的最可親的「人」，謝謝你的服務。』

臺上的歌手，在唱著柔美悠揚的歌曲：

天堂之門已開，
啊！永生永世的美好家園，
遍地花香，滿天繁星，太空仙境樂陶陶，
歲歲年年皆是春，

流光似水，來年更逍遙。

愛麗思想起自己過去的寂寞與憂悶，沒有一個人可以勸慰她，只有白思樂成爲她的閨中知友。如今她卽將離去，她已全然清醒，往事已渺茫，不可回味，開往月球的太空梭正停靠在太空站，卽將啓航。她看見白思樂偕同劉士良慢慢走來，並且向她揮手道別。劉士良木然地望著她，也許似曾相識，却想不起他在那兒見過她。

『請千萬保重，』白思樂說：『愛麗，這是劉士良，我的朋友。我帶他來看看妳。』

劉士良直盯著她，好像要在記憶中搜索有關愛麗的任何印象，對於劉士良，一千個女人的形形色色，可能早已經把他的腦袋擠得昏天黑地。他滿臉癡呆，無神的眼捕捉著愛麗無奈的臉，吶吶地說：

『妳……妳是白思樂經常提起的那位少女嗎？白思樂說要我認識妳……妳願意做我的朋友嗎？』

愛麗差點要叫出來了，面前的這個神經兮兮的男人，曾經騙取了她的心，如今，却要求與她爲友，豈不荒謬。林美娟在一旁朝她擠擠眼，對她說：

『劉士良已經有進步了，愛麗，妳就考慮看看吧！妳回地球時若還經過此地，也許劉士良已

經康復了，也許他已經變成另一個人，妳若還沒有適當的人選，不妨考慮考慮他吧！』

愛麗瞄了他一眼，她的心已冰冷，她在暗笑：多麼不可思議的話，她怎麼可能對他重燃舊情？讓劉士良去永遠與服務機爲伴吧！那是色狼的最好歸宿。千層幽怨，萬種悲憤，頃刻間襲上心頭，她冷哼了一聲，轉身踏進出境室的門，身後却響起林美娟的一聲尖叫：

『回來！我有要事告訴妳！』

她停住脚，不情願地轉身回去，林美娟附在她耳邊說出一件駭人的秘密：

『告訴妳，要不是劉士良自己使用妳的卵子和他的精子培育了一個嬰兒，我們也不會安排他和妳見面。』

『我和劉士良的嬰兒？』愛麗大驚失色。她想起劉士良曾經有過一次邀約，在他的實驗室裏，對她做一次例行檢查，要她捐出一個卵子供作實驗，也許劉士良就利用這個機會達成他製造優秀嬰兒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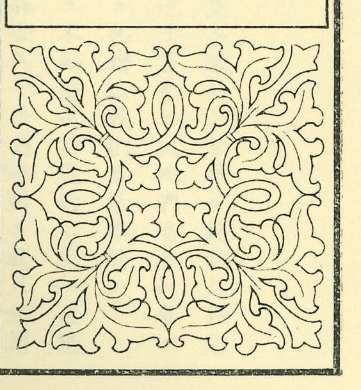
『是的。』林美娟雙手搭在愛麗的肩膀，以安定她的情緒。林美娟說：『這是一次錯誤，這個嬰兒現在已經在火星出生了！』

『火星？我的天！』愛麗又是一怔。『怎麼會在火星？』

『劉士良把受孕的卵子裝到冷凍試管裏，偷偷地放進預定開往火星的太空船，那支試管就混在許多動物胚胎的試管裏。他自己向服務機招供的，我們向火星當局查證，確實發現了一支多出來的試管。看樣子妳還是快點到火星去看看妳的兒子吧！』

愛麗幾乎要哭出聲音來，淚水潸潸而下，她猛地伸出手在劉士良臉上狠狠摑了兩個耳光，而後轉身奔回出境室裏面去。開往月球的太空梭，依時起飛，愛麗望著點點發光的星羣，一顆心沉入宇宙無垠無邊的荒寥迷離中，她怎能相信自己與劉士良會有一個兒子出生在另一顆星星上面？這是一個奇異恐怖的夢魘，不可思議的夢魘……。

媽咪



親愛的媽咪：

收到您寄來的太空包裹，我好高興，裏面竟是一隻冬眠的小母羊。我們大夥兒很快的依照指示，把母羊腹內的動物胚胎取出，在人造子宮裏，把牠們培養起來。不久以後，我們就會有成羣的家畜，豐富我們的食物，也增添我們生活樂趣。

媽咪，我好想家哩！離開地球已經一百二十年了，不知您是否還好？我一直想回去看看您，但是，您是知道的，一趟太空旅行就要耗去八十年的時間，我只能用寫信拍發無線電給您。

媽咪，您來信說，地球上很快就會有一架接近光速的太空船閃電一號開航到此地來，如果建造完成，您會搭第一班趕來看我，我好高興。

媽咪，在地球那邊，您現在是一百八十四歲，這通電訊要經過十六年才能傳到地球，您收到時已是整整二百歲了，相信您還是健康快樂如昔，而且沒有怎樣變老。

媽咪，祝福您百歲華誕，母親節快樂！

想念您的兒子　胡步鄉　敬上

胡步鄉把這封寄往地球的信看了一遍，交給他的手下去拍發無線電。他坐在一塊巨岩上，望著東方的一輪落日，整個大地映著金黃光芒，麥浪和草波鋪成的原野，看起來是這樣的舒適平整，這是一處美麗的家園呀！冒險犯難飄流太空的最終結局是在遙遠的天外星球，建立一處人間的樂土，却受了時空的阻隔無法回去地球自已的故鄉。

迸散的流星雨，在金光燦爛的天際灑落下來，許多星零散碎的片段回憶，在腦海裏浮沉。媽咪，媽咪！他低喚著，媽咪，您在哪裏？這封無線電拍發的信，在太空經過十六年的旅程，抵達地球時，媽咪已經二百歲了，而我已經有一百年沒有看到媽咪了。長年久日的時光中，生命在褪色、暗淡，人在宇宙中與蜉蝣又有何異。

胡步鄉走向太空站，無人的太空補給船仍然停在那兒，幾名工作人員正在檢修維護，還滿高興勤快的樣子，這也難怪，已經有兩年沒有接到太陽系來的補給品了，故鄉來的東西，總是格外珍貴。他腦中升起浮沫般的幻想，願自已化成光電，飛回地球去。而那所謂分解物質電送物體的裝置，却永遠也沒有被發明出來，永遠停留在科幻小說的假想裏，眞是令人痛恨。

『報告司令，』一個急喘喘的聲音在他身邊響起。

他回過頭來，一看是一個農技員，是他的妻弟王永信，正在對他立正舉手行禮。

『有什麼事嗎？』他問。

『有幾個同事很想家，急著要回地球去，希望搭這艘太空船回去，只要司令允許，我們便回去。』

『明年有閃電一號太空船開航呀！』胡步鄉詫異地問：『你們現在回去要花上八十年的時間哩！』

『我們不在乎。』

『傻瓜，這是何苦？』

『閃電一號太空船靠不住，我們不敢希望有這樣的太空船，人類的能力還沒有辦法製造這種接近光速的太空船。』

『你們為什麼不相信？』

『我們在這裏已經等了好多年了。』胡步鄉的妻弟滿臉的不耐，聲音顯得很急躁：『年年都是明年，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們要走！』

胡步鄉一看王永信那副德行，萬萬想不到自己會忍不住伸手摑了他一巴掌，怒喝著：

『放肆！不可以這樣胡來！』

王永信摀著挨摑的臉頰，氣憤地望著他，被夕陽映照的鮮紅的臉好像在冒火，他握著拳頭，頓了頓腳，無助地站在那裏，再也講不出話來。

胡步鄉回到家裏，秀珍看他一臉的陰霾不悅，知道丈夫一定心裏有事，倚近身邊，輕柔地問他：

『有什麼不開心的事嗎？』

胡步鄉轉眼望向窗外的夜幕的星空，在那兒閃爍著的其中一顆星，就是他所來的地方：太陽系，那有多遙遠呀，光線或是無線電就要走十六年的時間，在那兒有他親愛的母親，他不知怎麼樣，會這樣的想念，剛才打了永信一個耳光，他倒滿後悔的。紀律必須維持，太空移民守則中，一再的告誡不可鬆懈對部屬的管束，一旦失去了紀律，就很容易發生人為的事故。與其說他打了

永信一個耳光，不如說他打了自己一個耳光，以便使自己清醒些。

『是不是想家？』秀珍關切地問。她已經猜到了：『莫不是今天從地球那邊開來了補給船，大家又忍不住想起家來了。』

『家？』小玉搖搖頭，兩條辮子在擺：『我們不是有家嗎？什麼家？』

『不是這個家，小玉。』秀珍解釋著，用手指指夜幕中的一顆亮星。『我們原來的家在那顆星球上面。』

『那顆星叫太陽，我知道。電腦老師教過我。』

『太陽是恒星，還有看不見的星星繞著太陽轉……』

『對，』小玉搶著說：『是第三行星，叫地球。太陽一共有九大行星，我們的祖先來自太陽系的第三行星。』

『你的祖母現在還活著，就在那星球上面，她現在已經一百八十四歲了。爸爸剛剛寫了一封信去祝賀她老人家二百歲誕辰，因為這封信抵達地球時已是十六年後的事了。』

胡步鄉看著母女倆與高采烈的討論太陽系的事，不禁莞爾。剛才妻子已經說中了他的心事，他胸中湧動著一股浪潮漸漸平息下來。他向秀珍提起母親寄來的一件禮物，惹得秀珍笑了起來。倒是小玉不大懂，他還費了一番口舌向她解釋，各種不同動物的胚胎裝入母羊的子宮裏，為了方

便太空長途運送，減輕重量。

嘈雜的人聲從野外傳來，他游目窗外，但見火光點點，人影搖晃，有些雙手向著天空揮舞，似乎要把遙不可及的星星揮落下來，而蒼穹，是永恒不變的寂然無語。那首『思我故鄉，念我母親』的歌，在這異星之上的靜夜，飛揚激盪。歌聲停止後，又接著掀起陣陣吶喊。

胡步鄉快步奔向野外，在兩個下弦月的月光下，看見衆多閃爍的淚光，爬滿許多孤瘦寒傖的臉，他們的眼睛是迷迷濛濛的燈，呆望著星空之上的某一點光，在那兒，寄託著人們千萬個夢。爲什麼？爲什麼？離家鄉這麼遠、這麼久，依然還思念著家鄉的人和事。家鄉只是繁星中的一個光點而已，衆多的眼睛久久地，定定地睇視著那個光點。

『我們來抽籤吧！』有人在喊。

『要誰抽中了就搭補給船回去！』另一個人應著。

人羣起了一陣騷動，擠成一堆，攢動踏躍，叫罵狂喊，像發了瘋似地不可控制。

胡步鄉儘量使自己的心境保持淡漠與平靜，他的心迷惑而矛盾，他把携帶著的反引力飄浮器放在地上，脚踩上去，開動機械，立時整個身子冉冉上升，飄向空中，他用掛在胸前的麥克風對著屬下廣播，告訴他們，補給船另有任務，必須運送有關此地的產品回去，明年會有接近光速的太空船搭載旅客回去。他的解釋並沒有平息喧嘩的人聲，許多人在朝他噓氣吶喊。隱隱約約的，

在他的心靈深處有一股聲音在附和著，歸去吧！歸去吧！天涯星路徒傷悲，漂泊異鄉，何處是歸程？在那遙遠的星空深處，母親的慈愛是永不熄滅的光。此刻，望著底下這些害著思鄉病的人羣，他的悲憫之情油然而生。

一百二十年前當他離開地球時，媽咪粲然地微笑著，沒有一絲離別的悲悽。

『去吧！我的兒子，你是爲太空開發而生的，媽咪以你爲榮。』媽咪臉上亮著盈盈的光，撫摸著他的肩膀：『你生來就沒有父親的，媽咪一直寶貝你，現在該是你貢獻力量的時候，去吧！勇往直前吧！』

一百二十年過去了，雖然他已一百四十歲，却靠著青春延長術——一種減緩衰老的血清，定期注射到人體，使身體保持年輕。相信媽咪也是因爲用了同樣的方法保持不使衰老，因此，從她的照片上看不出年歲的增長。

飄浮器降落到地面，衆多的人圍聚過來，吵叫著要回去地球看看，胡步鄉苦口婆心勸慰他們，最後說：

『這裏就是我們美麗的家園，我們要守在這裏，直到這個星球成爲繁榮的世界。不要忘了，我們是地球派出來的開路先鋒，我們這一生中已經走過幾十個星球，這裏正是一個美好的新天地。』

人羣靜默下來，一層憂鬱籠罩在暗淡中。

胡步鄉茫然地走向人羣，每一對眼光裏閃爍期待，他只能懷以深切的同情。他知道，這是離鄉背景的外太空人偶爾會有的夢魘，只要他處理得當，安撫有方，也就自然而然平息騷動。

但這回却異乎尋常的不靈光，每個人都患了思鄉病，嚴重得沒有辦法遏止。猛地，身後傳來一聲威脅性的問話：

『報告司令，若是我們違反了你的命令，我們寧願受處罰，我們要回去。』

胡步鄉回頭一看，是一個滿臉鬍子的電腦機械士羅新德，正瞪著兩隻迫切的眼望著他，羅新德的後面站著王永信。

『羅新德，』他嘆了一口氣說：『你是不是受了王永信的影響？』

『沒有，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願望，想要回去看看。』

『嗯，這是沒有道理的，這就是我們的家，我們要一輩子守在這裏。』

『報告司令，』羅新德用手摸摸下巴的鬍子，顯得很侷促。『我們……我們當中有一些人都……都收到信，我們的母親一百八十四歲了，再過十六年……就二百歲了，我們很想回去看看母親，回去……看看母親……』

羅新德的話難以爲繼，而傷心悲切地嗚咽起來了，人羣裏傳出了唏噓與啜泣，夜空裏，兩個

下弦月的月光，映照著衆多人臉的淚光。每一個個體，都是來自天空中的一粒光點，在那光點周圍的一顆肉眼不可目見的行星，正是他們身體所來的地方，難道他們是鮭魚，在成長過後，要回到原來的地方去？那是什麼樣的一種力量，不可思議，不可抗拒的力量。胡步鄉想著，開始有點軟弱迷亂，不知所措。

『好吧！』胡步鄉下定了決心，對衆人宣佈：『那麼大家抽籤吧！』

巨型的太空補給船，裝載著富北星的地球人，首途航向太陽系。胡步鄉被衆人擁爲這次遠航的指揮官正中下懷，他也很想參加這樣的一次旅行。

在想像中，地球在太空中是一顆藍色悅目星球，有多少個夢裏，他看見這顆美麗的星球就飄在眼前的太空中，他以爲自己已經回到自己所來的地方了，夢醒時只能對著牆上的地球彩色照片發呆。

媽咪的影子也似地球的輪廓，時而浮映閃現，有時兩種影像相互交疊，甚至合而爲一，恰似疊映的畫面。

補給船回航地球，需要八十年的時間，他們盼望能在中途遇到開航來此的閃電號太空船。唯有這樣，他們可以早一點與自己的母親相見面。太空船在航行時旅客都在冬眠，由最靈敏的自動

機器負責駕駛，胡步鄉及他的工作人員只是偶爾醒過來，巡視一下航線及有關航行作業情況。

胡步鄉忍不住又拍了一封電訊回去地球，以便紓解心中的懸念。

親愛的媽咪：

孩兒思念家鄉心切，禁不住經年累月的寂寞，跟著補給船回來了，運氣好的話，地球的閃電一號或許已經首途來此，兩艘太空船可能中途相遇，您若在太空船上，我們就可以先行會面。您一定很想看看您的媳婦，還有寶貝孫女小玉，這是我到富北星唯一的收穫。

很奇怪的是，同船的許多人，他們的母親與您同歲，也是即將二百歲誕辰，我們趕回去時，雖然你們已超過了二百歲——若以目前太空船的速度，回到地球你們已經是二百六十四歲了。媽咪，您是知道的，年歲的增加，並不會使人變老，我們期待著早日看到您慈愛的笑容。

您的兒子 胡步鄉 敬上

富北星荒涼野地上，曾經孕育了來自地球的新文明，那是胡步鄉等人日日夜夜辛勤墾殖的結果，文明就在另一個世界生根成長，歲月消逝，斗轉星移，他們又懷念起星空深處的源頭，曾是人類太空文明搖籃的地球。

胡步鄉一再展讀母親的來信，她的每一封信都那樣溫柔，充滿懇切的叮嚀。媽咪！他呼喚著。小時候的情景如圖畫般映動，許多光粒滙成的彩色雨在飄轉灑落，記憶深處的媽咪，是一座尊嚴的女神。『記住！』媽咪在信裏一再的提到：『你是爲太空探險而生，媽咪是爲了鼓勵你而活下去。』

潛入童年的回憶，他可以看到廣大無邊的科學城裏，許多活潑的小孩在玩耍，接受電腦教育，與機器人一同訓練體能，跑跳自如，在各種儀器與機械之間打轉，接受測驗和磨練。

『你們是未來的太空人！』那個機器人教官說。『你們將來要到太空去生活，所以你們的教育方式不一樣。』

媽咪的臉永遠帶著微笑，漆黑的瞳孔中閃著靈性之光，她用深沉的心靈安慰他，照顧他，撫愛他，他的童年在充滿愛與歡樂的氣氛中度過，只有二十歲，便學到了所有應該學到的知識與技能，他的心智與體能都已成熟了，按照命定的程序，他率領太空船的所有成員前往荒僻的天外星球去開拓新天地。二十年與媽咪共處，在以後的歲月裏，媽咪充滿愛心的叮嚀，成爲他的精神支

持，時空遙隔，却有一股母子相連的情愫，在茫茫星空中交感著。

『答應我，步鄉，』媽咪說：『沒有接到地球的指令之前，不可以回到地球來。你不可以想家，想媽咪！』

『媽咪，我答應您。』胡步鄉說：『我不想家，我不想媽咪。我會好好的去開拓新天地。』

半個世紀的流浪悲酸過去了，於今，他要歸去，歸去，看看慈母的容顏是否春風依舊，看看夢裏的地球是否藍亮瑩透如昔？他滿溢的思鄉之情，流湧向天涯的彼方。

淚眼如星，星如淚眼，太空船穿梭在如織如錦的銀河星空，終於與另一艘地球來的閃電一號太空船在太空中相會。

胡步鄉隨同幾個船員登上閃電一號太空船裏面去，急欲與他們久別的親人見面。他感到奇怪，爲什麼裏面一片冷清，沒有歡迎的熱烈場面，裏面的太空人之中也沒有他們的親人。再查看旅客名單，却都淸楚的寫著那些名字。

『你們這樣太莽撞了！』王指揮官對這批冒冒失失的太空人惱火了。

『我們要看我們的媽咪！』胡步鄉說。『我們都是害了思鄉病的人。』

許多人哭了。因爲他們的媽咪寫信答應搭乘這艘太空船來的，如果閃電一號太空船建造完成

的話。現在，失望教他們的心冰寒哆嗦，陷入無底黑淵。

他們逼問指揮官，到底怎麼回事，指揮官向電腦查詢，獲得許可後，對衆人說：

『跟我走，我帶你們去看你們的媽咪。』

他們被帶到一間巨大的醫療實驗室，指揮官告訴他們，那些與眞人惟妙惟肖的工作人員都是機器人，他們正在裝配機器人，有一個缺了腦袋的身軀就躺在枱子上，幾個機器人圍在旁邊，在進行檢視。

胡步鄉一眼就看見牆間掛著一排女人的頭，有一張臉，正是他所熟悉的……

『媽咪，您是媽咪！』他失聲驚呼，衝上去捧起那顆頭顱，端詳那張沒有表情的臉，他的眼睛幾乎要凸出來，眼前在天旋地轉，迷糊昏亂，耳際傳來陣陣的喊叫。

『媽咪！媽咪！』

『媽咪！媽咪！』

『媽咪！媽咪！』

帶哭的驚呼聲連串而起，許多人各自捧著自己的媽咪人頭，悲痛傷心地哭叫著。

『你們的媽咪，是爲你們而活的。』指揮官說：『她們本來就是設計好的機器人，是最精密的機器人。』

補給船掉轉頭來，與閃電一號同時向富北星開航，他們不再同地球去了。現在他們終於明白，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每一個太空人都是從試管裏加以培養，再由特定的精密機器人扮演母親，給予撫育照顧。

『科學家一直想擺脫自然的天性，想要使人類脫離母愛。』指揮官說：『但是，不管怎樣實驗，即使是試管人，也需要母愛，你們這些優秀的太空人，都是經由遺傳工程技術製造出來的，為開發太空而獻身，必須要特別的來照顧。你們本來不需要有父母親的，但是為了使你們的心靈更為健康、平衡，就設計一個無微不至的母親來陪伴你們的童年。』

『那麼你呢？』胡步鄉問：『你的母親是機器人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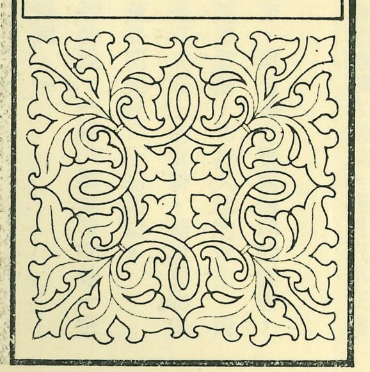
『我沒有母親。』指揮官說。『也沒有父親。』

『什麼？』

王指揮官用手按了按他的胸前一粒鈕釦，立刻一塊方形的板子從胸口翹起，裏面出現一大堆密密麻麻的零件。

『我是機器人！』他說。『我們要到富北星去，用地球上的科技文明建設繁榮星球，將來富北星也要有像我這一類的機器人來服務人類，也需要有媽咪機器人。』

通天樓



晚上十二點鐘，人造衞星反射的太陽光還亮亮的掛在天空，普照整個太陽城。蜜月汽車在通天樓門口停下來，一對新人手牽著手高高興興的走進去。

電梯抵達了五〇一層的通天樓頂樓，董晃明扶著張圓圓走出來，望著窗外翻騰洶湧的雲霞，張圓圓感覺到身在虛無縹緲間，整個人和整顆心都在飛躍跳動，透過雲層，彷彿大地的城市、街道、汽車、行人，以至山脈、湖泊、田疇，都在她脚底下，她是高高在上的女神，俯視萬物生靈，也儼然是宇宙的主宰者，這是她新婚生活的蜜月居所，她與董晃明美好日子的開始。

『只要妳高興，妳可以一輩子住在通天樓。』董晃明與高采烈的說：『通天樓本身就是一座大城市，裏面應有盡有，只要有錢，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得到、玩得到。』

聽他一講，張圓圓更樂了，自從結識董晃明以後，他對她的溫柔、體貼，無微不至的關懷，實在使她深受感動。從少女時代起，她一直憧憬著有一天能住在通天樓頂，與自己的心上人共度良辰美景，眞是天上人間，其樂無比。如今夢想成眞，她興奮、喜悅又滿足，不自覺的更緊緊地依偎在董晃明的懷中。無限嬌羞的被他擁入新房，深情款款地凝睇著他，身上散著萬種嫵媚。

這是一個擁有一千萬人口的大城市，每天，當太陽往西天落下去以後，懸在太空軌道衞星的平面鏡，反射了太陽光，照亮整個城市每個角落，使這個城市成爲永恒的太陽城，每天廿小時，都有太陽光照射，沒有晝夜之分。同時，在兩萬兩千哩軌道上的太陽能動力站，也蒐集了陽光，以微波將電力送往地面基地，供應所需的能源。這座人造衞星可以比得上十座核能電廠所產生的電，的確是目前人類科技發展運用能源的最高成就。

一覺醒來，張圓圓覺得口乾，到水龍頭扭開水來解渴，打開窗簾往外探視，她不禁一驚，外面一片黑，星星就在天上閃耀，下面卻是一片不可目見的朦朧黑暗，隱約有些許的微弱光點，像是都市的燈光透過雲層反射上來。

一架直升飛機在下面盤旋飛過，它的燈光在發亮，很快的被黑暗與雲層所吞噬，消失不見。她有點心慌，急促地走到臥房，搖醒正在呼呼大睡的新郎。

『你看！天黑了！太陽城變黑了！怎麼回事？』

『噢？』晃明揉揉惺忪的睡眼，驚問：『天黑了又怎樣？』他腦筋一時還轉不過來。

『太陽城變黑了，眞是天曉得！』

晃明走幾步到窗前掀開窗簾往外探視，果然，平常在天空反射陽光的那顆照明衞星不見了，他急急按了電視報紙開關，牆壁上出現了新聞字幕：

殞石擊毀軌道衞星
太空能源供應斷絕
本城進入緊急狀態
即將實施分區供電

在標題字後面，還出現了一段說明文字：

由於不可逆料的太空災難發生，殞石擊毀了在軌道上空運行的光華二號衞星，使得本城的照明及電力系統失效，本城進入緊急狀態，即將實施分區供電，請各位同胞趕快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共度難關，為了節約備用的能源，電視廣播將在五分鐘後全部停止，請改用收音機收聽廣播。

『別管它吧！』晃明安慰新娘子說：『就是天塌下來，也沒有我們的事，我們還是度我們的蜜月吧！房裏的東西，够我們吃上十天半月的。』

張圓圓却不放心，她打開了收音機，聽見播音員以沙啞的聲調在呼叫：『各位聽衆，我們的光華二號軌道衞星被殞石擊毀了，世界太空總署正在設法從月球太空中心發射另一個衞星前來補救，最快要六個月的時間，才能在地球上空安裝好，恢復能源的供應，目前我們使用備用能源，每一區只能供應一小時的電力，希望大家盡量節約能源，否則太陽城很快就會癱瘓，變成地獄城。』

『管他外面昏天黑地的！』董晃明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摟住張圓圓的腰，勸慰她說：『我們先痛快個幾天再說，我們有的是食物、罐頭，還怕什麽？大不了等我們吃完了就離開這個城市。』

想想也是的，太陽能源斷絕了，煩惱有什麽用？春宵一刻值千金哪！浪費了多可惜，於是立刻放下窗帘，把黑暗關在窗外，董晃明跟張圓圓就甜甜蜜蜜的躲入溫柔鄉去陶醉了一番，彷彿身外什麽事都不會發生似的。

兩人迷迷糊糊，睡睡醒醒，吃吃喝喝，醒醒睡睡，在通天樓頂樓，自成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不知經過多少時日，倒也過得十分甜蜜快樂；太陽熱能，那是專家的事，與他們有什麽相

干，直到有一天——那天，兩人親親熱熱、卿卿我我一番後，帶著滿足的微笑，怡然入夢，不知過了多久，忽然張圓圓因爲冷得發抖而醒來，黑暗中她搖醒了新郎。

『喂！你睡死了！我快被凍僵了！』

董晃明從睡夢中醒來，也覺得冷不可當，仔細的檢查了一下，發現所有電源都斷絕了，暖氣停了，冰箱內黑黑的，伸手只摸到已化冰而帶著血水的生牛排，要吃東西只有像原始人，茹毛飲水吃生牛排了，而更糟糕的是，厠所也因爲缺水斷電而穢臭不堪，這叫人怎受得了？

董晃明檢視一下收音機，電池早已用盡，打電話，電話也不通，也不知道外面的情況怎樣，發生了什麽事，他們開始心慌起來。兩人緊緊抱在一起，一方面消除恐懼緊張，一方面也是爲了彼此取暖。『糟了！我們要想個辦法出去！』

留下張圓圓一個人在黑暗中，董晃明跑到天臺上面，發現所有停在天臺的直升機都不見了，身外狂風怒捲，流雲洶湧，他抱著頭，縮著身體走下來，挨家挨戶敲敲別人的房門，都沒有回應，大概大家都走光了，『太陽城變成了地獄城，只有鬼才住在這裏。』他心裏暗暗咒罵著，氣急敗壞的趕回來。

『莫非大家都走光了？』他對圓圓說。一面拉開窗帘往外探視，外面濃雲密佈，一片黑暗，根本什麽也看不到。

『晃明！』圓圓緊緊地抓著他的肩膀，眼淚禁不住的流個不停：『我不想再待在這裏了！我……我受不了！』

夫婦倆驚惶失措的商量了一會，決定還是兩人同時走下樓去，必要時就離開太陽城，等人造衞星動力站重新裝配好了以後再回來住。於是，兩人穿好衣服，提著簡單的行李，在漆黑中摸索，一層一層走下樓去，沿途也沒法探看每一層住家的動靜，可是敲過每家的房門，都沒有回應。

不知走了多少層，也不知走了多久，彷彿走向無底洞似的，忽然發現靠近樓梯口的房間有光線從門縫裏洩出來，他們感到如獲救星似的，急急去敲門。

『誰？』裏面傳出聲音。

『我們是住在頂樓的一對新婚夫婦。』董晃明說：『我們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現在情況如何？』

門開了一條縫，裏面半露出一張少女的臉，朝他們打量了一下，好奇地望著他們說：

『整個大樓的人都走光了，整個太陽城的人也差不多走光了，因爲沒有電，沒有水，人造衞星太陽能供應站不能在短期內安裝好。』

『那麼，你們用什麼照明呢？』董晃明問。

『因爲我母親生病，必須長期使用心肺儀器幫助她，維特她的生命，我們自己有發電系統。』女孩子把門打開招呼他們進來坐一坐。『看來你們什麼都不知道，進來陪我們聊聊天，坐一坐也好！』

『這裏是第幾樓？』董晃明問。

『第一五二層樓。』女孩邊說邊請他們坐，下了三百多層樓，眞想休息一下，他倆坐著相互對望苦笑。女孩子的父親也從房裏出來，禮貌的寒暄幾句，房間裏面好溫暖，一盞微弱的燈光吊在大廳上面，供作照明之用。董晃明深深喘了一口氣，在黑暗中摸索爬下三百多層樓，實在累壞人了，一旦發現了一幢有燈光、有暖氣、有人類居住的房子，他眞恨不得立刻躺下來好好休息一下。

『哎唷！』張圓圓突然想到什麼事，驚叫起來。

『怎麼回事？』董晃明握緊她的手。

『我……我忘了帶我的藥出來了。』

『妳的藥？』

『我有心臟病！』張圓圓說：『從小開始，我必須不停的服藥，我一直沒有告訴你，剛才我拿出來吃，放在洗手間的枱子上，因爲洗手間沒有水，我就硬吞了一顆藥下去，我忘了把藥收起

來，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在一切停擺的太陽城中，的確是一點辦法也沒有，董晃明想著這一趟可怕的行程，一直不停的咒詛後悔自己爲什麼要住在那麼高的高樓上。

想著要再爬三百多層樓，董晃明腿都軟了，大家七嘴八舌的爲他準備了乾糧、擦汗的毛巾，甚至專治頭暈目眩的千草膏，舒活筋骨的木星神油，然後千叮嚀萬叮嚀的開始了他的爬樓行動。

在漆黑中摸索、爬行，氣喘吁吁的，兩隻脚越來越重，爬行的速度越來越慢，不知經過了多久，他覺得肚子餓，從背包裏取出乾糧充饑，拿出大毛巾擦乾了涔涔下流的汗珠，千草膏、木星神油也都派上了用場，如此爬爬停停，停停爬爬，終於爬到了頂樓。

董晃明吁了口氣，終於到了，又回到這曾充滿了愛與溫暖的小巢。

『圓圓，別緊張！』他充滿自信的自言自語：『我來了，我終於又回來了，一拿到藥我就回到妳身邊，放……』

他本來要說『放心吧！』誰知『放』的語音還沒說完，他的臉色就變了，奇怪，開門的鑰匙到那裏去了呢？他摸遍了身上的大小口袋，就是沒有鑰匙，天哪！爲了爬這三百多層樓，幾乎什麼都準備了，他也付出了愛心、耐力和體力，但是他却忘記了準備最重要的開門的鑰匙。

他用力撞門，又哭又叫，已經失去了自制：『救救我吧！我的上帝呀！救救我吧！……』

『誰在求上帝呀？』猛地身後出現一個聲音。

他回頭一看，是個彪形大漢，原來是這棟大樓頂樓部分的管理人員，經過董晃明一再表明身分後，總算取得了那位管理員的信任，他拿出一串備用鑰匙，在黑暗中摸索著一把一把的試著，口中不停的嘀咕，又不知道經過了多久，終於把門給打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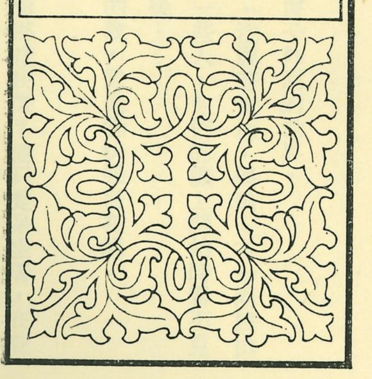
董晃明跌跌撞撞的衝進了洗手間，找了半天，怎麼也找不到那個藥瓶，後來在地上，他找到了張圓圓以潦草的字跡用夜光筆寫的一封信：

晃明：在這樣恐怖的黑暗中，我忽然覺得什麼都不可靠了，我再也不會相信通天樓建設公司的廣告上所說的什麼『科學家為你建的天堂』，甚至我連你也信不過去了，晃明，你真的愛我，真的肯為我上刀山下油鍋，任何犧牲也在所不惜嗎？想到這裏，我忽然決定要給你一次考驗的機會……如果你看不到這封信，我們就完了，如果你看到了這封信，我要告訴你，我的心臟病是假的，疑心病是真的。別生氣！我愛你！以後絕不會再開這種玩笑了！晃明，把這封信帶來給我，我在下面等你。

你的圓圓

一陣昏眩，晃明的心緊緊的抽了好幾下，忽然間，他覺得天旋地轉，脚下一個踉蹌，摔倒在充滿雜物臭氣的厠所中，失去了知覺……。

無聲之城



每晚，他坐在長滿青草與鮮花的園子裏，眺望著圓頂玻璃罩子外面的世界。

那黯淡的夜色，遠方依稀可見崖壁崢嶸，星光似嫵媚的眼，注視著大地，偶爾，有一兩艘由無聲之城開來的太空船，在荒寒的原野上降落，從船上走出來一些人，他們的臉上開始時看不見笑容，那沒有眼睛的臉，冷酷死板，一如玻璃罩外的岩石，然後……

許多沒有眼的人圍繞著，手拉手，跳著舞，唱著沒有聲音的歌，像是滿快樂自在的。

他們自成一個世界，那是另一個玻璃罩裏面的人。

他沒法弄清楚那些人爲什麼會來到這裏生活，爲什麼他們會那樣快樂？他只是呆坐著，在花香撲鼻的園子裏靜靜地望著，就像外面的世界只是電影裏的場景一般。

無聲之城的人，是怎樣過日子的？他好奇，凝重的眉頭鎖住他的眼，穿不透人世的迷離。

『主人，你要吃什麼嗎？』一個狗頭人身的僕役，悄悄的來到他面前，輕聲對他說。

『蜂蜜加上白米做的飯。』他說：『大概有九十年沒有嚐過白米的味道了。』

『是的，主人。』狗頭僕役退下去了。

不多時，狗頭僕役端來了一盒食物。他打開盒子，用筷子扒了幾下，他已經不記得吃白米飯是什麼味道，所以他已體會不出白米飯到底有什麼好吃，只是基於好奇心來嚐嚐它而已，然後，勉強在記憶裏尋找殘存的痕跡，那是多少年前他離開地球以前，日常生活中一日三餐必須吃到的白米飯，他漸漸覺得滿有味道的。

他走回長廊，邁向活動人行道，在那裏，他遇到金神大，正對著他齜牙咧嘴：

『眞是糟蹋糧食！艾比聖。』

『什麼？』他感到莫名其妙。

『你看你米糧還掛在鬍子上，要去給誰吃？』

他摸摸下巴的鬍子，果然有兩粒飯附著在上面，順勢用手指往外一彈，却正好又附在金神大的髮際。金神大沒有感覺到，他也不去理睬他，只顧往前走。

在一座舞臺下，人羣在喧騰，看著臺上表演的美女穿衣節目，一個個色迷迷的怪叫狂喊。這

些人，記不清已經有多少年看不到女孩子穿衣服了，在圓頂罩下的生活，四季如春，少女們頂多只著三點式的衣物，把緊要部份遮掩住，有的甚至就光著身子走動，大家習以爲常，就像人類的祖先一樣，現在女孩子穿了衣服，倒引起人們的興奮與驚喜。

他站在一棵椰子樹下，癡癡地望著臺上表演的美女，他似乎認識其中的一個，那穿著中國舊式旗袍的捲髮的少女，長得甜蜜豐腴，充滿柔媚，觀衆爆發出一陣如雷的掌聲，要她再走走步，看她扭擺的誘人儀態。

他站在那裏定定的望著臺上的表演有一會兒，人羣中每個男人都穿著單薄的衣裳，有的還赤身裸體，他自己只穿了一條短褲，他不覺得冷，也不覺得熱，只是爲臺上那些穿衣服的妞兒叫屈，也許她們都太熱了。在燈光下，閃爍的鱗片衣服，穿在女人扭動的胴體上，刺眼迷人，但却迷惑不了他，他只是專心寄意於那個穿旗袍的女孩。

一隻巨大的飛鳥，在高空飛掠而過，人們不自禁的抬頭上望，發現那個有名的醫生金神大在空中以滑翔翼在瀏覽著底下的世界，他散落了五彩繽紛的碎紙，在爲底下進行的節目祝賀。

艾比聖在睡夢中感到一陣冷，牙關直打戰，他打開了睡在一旁的意中人的開關，意中人的眼睛睜開來，對著他咧嘴一笑，洋娃娃似的大眼睛骨碌轉。

『請你給我四十度的體溫，抱緊我。』他說，『我在發冷。』

『好的。』意中人靠過來，用雙臂抱著他的頸，身體靠著身體，用另一條腿搭著他，把體溫傳給他。

他感到溫暖與滿足。然而那種寒冷的感覺依然使他牙關打戰，縱然他蓋了棉被，也提高了意中人的溫度，他仍像置身荒寒的星球野地一般。他不能再忍受了，關掉了意中人，穿起衣服，走向醫療所。

活動人行道上擠滿了前往看病的人，大家議論紛紛，每個人身上都穿了多多少少的衣服，只有少數幾個人，因爲平常很少穿衣服，把衣服不知丟到哪裏去，現在只有交抱著雙臂，彎腰縮頭，哆嗦著不知所措。

『什麼病嘛？這麼多人得這種怪病！』有個女人的輕柔嗓音在艾比聖的身邊響起。嬌嫩的皮膚在人造陽光下顯得白裏透紅，她只在胸部和大腿之間套著一件銀白色的衣服。

艾比聖的眼睛游移在女人的胴體上，他對那件銀白色的套裝感到好奇，傳說無聲之城的子民，所生產織造的布料，就是這一種。

『大家都倒了楣，不知怎麼回事！』艾比聖說：『好像是傳染病。』

『大家都在發冷！』女人的聲音顫抖，顯示她也抵不住寒冷。室溫是標準的攝氏二十七點五

度，長久以來，感冒菌已被消滅，此地已不曾出現感冒，現在整個城市的人似乎都感染了瘟疫。

成行列隊的人，在醫療中心的走廊上等候看病。吱吱喳喳的人聲此起彼落，老老少少，就像趕集似的在這裏會合。

『糟糕，我忘記了帶我的卡片。』女人說，水汪汪的大眼睛瞪著他。

『沒關係，記在我的帳上好了。』艾比聖說著從襯衫口袋裏掏出一張信用卡。

在醫療中心，他們分別接受治療。金神大把他們分別送入電腦診察椅上坐定，證明所得的病都是同一型的細菌感染，並且開藥給病人服用。

『到底怎麼回事？』艾比聖問金神大。

『有人說，是無聲之城的人傳染過來的病。』金神大用手在胸毛上抓了抓。說話聲音從口罩透出來，再經過麥克風傳達到醫療室。

看樣子金神大倒防範周密，惟恐自己被傳染上了，他在玻璃窗裏面指揮機器人護士，代爲處理有關醫療工作，一切的作業都是遙控的。

艾比聖的手拉住女人的手，一同往回家的路上走。人行活動道路上，仍有大批的人羣跟在後面，往醫療中心去看病。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可以說驚動全城，還好廣播上說，三天以後所有接受醫療的病人，都可以恢復原狀，沒有生命的危險，不再怕冷。

他拉著她的手在臥室的門外站住，他聽到她的喘息與呼吸，也聽到自己的。他感到侷促不安。

『我是倪安娜，』她說：『你還沒有問過我的名字哩！』

『妳是哪裏來的？』他問，『我以前沒見過妳。』

『這個城市這麼大，你怎麼可能認得那麼多人？』

『我是管戶口的。』艾比聖說：『每個人都有紀錄，多多少少都有點印象，尤其是對美麗的女孩子。』

倪安娜望著床邊躺著的意中人，她長睫毛眨了眨，默默地低下頭，泛紅的臉頰顯出一股少女的嬌羞。艾比聖抵住她的下巴，親吻著她的唇，他渾身感受到觸電一般的震擊。

『好冷，』艾比聖拉她進來：『我們來暖一暖身。』

她跟著他進來，坐在床上，卸去了身上的銀色套裝，白潔的肌膚散發著芳香。艾比聖一下子就衝過去，用他多肉的身體蓋住她的。

『你對意中人還滿意嗎？』她問。

『現在妳是我的意中人！』他吻著她的鼻尖、臉頰，輕柔地說：『機器做的意中人，總是不如真的。』

那個機器意中人，死死地在旁邊躺著，似乎無動於衷，只因她的開關是關閉著的，她只能靜靜地躺著。

在經過刻骨銘心的靈慾交流後。她問他：

『憑良心說，你對我還滿意吧！比你的意中人怎麼樣？』

艾比聖把意中人的開關打開，意中人的眼睛張開來，看著床上一對赤裸的男女，格格地笑著。現在他倆都覺得冷，於是又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互相溫暖著對方。

『別惡作劇了！』她說：『關掉你的意中人吧！』

意中人站起來，拿起倪安娜的那件銀白色的套裝，穿在自己身上，顯出她的婀娜身段與誘人美姿，艾比聖看得目瞪口呆，他從來不曾發現過自己床邊的意中人，有這樣迷惑人的胴體，只有她穿上了衣服，才顯出另一種韻味。他癡癡地望著意中人，他記起昨天在康樂舞臺上表演的穿旗袍的女孩子，那臉蛋與身材，與意中人相差無幾，只是距離遠些，他看到的輪廓似曾相識。現在意中人竟然對著他搔首弄姿，他不免心旌搖晃。

倪安娜一把搶過他手裏的控制器，撥動開關，意中人就乖乖地走回床鋪躺下去，動也不動了。

然而在艾比聖的心中，一霎時却惹起了無限的憐愛，在他即將步入百歲壽辰的時候，他才發

現，陪伴他的愛情機器人，不僅是機器人而已，畢竟意中人的設計，不見得不比眞人完美，有耐心又勤勞，不會疲倦，永遠體貼入微。

他倆靜靜地相偎躺臥在一起，時間流逝，天花板上映現優美奇幻的景致，那是所有人類歷史上所能創造的極樂世界的畫面，都呈現出來，使人看了有身入其境之感，這是太空樂園的建造者，當初所想出來的花樣，要這裏的居民長壽又快樂，身心陶冶在優雅歡愉的氣氛裏，讓每一位太空居民所接觸到的事物，都是最舒適的。

倪安娜在他的身邊耳語著，敍述著她對他的愛慕，眼前出現一片白皚皚的雪野，有一叢青翠悅目的松樹陪襯著，陽光忽明忽暗的變化著，恍惚間，新鮮而晶瑩的綠，逐漸擴大，青苗茁長勃發，轉眼如綠火燎原，鳥鳴千廻百囀，忽遠忽近，飄忽如夢，繁花如錦，五顏六色光華艷麗，滿山滿谷，猶如霞雲萬頃。他知道，那是他小時生長的地球的景色，所有故土的美麗意象，都在銀幕上展現了。他覺得整個人融入了畫面，在如詩如夢中飄浮旋轉。

倪安娜唱著歌，旋律廻旋悠長，艾比聖的心幾乎融化了，他感覺到貼身的胴體散發的一股熱力，他忘記了寒冷，帶有幾分醉意的擁著她，同登羽化仙境。

『倪安娜，』他問她：『我已經一百零五歲了，你幹嘛找我？』

『只有你能幫助我。』

『爲什麼？』

『只有你能够擺脫意中人的束縛。』倪安娜說：『我也剛剛分配到一個意中人，但是，我覺得不適合，我沒有辦法適應。我想知道你活了百多歲，每天與意中人相處，相親相愛，從來沒有吵過架，那是什麼滋味？』

『那是……那是……』艾比聖努力在搜索著自己的眞實感受，一下子也講不出適當的字眼。他所能够清楚體會到的是，當他在寒冷的時候，愛情機器人供給他更高的熱量，而倪安娜却以她同樣的體溫與他共守著，他可以察知她心房的跳動，不是機器的脈動，那是一副眞正有血有肉的人體，可以說並非十全十美的人體，而意中人總是隨人所欲的包你滿意。

天花板上的銀幕，湧起了巨浪，海洋的呼嘯如狂怒雄壯的交響曲，白浪起伏在岩岸與藍海之間，雲朵在蒼穹散飄著，風兒吹趕著鳥羣，聲聲的鳥鳴廻盪著，如遙遠縹渺幻境中傳來的悅音，他覺得很疲倦，視界也變得模糊，眼前如雲霧蒸騰，仙氣繚繞，逐漸轉爲暗淡朦朧……

艾比聖醒來的時候，意中人手脚正盤著他，把她的體溫傳給了他，他有點惘然不知所措。

『主人，』意中人說：『倪安娜走了，她要我來接替，她說你怕冷，你得了怪病！』

倪安娜走了，她到哪裏去了？他有點傷心失望，忽然想起忘了問她服務的單位與所住的房

號，現在他只好到電腦去查核了。他的心神渙散，有如遊魂未歸，栖栖皇皇的。他關掉了意中人的開關，衝向基地的高級首腦室。

在人口局的檔案室，靠著電腦的協助，努力尋找倪安娜的紀錄。電腦的答覆是沒有這個叫倪安娜的女人！

艾比聖的頭腦連接了映像顯示器的線路，他把倪安娜存留在他腦中的影像，放出在檢查幕上，倪安娜穿著銀白色套裝，姣好的身段與美麗的容顏出現在顯示幕上，讓艾比聖看得目瞪口呆，儀器把他腦中有關倪安娜的影像固定在畫面上，再由電腦進行查核。

『沒有這樣的女人！』電腦的報告，使他感到沮喪。

通往醫療中心的長廊上，又擠滿了大堆的病人，他們正在排隊，等候最後一次治療。

『眞倒楣！』高個子大漢在抱怨：『爲這次生病，我損失了不少錢，我不能完成預定的交貨。』

『是交給無聲之城嗎？』

『我們跟他們做了一筆交易，他要我們提供製造好的意中人五百個。』

艾比聖側耳傾聽，他的眼光在搜索著美麗的少女，希望能夠發現倪安娜的踪跡。人人都是健

美的，只在得病時身上多穿了衣服，一反常態，每一個人都好奇地注視著他的同類。他開始感到茫然與失落，他過去沒有與意中人以外的人發生過任何感情，現在他明白，只有意中人才是穩當的，令他的心中不起波瀾。

看過病後，在醫療室，金神大醫師透過隔離的玻璃窗，用麥克風問他：

『怎麼樣?差不多好了吧?』

『好了，』他懶洋洋的說：『你可賺了不少錢，除了薪水以外，你又有佣金可以拿，這下你更肥了。』

金神大笑得嘴都合不攏來，兩隻眼睛瞇成一條縫，但是他可知道這次瘟疫似的傳染病，使基地損失了不少，所有的工作都停下來了，與別的星球及基地之間的貿易也大受影響。艾比聖的一顆心沉沉的、悶悶的，沒有多說什麼話就與金神大分手了。

黃昏的時候，艾比聖踱到靠近基地邊緣的花園裏，透過圓頂玻璃罩子觀望外面世界。許多來自無聲之城的人，從太空船走下來，手拉手圍在一起，在跳舞唱歌，他們唱的是沒有聲音的歌，聽說無聲之城的人，是不需要開口講話的，他們用心靈溝通交談、歡呼歌唱，他好奇地注視，深心嚮往，只是他覺得那些無聲之城的人，既沒有眼睛，也沒有耳朵，與一般人類比起來，極不相稱，甚而覺得有幾分恐怖，那平板的臉，只有鼻子和嘴唇突出來，看上去就像戴了面具的人，哪

裏像此地的人。

狗頭人身的僕役，又來伺候他飲食，他隨便點了一客合成食物營養餐，很快地吃下肚去。

『主人，你有什麼不快樂嗎？』僕役問他。『我能爲你做些什麼嗎？』

艾比聖腦際又浮現出倪安娜的倩影。她已不再出現，他懷疑那夜是否在做夢，他進入了夢中世界，自己分不淸虛幻與眞實。他已經活了有一百零五年，在基地足足有九十年的時光，他只能藉著回憶去撿拾童年的片斷，還有，從每夜臨睡前的天花板螢幕上得知遙遠的歡樂景觀，地球母星的美麗風貌。他陷入痛苦的沉思中。他記得父親在他小時候曾經對他說過，只有蓬萊基地，才是人類的最後歸宿，它是人類千萬年來所追求的一個無憂無慮的至美仙境，人可以在那裏享受高壽，福樂無涯，所以，他的父親與母親，千方百計把他送來此地，就爲了他一生的幸福，父母親也幾乎耗盡了一生的心血積蓄。

地平線上的太陽又紅又大，餘暉照耀在荒寒的野地，尖削的山峯聳立雲霄，像是許許多多的成行列隊的倒置尖刀，長長的黑影拖到地面，在這與世隔絕的所在，益發顯得冷漠孤寂。

只有來自無聲之城的人，在那裏手拉著手，唱著沒有聲音的歌。

他沒有辦法理解另外一個圓頂都市的人，爲什麼會那樣快樂？他走回自己的房裏，與意中人溫存了一會兒。電視廣播在說，金神大樂善好施，他捐出了一生中大半的積蓄，給基地裏需要救

助的人。

於是艾比聖找到金神大，他看見金神大關掉了他床邊的意中人，走出來，對他打哈哈：

『怎麼啦？看你愁眉苦臉的！』

『我需要一筆錢！』

『幹什麼用的？』

『我要到無聲之城去！』

『去那裏有什麼好玩？那裏的人全部是啞巴！』

『那是極樂世界！』艾比聖說：『我不想再待在這裏，我要出去一下，散散心！』

『你是說，你要一張船票，飛到無聲之城去？』

『我需要來回票，我還要回來。』

『這裏已經是極樂世界了，你還要去哪裏？』

『我聽說過只有無聲之城才是極樂世界，因爲住在那裏的人，以心傳心，不需要多費口舌便能相互了解溝通，不像我們這裏這個樣子。』

金神大低下頭，從他的抽屜裏取出一張卡片，在電腦記帳機上打了一個數字，交給了他。

『拿去吧！』金神大說，『希望你玩得愉快，倦遊歸來，支持我競選基地的行政主席。』

『謝謝你，你眞是太好了。』艾比聖對他行了一個禮。『這樣好的人沒有理由不當選的。』

音樂鈴又起，銀幕上看見許多男男女女，成行列隊的趕來這裏，是來求他幫忙吧！金神大，果然是基地的救星，他能滿足基地所有人的需要，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因此，他的名字金神大，正是名副其實，他在民衆心目中的形像是一個美好的救世者，人人都來求他。他成了救苦救難的神祇。

在蓬萊基地的行政室，艾比聖得到了兩張由行政主席歐比林簽發的特別通行證，前往無聲之城去。他的狗頭人身僕役隨侍身側。這次旅行，他沒有携帶意中人。他整個心境似乎變了，變得飄忽茫然，想要去尋找一點更眞實的東西，尤其是倪安娜的倩影，經常徘徊腦際，他想起倪安娜曾經說過，她也有過一個意中人，他不禁妒火中燒，可能是她故意調侃他的吧！

他穿著整齊的衣服，走向無聲之城的基地。四周散佈著柔和的陽光，有微風吹動，他感到舒爽，那些無聲人在牽手跳躍，唱著無聲的歌，沒有眼睛的臉，看起來是那樣怪異而令人生畏，每個人都戴著不同顏色的帽子，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看起來五彩繽紛，就像一團艷麗的花。

『主人，』狗頭僕役對他說：『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講的話他們會聽懂嗎？』

『別操心，』艾比聖說：『他們會知道我們的意思。』

『他們不會講話，聽不到聲音。怎麼可能跟我們交談呢？』

艾比聖笑了笑，他心裏在想，像狗頭人身這種動物，人類都有辦法駕馭牠，教牠講話，還有什麼事在高等科技社會裏辦不到的。無聲人的科技所建造的偉大文明，應該不是凡人所能料想得到的。在以往，基地與無聲之城的貿易都是藉著聲音改變成文字，再由無聲之城以文字傳送藉以溝通。爲什麼無聲之城的人不願以聲音來傳送呢？以他們的科技大可以發明製造出說話的機器，但是他們不願意。

『阿明，』艾比聖拉拉僕役的狗耳朵：『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到了那裏你不用多講話，他們自然會懂得我們的意思。』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圍在一起蹦蹦跳跳的，看起來那樣天眞爛漫，整齊的韻律就像他們是聽了優美的音樂旋律之後，才合拍而跳的舞步。

他的一顆心在劇跳，當他與僕役走近前去時，他期待著對方的反應，靜悄悄的，人們在跳舞運動，似乎沒有察覺到他們的來到。他們就站在一旁，就像看無聲電影一般的楞在那裏。

一張張沒有眼睛的臉，猶如罩了面具似的，木訥的嘴露著微笑，聲音就像從那個肉洞裏出來，但是他沒有聽到聲音，他顯得侷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他望望他的狗頭伴侶，僕役也只是眨眨狗眼睛，用牠那大大的耳朵在聽聞動靜。長久以來，狗一直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在蓬萊基

地裏，利用遺傳工程學的高度科技，將僕役製造成狗的形象，不是沒有道理的。艾比聖與他的阿明在那裏等待著什麼。

一個戴著尖形帽子的人走過來，他似乎就看到外面的一切，就在他快接近艾比聖的時候，那人站住了。

——你是蓬萊基地來的人吧？

有話傳進他的心裏，那種『聲音』，聽起來，猶如山谷中的鐘鳴，清脆而響亮，似遙遠而又迴旋、優雅。

『是的，你怎麼知道？』

——跟我來！

艾比聖拉著僕役的手隨著尖帽人進去裏面的房間，經過檢疫手續後，他們被輸送帶往另一處有著豪華設備的所在。尖帽人在前面引路，艾比聖發現此地所有的人都戴着帽子，穿著整齊的衣服，唯一不同的是，他們臉上沒有眼睛，他們使用的是心靈的眼。這是無聲之城的基地，叫做『青鳥基地』，正是他經常隔著玻璃罩，觀望嚮往的一處勝地。他茫茫然的，不知道自己在追尋什麼，他只是下意識的要從他所居住的世界逃脫出來透透氣。蓬萊基地一向是禁止人到青鳥基地去的，因爲在青鳥世界裏住的是不一樣的人，他們是一種沒有眼睛的種族，令人看起來厭惡與害

怕。現在，艾比聖只把那些沒有眼睛的人，當作一尊一尊的神祇。

在一片人工修飾培養的草原裏，霧氣升騰，飛鳥盤空，唱著婉轉的歌，如夢似幻的畫面，猶如天堂勝景，他奔跑著邁向草原裏，他的僕役跟在後面，汪汪的叫著，表達著牠的歡欣愉悅。他記得，在電影畫面上曾經看過同樣的草原，縱然他一生之中從未身入其境，他遠古的祖先遺下的記憶，該使他有親切之感。

他奔跑著，奔跑著，忘其所以的脫下身上的衣服，躍入清澄的池中沐浴嬉戲一陣，僕役就在池邊繞著跳叫，團團轉。恍惚間，他依稀看見池邊站著一個熟悉的人影，他抬頭上望，竟是……

『倪安娜！』他驚慌地叫著，縱身而起，赤裸裸、水淋淋的奔向前去。在他發現那人長著一張沒有眼睛的臉，他差不多嚇壞了，倒退了好幾步，又跌入水中。

他掙扎著爬起來，那個輪廓酷似倪安娜的女人，穿著開衩旗袍站在池邊，用她心靈的眼注視著他。問他：

——你是艾比聖嗎？

『是的，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艾比聖赤條條地從水中站起來，在他已經習以爲常了，蓬萊基地的人習慣不穿衣服，或是穿得極少，人們對於身體儘量排除某些性幻想，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凝視著她，他只是覺得一股衝動與好奇。

——你來了，我們都知道。

他走上去站在她面前，仔細觀看她的臉，雖然她沒有眼睛，平平板板的臉部只有凸出的鼻梁，與內凹微弧的嘴，覆額的頭髮在微風中飄著，他看她，就像一具未雕刻完成的木偶，但是忍不住帶著好奇與多年來對於此地的嚮往，他不能拒絕這種長相，他必須接受這張臉。

——你嫌我醜嗎？

『沒……沒有。』他說，眼睛習慣地注視著她臉上應該長眼睛的地方，但是他看不見什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應該是透過靈魂之窗，在這裏他什麼也沒有看到，對著眼前的人不免感到驚恐納悶。

——你在找倪安娜嗎？

他沒有回答，開始把棄置地上的衣服撿起來穿上，還好對方不長眼睛，不會認爲他不穿衣服沒禮貌，其實他在蓬萊基地已過慣了無拘無束的生活，在這個沒有眼睛的國度裏，更可以自在些，他只是覺得在提到倪安娜的名字之時，有一股莊敬與神聖教他不可抗拒。

站在眼前的人明明是倪安娜，只是少了兩隻眼睛和兩條清秀的眉毛而已，他伸手撥開她的頭髮，檢查看看她有沒有耳朵，不禁使他吃了一驚。

——不必找了！頭腦簡單的傢伙！爲什麼我們的人也會跟你一樣呢？我不一定要有耳朵才可

以聽，不一定要有眼睛才可以看。

響在他心裏的話，使他覺得自己的渺小與無知，他已用盡一生的力量去追索他自認爲生命應循的法則及其意義，現在來到這個國度，眞的大出他的意料，事事教他驚奇。

『妳就是倪安娜嗎？』他雙手搭著她的肩膀。

——你說是的，就是的，我不正是她的化身嗎？只不過是去掉眼睛、眉毛和耳朵罷了！憑什麼你說我不是呢？

他伸手撫摸她的身體，從上到下，軟綿綿的肉體，是絕對不會假的。

——我來陪伴你的，我知道你在找倪安娜。

草原上刮起一陣風，有霏霏的細雨從圓罩頂端飄灑下來，更遠處有一些飄忽的人在踏著舞步，跳躍歡騰，雲霧迷離，朦朦朧朧的景物，恍若畫面中的圖景。他擁抱著她，聽聞她的鼻息與嬌喘，內心掀起了狂濤巨浪。

他被帶到一處清幽無比的處所，連同他的僕役一起，他們坐在舒適的搖椅上，倪安娜就在他的旁邊用她那沒有眼睛的臉對著他，似乎在欣賞他。

舉目所及，長廊上的人在各自做著自己的事，有些是在使用儀器進行某種活動，一種圓筒形的東西像帽子一般罩在頭頂上，圓筒直通到建築頂上，那些人就靜靜地坐在那裏，好像坐禪一

般。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長廊上來來去去，他們雖然沒有眼睛，却能藉著心靈的眼互相看見彼此，艾比聖癡癡呆呆的望著，他開始明白，為什麼蓬萊基地的人不願同青鳥基地往來，這是兩個差異極大的族類，進化路途的分歧造成了兩者之間的差異，文明的優劣，鮮明立判。

他被安排到一個羣衆大會上露臉，底下是靜悄悄，沒有聽見任何聲音，那些沒有眼睛的族類，仰著臉『注視』著他，他不知道要說什麼，他的僕役却在旁邊發出狗叫聲，對著那些人狺狺狂吠。

『很高興到貴地來！』他結結巴巴的說，有如在對著一羣木偶自言自語。『我們蓬萊基地與貴地相距不遠，我們對你們的了解太少了，我每天都盼望著能夠像你們一般快樂，所以，我就想辦法到貴地來了。』

沒有任何回響，他摸摸自己的胸口，證實自己還好端端活著，而他的腦際收不到任何回聲，他有點沮喪。沒有眼睛的倪安娜走過來，拉著他往一處福地洞天去，那狗頭僕役則在草原上奔跑狂吠，興高采烈的自個兒玩耍。

他與倪安娜躺在柔軟的床上，他閉上眼，想像著一個有眼睛的倪安娜，開始與他溫存纏綿，

進入迷幻恍惚之境。倪安娜確是存在的，她代表的是天眞無邪與純潔，令他神魂顛倒，深心嚮往。他只是憑著一股衝動，在努力追尋探索，也許是一股未知的力量在冥冥中提引著他。在他心滿意足後，倪安娜傳話給他說：

——你想看見什麼，只要閉上眼便可以了。你有了能力嗎？

現在他在心裏聽得很清楚了。他看了看沒有眼睛的倪安娜，又閉起了眼，想像著倪安娜的眼睛、眉毛長在她臉上的情形，立時，一幅清晰的輪廓在腦際映現，畢竟倪安娜還是美麗非凡的，彷彿看見蓬萊基地有眼睛的倪安娜的原貌，意中人也靜靜的躺著，倪安娜穿著一件銀白色的套裝，把她那富於曲線美的身段顯露出來，上邊到乳房，下邊到大腿根部，剛剛只把臀部遮掩住，使他意亂情迷。

——幻影，只是幻影，並不是眞實的東西！不要被幻影迷惑了，你要看的是眞實的東西，現在的事實，而不是過去的影像，倪安娜已經不在蓬萊基地了。

倪安娜的影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蓬萊基地的新任主席金神大洋洋得意的樣子，他在對著羣衆講話，感謝大家的推舉，那些受他恩惠的人，在對他歡呼吶喊，有幾個人還跪拜不已。人們在說：

『你是我們的主，我們敬拜你！』

『你是我們黑暗中的明燈！苦難中的保障。』

天呀！金神大變成了神，他怎麼會這樣呢？無疑的，他是靠了他的醫術在基地裏活人無數，靠了他的財富施捨千萬人，成為唯我獨尊的活神。他是應該被推舉為元首的，但是怎能被稱為神呢？

——一切的眞實都是幻影，一切的幻影也是眞實的，看你怎樣去判斷世界的眞相。我是倪安娜，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就是倪安娜，那個有眼睛會講話發聲的倪安娜，已經變成了沒有眼睛不會講話發聲的倪安娜，就在你的眼前活著，雖然我沒有眼睛，但是我能够看到你，我不能發聲講話，却能把意思傳達給你，我沒有耳朵，却能聽到聲音。留在這裏吧！艾比聖，你還要到那裏去？

『無聲之城！』他說。

他混亂的腦際出現了各種影像，整個青鳥基地的形形色色，如走馬燈似的在打轉，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有幾個人在跳舞玩樂；而後，不知什麼緣故，那些人中的兩個人，互相毆打起來，彼此用力拉扯對方的臉，似乎就要把臉都撕破了，尖帽掉下去，彼此又用手抓著對方的頭髮，而後，他聽到了駭怖淒厲的尖叫，兩人的腦袋裏都冒出了鮮紅的血。

他的靈體移近去，觀察那冒血的髮際，他嚇住了……

『天呀！』禁不住失聲驚呼。

那頭髮裏面就隱藏著兩個流血的眼睛在注視他，另外一個受傷者同樣有兩個眼睛長在頭頂上，血液從髮間流下頭額及平板沒有眼睛的臉部。現在他知道，為什麼那些人頭上都戴了一頂帽子，就為了掩飾自己頭上長的眼睛。

——我們是墮落的一羣！原是住在無聲之城的，後來被趕到青鳥基地來。我們希望有一對眞實的眼睛，不料眼睛却長在頭頂上。這是我們誤用了心靈能力的結果。

他聽見倪安娜在哭泣，在他還沒有親近她之前，他本來滿懷著熱情與興奮，現在他畏縮害怕了。他伸手撫摸倪安娜的頭髮，他摸到了柔軟似眼皮的東西在顫動。倪安娜說：

——你是我的意中人！我會永遠跟著你。

倪安娜的嘴唇移過來，貼住他的嘴唇，他一陣反胃，有點想嘔吐。這個眼睛長在頭頂上的女人，大概不堪無聲之城的孤寂生活，她和其他青鳥基地的人一樣，就在這個如眞似幻的地方生活著。這是有別於無聲之城的另一處基地。

倪安娜伸手打了他一個巴掌，站起身，掉頭而去。

狗頭人身的僕役走進來問他：

『主人，有什麼吩咐嗎？要不要我去叫她同來？』

『不必了，』他說：『我們要走了！』

坐上通往無聲之城的太空船，艾比聖的一顆心在急遽的蹦跳，前塵往事在腦際打轉，在青鳥基地的奇幻經歷，使他猶有餘悸，那只是幻影之城嗎？他能肯定自己所見所聞所想的一切，都是眞眞實實的發生過嗎？他記起每天黃昏時候，在蓬萊基地靜坐遙望這個無憂無慮的城市，他心中充滿了幻想與憧憬，他也實在耐不住寂寞與無聊，衝出了禁錮，尋找他生命中所認爲的永恆的快樂。在蓬萊基地的人，他們是看不起這些沒有眼睛的族類，根本不屑與之交往，但青鳥基地，也有他們的一套法則，對於那些臉上長眼睛的族類，顯然引不起他們的好感，他們更認爲那是低層次文化的人種，才需要在臉上長了眼睛。

現在艾比聖閉上眼睛就能看到種種景象，在青鳥基地、或是蓬萊基地的種種活動，都已盡在眼前。這是在青鳥基地所得到的能力。只是他每次集中精神去注視倪安娜的倩影，便覺得非常吃力，無法將影像清楚固定住，他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個模糊的輪廓，沒有五官，只有臉龐、四肢和軀體……。

他看見蓬萊基地的人們，在金神大的治理下，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糾紛，有人在指責金神大在當選元首之後，所作所爲與他的競選諾言背道而馳，民衆怨聲載道；在議會裏，金神大遭受

衆多議士的攻擊：

『你只知道爲自己享樂，花我們的錢去建造巨大的豪華太空船，你這樣做違反了你自己當初爲基地謀福利的諾言！我們要求你，把你自己的私人太空船拿來做爲採礦用的太空船，使我們能夠開採更多的資源！』

艾比聖很累了，他關掉了自己腦中的影像。張開眼睛，太空船上的服務員全是機器人，連駕駛員也是機器人，耳際傳來悠揚悅耳的音樂，他一時懷疑音樂是直接傳入他心底的，漸漸的，他能逐漸分辨出聲音的來源，確實是在空氣中傳播的。

『無聲之城到了！』廣播上說。『這裏的人，是最完美和諧的人，希望你好好的在這裏學習、領悟，你是經過我們千挑萬選，才讓你進來的。』

狗頭人身僕役跟在他身後，下了船，舉目所見，是一片如童話世界一般美麗的幻境，到處是閃亮與華麗的建築，一隊拉小提琴的隊伍，男男女女，穿著五顏六色的奇裝異服，遠遠的走過來，漸漸的，他看清楚那些人臉上同樣沒有長眼睛，只是頭上沒有戴帽子，他們坦然自在的來迎接嘉賓。艾比聖看得目瞪口呆，因爲，他只見他們拉琴，聽不見聲音，他懷疑自己的耳朶聾了。

『怎麼回事？』僕役說：『他們在幹什麼？』

現在他總算聽到僕役講話的聲音了，他可以確信自己的耳朵沒有聾，只是他聽不到小提琴的演奏。

一個銀髮男孩與一個金髮的女孩，來到他面前，對著他彎腰擺手，做出邀請的姿勢，然後一羣人停止拉小提琴，對他拍手鼓掌他。沒有聽到掌聲，却看到那些沒有眼睛的人在張嘴嘻笑，同樣聽不到笑聲。

現在他知道，這就是眞正的無聲之城，他夢寐以求的所在，一個眞正和諧、平安、快樂、幸福的世界，這裏的人以心傳心，彼此都能相互溝通了解，傳說中的極樂世界，大概就是這裏吧！

房子的建築也是奇形怪狀，各種顏色都有，就像他在蓬萊基地的屋頂銀幕上所看見的某些畫面，他靜靜地欣賞著，走過一個街道，又一個街道，只看見歡樂與熱鬧，却聽不見聲音，一切都是靜悄悄的。

一個金髮男孩走來，他伸手在男孩的頭上摸一摸，沒有摸到眼睛一樣的東西，這個男童身上根本沒有長眼睛。

——你猜對了。我們的眼睛長在心裏，不在肉體裏。

艾比聖的心裏感應到了男童說的話，他暫時失去的超感精神能力一下子似乎又恢復了，他漸漸能感知這些無聲人心中的呢喃，也能聽到小提琴拉出來的悠揚音樂，還有那些人的歡聲笑

語。

那些明亮耀眼的綠色、紫色、黃色、藍色與紅色的光線，在整個城市交叉變化，使得身入其境者更加體會到朦朧無邊的美。

金髮男童帶著他與僕役走上石階，一級一級往上爬，爬得他氣喘吁吁汗流浹背，抬頭上望，階梯延伸到無限遠，好像就從地面一直通到天頂，那種可怕的高度與遙遠，令他不寒而慄，望而生畏。

——你只要想想自己爬到最頂端去，你自己的身體就會轉移過去的。

——努力想一想吧！艾比聖！還有你的僕役！

艾比聖在接獲男童的心聲之後，拉著僕役的手靜靜地站著，集中精神想像著自己轉移到階梯的頂端，在他睜開眼睛時，他已置身雲端，就在一個巨大的玻璃罩子裏面，金碧輝煌的擺設，使他相信自己身在天堂，現在即使他閉起了眼睛，也能看到那些以黃金雕刻而成的巨大雕像，大多是人頭獸身，也有獸頭人身的，有的在吹號歡迎，有的舉劍向他致敬。

一切都是靜悄悄的，無聲之城永遠以它的不變的寂靜，對著萬物生靈；所有顏色與聲音，全是訴諸心靈。艾比聖走向一座黃金雕像，那是……

——倪安娜！妳是倪安娜！

他叫了起來，沒有聽到自己的聲音，倒是在心裏聽到自己的叫喚。

黃金雕像開始動起來，那張沒有眼睛的臉在對著他微笑，他撫摸她的頭髮，檢查她的頭頂，沒有發現眼睛長在上面，確實的，她是無聲之城的人。他用手在她平板的臉上畫了兩隻眼睛的樣子，現在他眞希望倪安娜臉上有兩隻美麗的眼睛，就像他過去在蓬萊基地所見到的一般。

他只是這樣一想，倪安娜的臉上竟然出現了兩隻可愛晶亮的眼睛，正在對他眨眼注視，含情脈脈的神態，使他著迷不已。他回憶起在蓬萊基地與倪安娜相遇的恩愛甜蜜情形，那種快樂絕不是機器製造的意中人所能比擬。

現在他渴望著與倪安娜雙雙擁抱著躺臥在一張舒適的床上，念頭一轉，定睛一看，他就和倪安娜躺在一起。倪安娜全身赤裸，用她的胴體來溫暖著他。

『妳的眼睛好美！』他說：『沒有眼睛的倪安娜，在我看來就像沒有靈魂的倪安娜。』

——你是說，你喜歡我的眼睛？你忘了你追尋的目的？你只是在追尋倪安娜而已？

他擁抱著她，感覺到如此的充實豐盈，周圍的一切都是虛幻的，只有他所觸所見，才覺得眞實可靠。如今，他所失去的倪安娜回來了，也不知道是什麼力量在吸引著他，離開蓬萊基地去追尋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幻，他只是在倪安娜離去之後，悵然若失之餘，引發的一股衝動。

艾比聖撫摸著倪安娜的美眸，他終於找到有眼睛的倪安娜，就像當初在蓬萊基地與她相逢時

的情景，他細細端詳著倪安娜含情脈脈的雙眼，兩片嘴唇靠近前去，在倪安娜的眼皮上，分別親吻了一下。他聽到她的嬌喘與耳語。

『你是我的意中人。』她說，聲音竟然從她的嘴裏發出來。『既然你這麼喜歡我的眼睛，我就把我的眼睛送給你吧！』

倪安娜說罷，她如玉的手指用力插入她的眼眶，將她左邊的眼睛血淋淋地挖出來，艾比聖嚇得怪叫起來：

『倪安娜！妳怎麼搞的，別……別這樣！』

倪安娜根本無動於衷，她把自己的左眼放在艾比聖的手掌裏，又很快的狠狠挖出自己的右眼，將帶血的眼球塞入艾比聖的掌心，倪安娜臉上留下兩個深黑而冒血的洞，教他驚駭不已，顫抖地叫著。

『不要這樣！我不要在這裏！不要……不要……』

艾比聖聽到自己淒厲恐怖的叫聲，一瞬間，他覺得天旋地轉，周圍的環境全然改變，他置身在一個熟悉的環境裏，是蓬萊基地的房間，他就躺在自己的床上，天花板上映現著如詩如畫的幻景，天眞活潑的人們，手拉手唱著悅耳動聽的歌，草原上長滿了盛放的花朵，人影搖晃，臉上的輪廓是模糊朦朧的，看不清他們的容貌，却看得出他們顯現的快樂。

艾比聖翻開自己的手掌心，赫然看見兩個手掌各有一顆帶血的眼珠，他驚惶失措的叫起來，狗頭人身僕役匆匆趕過來，問他：

『主人，你怎麼啦？你做了什麼事？』當僕役發現他手裏的兩顆眼珠，他也怪叫著：『這怎麼得了！快快！把它拿去放起來，這大概是金神大的眼珠子！你拿他的眼珠子幹什麼？』

『金神大的眼珠子？』艾比聖把兩顆眼珠放在意中人的眼眶裏：『不，這是倪安娜送給我的！』他帶血的手在自己的胸口上撫摸著，痛苦地哭起來：『不，一切都是眞實的，我是被轉移過來了。我不配進那個國，所以……』

『金神大被查出來，』僕役說：『他的金錢來自施放毒素，使基地的人生病，再由他當好人救濟病患，達成他擔任元首的目的。但是他事蹟敗露，他自己挖了自己的眼睛，戳穿自己的耳膜，毀了自己聲帶，成了又盲又啞又聾的人，投奔青鳥基地去了！』

艾比聖望著狗僕役那張忠心耿耿的臉，他知道僕役一定也是隨著他一起轉移過來的。時空幻象似眞猶假，他領悟到倪安娜也許只是他心中永恆的理想，她從一個極樂國度來到此地，帶著他去追尋，也許他被認爲心中充滿了世俗的雜念，不配在那個國度久居，而被轉移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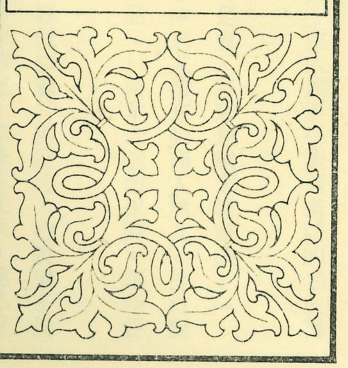
無聲之城，如夢似幻，只有他手裏的兩顆眼珠，是最最眞實的存在。

每晚，他在長滿青草與鮮花的花園裏，眺望玻璃罩子外面的世界；許多沒有眼的人圍繞著，手拉手，跳著舞，唱著沒有聲音的歌。

那一晚，僕役走過來，對他說：

『主人，他們推舉你擔任蓬萊基地的元首。』

古董



古董

豪華的客廳裏，一幅美麗的風景壁氈旁邊，掛著一個牛車輪。主人侯君平對著來訪的老友得意的說：

『這是我剛剛從鄉下地方搜購來的古董，這個年頭牛車輪可是寶，將來是越來越值錢！』

『我也是來搜購古董的，你家的彩色電視機可以賣給我嗎？』老友帶來的商人朋友，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竟是一張金閃閃而且會發光的東西。『你要的話，只要拿去這個東西，隨時要與我連絡，只要摸一摸這張金片子，我就會知道了。』

商人的臉形瘦削，額頭高聳，看樣子有如電影中的外星人，好似頭腦特別發達，身體架子反而細小。侯君平猶豫了一會，接過那張金片子，帶著好奇的眼光審視著它。他好生詫異，竟然有

人要來買他的電視機去做古董。

『我知道你不想賣的，也想不出我所以來買古董的道理，待你想通了，再與我連絡也好。』

那個高額頭的商人，好像看出侯君平的疑惑，就站起來準備告辭。

『請等一下，』侯君平楞了一下，禁不住向他招手，要他再逗留一會。『你說你要買我的彩色電視機，你……你到底出多少價錢？』

『兩個牛車輪的價錢。』

侯君平一下子喜上眉梢，他算算自己差不多是以一架彩色電視機的錢，去買到一個牛車輪，現在全世界能找到的眞正古董牛車輪，不過幾十個而已，因此牛車輪特別看好，價錢值得一架彩色電視機，是理所當然的，想不到他竟會以兩個牛車輪的價錢來購買他的電視機，讓他覺得太划算！這種生意不幹待何時。

『那太好了，太好了！』侯君平說：『我現在就同你作交易。』

高額頭的商人爽爽快快的付了錢給他，就把侯君平家的彩色電視機搬走了，那個商人的汽車很奇怪，外面一片黑亮，看不透裏面，形狀是扁平有點近似圓盤，只留四個輪子在地上跑。就在商人把電視機搬進裏面去的時候，車裏面發出一陣閃光，燦爛炫目、教人無法正視，眼睛張都張不開，一下子變得什麼也看不見，等到他們恢復視覺的時候，那輛車子已經不見了。

侯君平的朋友高大可弄得莫名所以，他喃喃地說：

『這一切都太突然了，我只是在商場認識他，告訴他我有一個搜購古董的朋友，最近買了一個牛車輪做裝飾品，他便跟著我來拜訪你，實在太不可思議。』

以後，侯君平發現他的朋友之中搜購牛車輪的越來越多，一陣旋風似的，大家都在炒牛車輪古董，因爲這個時候，家家都有了飛行機，外出郊遊靠飛行機，假如要從事橫越洲際的旅行，當然就另搭大型的空中巴士，星際旅行則搭太空巴士，從來沒有想到過以前的人曾經使用過牛車做爲運輸工具，因此眞正貨眞價實的牛車輪，成爲人們熱烈搜購的珍寶。

古董市場每天都有人在喊價搶購，不知道爲什麼牛車輪的行情突然被炒熱，並且傳遍了窮鄉僻壤，有些住在鄉下的人，爲了發財，就爭先恐後，到可能留有古代農具的地方去挖掘尋找，偶爾找到一兩個牛車輪，便如獲至寶似地興奮狂呼起來。

對於侯君平來說，那一天他的朋友帶來的商人奇怪的行徑，一直使他不解，難道那個人眞的那麼有興趣，會把這個時代最新式的彩色電視機拿回去當作『古董』？

他又用那人給的錢去買了一架電視機。這是個可以收視某些超感應畫面的最新型電視機，比如你心中想知道遙遠的星球的轉播，無需經過人造衞星的轉播，只要把它的另一根天線安裝在超感應接收機上，另一只電極帽子安放在自己頭上，你便可以藉著電視畫面看到許多現實世界所無

法看到的景物，當然影像不會像看一般電視一樣清楚，但是却可以滿足好奇心。

他就使用他的最新型電視機，來窺伺另一世界。首先他想知道那個商人現在在何處，他一面按動那只金片子，一面打開電視，希望藉著電視可以追踪到他。

果然，螢幕上出現了一個高額的人，正在對著一羣人講話，羣衆個個對他的演講目瞪口呆，茫茫然似懂非懂，只聽見他在說：

『各位從今以後，可以把牛車收拾起來，改用比較進步的耕耘機或汽車，來代替牛耕或運輸工作，因為我們的老祖宗留下來的機器，幫助我們去尋求進步，我已經找到了老祖宗留下來的世界，他們的生活享受非常奢華，我們的牛車輪正在他們那兒起了搶購熱潮……』

『混帳！』侯君平忍不住罵起來。『這小子騙了我！』

他便勁摸摸金片子，希望趕緊能把那個商人招來，以便同他理論一陣。螢幕上呈現一團混亂不清，那些呆滯的眼睛，不知所措的農民的臉，喃喃不清的語音，好像在反映那個高額商人的講話，就在他猛按金片子幾秒鐘過後，螢幕上所有的影像全部消失。很快的，門口走進來一個人，正是那個高額商人。

『你找我有什麼事嗎？』商人一臉好奇的問：『看你呼叫得那麼緊急，好像出了什麼亂子似的？』

『你這個騙子！』他叫著，一手指著那商人的高額，破口大罵。『你騙了我！』

『我騙了你什麼？』

『你……你……』他一時不知從何說起，語無倫次的嚷著：『是你這個人攪亂我們的市場……是你買走了我的電視機！你不應該這樣！』

『你是說，我不應該買走你的電視？我買走了你的電視是在騙你？我到底騙了你什麼？』

『是你這個傢伙，炒熱了牛車輪，是你在賣牛車輪！』

『你別胡言亂語！是你們的世界喜歡這一套，所以我就投你們所好！還說我騙你！』高額商人一伸手把侯君平的金片子拿過來。對他說：『我給你金片子是看得起你，沒想到，你還這樣對待我，眞是狗咬呂洞賓，算了，你也不必拿我的金片子了。』

商人說完將金片子往口袋裏一放，轉身就走，飛也似地鑽進他的黑色的圓車裏面 ，閃光過後，車輛隨之不見。

侯君平楞楞地站在那兒，一切都太突然了，他回想前前後後所發生的一切，覺得未免不可思議，恍如一場夢一般。回到室內，他站在客廳的牛車輪前面發呆。想來也是自己不對，那個不知名的商人並沒有騙了他什麼，只不過拿了一大筆錢買走了他的舊電視機而已，侯君平對他未免太兇了一點。

電視機再度打開。沒有那只金片子的助力，他所看見的畫面是模糊朦朧的，他要追尋那個商人的下落，現在他依稀看到那個商人到處在推銷牛車輪，用很高的價錢賣出去，到處有人在搶購他的貨品，就像搶購什麼寶貝一般。

這個時候，家家戶戶都以懸掛牛車輪爲時尙，那個商人自稱從一個古老的廢墟裏挖掘到許許多多的牛車輪，因而到處在推銷他的牛車輪。他很容易賺到錢，再用他的錢向人購買電視機，算來算去，他等於用兩個車輪，換走了一架電視機。

『事有蹊蹺！』侯君平平喊著：『這件事一定不單純！』

侯君平到處演講，公開呼籲羣衆不要盲目搶購沒有用的裝飾品，可是沒有人聽他的。他孤立無助。最後把他的朋友高大可找來，要高大可想辦法把販賣牛車輪的商人找到，但高大可却無能爲力。

『你應該後悔還給那個商人金片子，』高大可說：『沒有金片子，你就不容易找到他；只有利用你的超感應電視機也許可以捕捉到他的影子，再想辦法去找他。』

螢幕上再度出現那個商人的影子，他到每一個地方都以如簧之舌說動他的顧客，購買牛車輪。他再以所得的金錢買回電視機。顯然的，這是一種魔術法，整個世界的財物在改變，却沒有人發現。

終於他從螢光幕上又看到那商人給了一個老實的女顧客一只金片子。他發現了女顧客住家的地點，是在一座公園附近，有明顯的地理標幟——一座高塔對面的房子裏。他找到那地點，敲了門，來應門的果然是那個女主人，牆上赫然掛著一個牛車輪。他衝著問：

『妳買了他的牛車輪？賣給他電視機？』

『你怎麼知道？』

『快快！快把他給妳的金片子給我看看！』

『你是來幹什麼的？要我的金片子幹什麼？』

『讓我看看，別上當了！我要那個人好看！』侯君平以最簡短最快速的解釋，向她說明了一切。然後說：『別當傻瓜了！是牛車輪好？還是電視機好？』

女主人似有所悟，把她身上的金片子交給了他，他一邊摸摸著金片子，一邊說：

『我們該醒醒吧！找到那個商人好好同他理論一番。』

不一會兒工夫，門口走進來那個高額頭的商人，看到侯君平就直指著他大叫：

『又是你！你搗什麼蛋？』

『我要你說個明白，你這樣來去無踪，專門拿我們尋開心，帶走我們的寶貴東西，可有什麼企圖？』

你便會明白。』

侯君平跟著他走進去那輛黑黑亮亮，圓圓扁扁的車子，機器一發動，有如天旋地轉，把他弄得暈頭轉向，只一眨眼工夫，驚魂甫定，車門打開，外面完全是一個農業社會的世界，許多拖著犂耙的耕牛，由農人驅策著，在田野間走動。道路上，許多牛隻載運著一架一架的電視機走過去。侯君平揉揉眼睛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以爲自己陷入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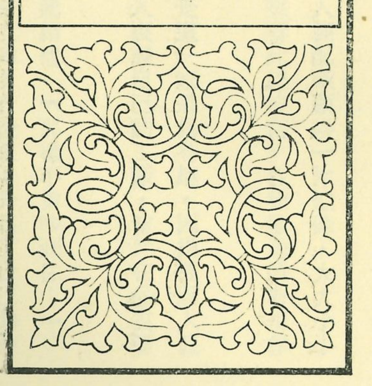
『看看吧！』那人說：『你們的電視機，是我們的古董，我們以前也有工業文明，現在回復到農業文明，因此，我們在懷念以往的電視機，我們使用我們的牛車輪來換取你們的電視機是絕對公平的。因爲我們的電視機，也純粹是古董，沒有別的用途。』

侯君平疑信參半，呆呆的站在那裏，這周圍的景象，完全不似他原先所生活的世界，沒有滿天飛翔的私人飛行機，沒有高聳雲霄的大樓，沒有活動人行道，沒有爲人類服務的機器人……彷彿這是古代的人類社會，只有在博物館的電影中才可以看到的田園風光。

『這是哪裏？』他問。『這是哪一個星球呀！』他懷疑自己被綁架了。

『這不是哪裏！』那人說：『這是未來，我是搭著時光機回去你們的世界蒐集古董的。這是你們的未來世界。』

機器人是誰？



巨大的圓頂建築天花板上，透射著溫柔的陽光，整個機器人裝配廠顯得一片忙碌，大大小小的零件，分門別類的在各個部門完成精確的裝配，吱吱嘎嘎的聲響此起彼落，各種輸送帶有規律的在運轉著。

對於高燈立來說，視察過兩百五十個機器人工廠裏面，就是這一家最爲有趣，因爲機器人裝配的是機器人，而不是一般的機器，也就是說，這是一所機器人複製自己的工廠，當然在品質管理上，要格外嚴格。

『戴上音樂帽吧！』嫦娥型一〇五號機器人拿著一頂帽子遞給他。『那樣不會吵到你！』

高燈立接過帽子，他沒有立刻戴上去，他按了一下升降平台上的上升按鈕，升高了自己到最

頂上去，俯瞰整座工廠。密密麻麻的機器人分佈在每一個角落，各自運用他們自己的能力，進行有關工作，在最後程序部那兒，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各種不同型式的機器人被組合完成，而且會發出聲音與電腦交談，與眞人惟妙惟肖。

高燈立望望身旁的那個嫦娥笑了笑，戴上了音樂帽，嘈雜聲立時被阻斷，耳際傳來悅耳悠揚的藍色多瑙河。

『好聽吧？藍色多瑙河。』

『妳怎麼知道呢？』高燈立有點吃驚地看著嫦娥。

嫦娥的眼睛眨了眨，用手指指自己的耳朵，嬌聲嗲氣地說：

『我們腦袋裡可以聽到無線電廣播，我們是最精密的機器人。』

高燈立忍不住凝視著嫦娥的美眸和笑靨，他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機器人工廠裏會有這樣美麗的機器人，幾乎與眞人沒有差異。他忍不住伸手拍拍嫦娥的臉頰，嫦娥含情地睇視著他，微笑時，還露出如貝玉齒。他不禁心旌搖晃。

高燈立是被派來此地擔任機器人工廠的巡察工作。他將平台降下來，找到工廠裏唯一的人類，那是塊頭高高大大，一身結實肌肉的王基茂。

『你在這裏工作多久了？』

『我從出生以後就一直在這裏工作。』

『想不想出去玩一玩，看看花花世界呢？』高燈立把音樂帽的音樂聲音旋小一點，以便藉著無線電通話機可以與王基茂清楚的交談。

王基茂搖搖頭，沉吟了一下說：『我的職責就是要我在這裏工作，我所認識的世界都在電視裏看遍了。』

『你從來沒有踏出這裏的大門一步嗎？』

『有的，早幾年我常常出去玩，找找女朋友，現在我不想出去了。』

『有什麼原因嗎？』高燈立端詳這工廠原來唯一的人類。

『沒有。』王基茂聳聳寬大的肩膀，多毛的手揩揩額頭上的汗，好像顯得很緊張。工廠裏原來就有空氣調節設備，他却在冒汗，不免奇怪。

高燈立回到工廠管理處去，找到有關這座工廠的人事管理檔案。服務的小姐對他說：

『要不要玩玩牌？』

『現在是上班的時間呀！』高燈立說，皺了皺眉頭。

服務小姐微笑著，顯得像詩一般的飄逸，兩眼亮麗有光，身上散發著濃郁的花香，好奇怪迷人的香味。她說：『我們一直很清閒，一切事務都是自動化的，我只是負責向國家機器人生產部

轉達有關的資訊而已，你是我一年來所看到的唯一人類。』

『這麼可憐嗎？』高燈立指指裏面：『還有一個男生在裏面工作呀！』

『是的，他叫王基茂。』女孩深褐色的眼睛骨碌轉，她甩了甩黑而長的秀髮。『我已經有兩年沒有看到他了，他一直不願意出來。我也管不了他，哼！公事公辦！』

高燈立把人事卡片上的記載仔細的看了一下：『王基茂，二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生，機器人工廠的實際執行人。』如此而已，其他什麼也沒有寫下。

『爲什麼沒有他的資料？』高燈立問。

『他？誰？』女孩把嘴一噘，秀麗的臉蛋好迷人。

『王基茂。就是裏面那個人。』高燈立有點要發火了，他偷偷把記事簿上夾著的有關工廠的資料瞄了一下，核對一下工作人員的照片，確定這個女孩子叫崔愛蓮沒有錯。

『王基茂的工作紀錄很單純，沒有什麼好寫的。』崔愛蓮說：『只有一小部份輸入主電腦去了，都是一些流水帳式的紀錄，沒有什麼好看的，我們也看不到。』

『既然這樣也就算了。』高燈立吁了一口氣，放棄繼續追查的打算。

崔愛蓮拉住他的手，含情脈脈地睨著他，撲鼻的芳香使他迷醉，他的手接觸到一股激盪的電流，一顆心飄飄然，那誘惑竟是這樣的無法抗拒。

『沒關係，』崔愛蓮溫柔低語：『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那電視攝影機可以關掉。』暗示性地朝他睞睞眼，作媚態。

於是，兩個人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

高燈立回到他的旅館以後，還在回味剛才的艷遇，他無法理解自己爲什麼會陷入肉慾的深淵裏，他害怕自己的敗壞行爲若是被上方查出來，眞會影響他的升遷。然而，在恐懼與心虛中，他依稀聞到那股誘人的芳香，似花香又非花香，就是說不出來的迷人氣息。

他的責任只是視察各個工廠，看看有沒有可疑的情況隨時向上方報告，這是他旅行的終站，他感到有點樂不思蜀。那崔愛蓮怎麼會那麼美，那麼富於吸引力？在睡夢裏，他依稀聽到崔愛蓮的呼喚，他不能確定自己是否已觸犯了法網。他有一個未婚妻，是屬於甜蜜隨和的那種典型，但是她沒有那種迷人的香味，那是足以使人神魂顚倒的美妙的味道。

清晨醒來，他用傳眞電話向總部報告：『今天將做第二次的視察 ，有些事情我必須再查清楚。』

指揮中心的調查部長喬太眞兩撇鬍子翹了翹，像撲克牌一樣的一張臉，木然無表情，嘴唇翕動著，這副樣子好像變了，他覺得怪不對勁的。『昨天你的行動我們已經接到報告了。』

『什麼？』高燈立愣住了。一顆心在怦怦跳。

『自動通訊系統已經做了報告。』調查部長喬太眞兩顆銳利的眼珠轉了轉。『我們對於你的工作進度很感滿意。』

高燈立嚥了一下口水，他的一顆心差點沒跳出來。他爲自己昨天所做的虧心事很不安。

『有什麼不對勁嗎？』喬太眞似乎察覺了什麼。

『沒有，沒有。』

關斷了通訊。高燈立又開著電動車直向圓頂大工廠駛去，街上的行人三三兩兩的，有些看起來就像機器人，大概是出廠的機器人在試著走路，遊覽人類世界。他愉快地向他們打招呼，換來禮貌的揮手示意。

抵達機器人工廠的警衛室，那個滿頭銀髮的守衛瞇著眼注視他，調侃著：

『昨天你在管理處的時候，閉路電視系統發生了故障，我們看不到你，眞是擔心。』

『擔心什麼？』高燈立不免又緊張一陣。

『擔心你發生什麼意外。』銀髮的警衛露著癡呆的笑。

『謝謝你。』高燈立問：『你知道那個王基茂爲什麼好幾年關在裏面不出門？』

『他有他的生活，』警衛咧開嘴笑了笑。『他認爲他這樣很快樂。』

高燈立進到工廠，耳際傳來吱吱嘎嘎的噪音，嫦娥型二〇五號早已隨侍身側，把音樂帽端在

手裏，等著他伸手去取。他神情有些恍惚，隱隱約約又聞到一股迷人的芬芳，他胸中湧起了陣陣波濤，在衝擊顛盪。

嫦娥看著他，瞪大了嫵媚的眼，光芒耀射。他接過了音樂帽戴上頭，與嫦娥登上一架小電車，嫦娥爲他駕駛，巡視工廠內部作業情形。

整個機器人的工廠，是這樣的複雜繁忙，各種不同零件的輸送與操作，永不止息。高燈立感覺到自己彷彿置身於一座超大型的時鐘內部，大大小小的機件，以精確無比的規律在動作，或固定於崗位上，機器人在執行作業，並隨時檢查它的規格和品質是否合乎標準。

高燈立走過一個機器人、又一個機器人，他們都以無言的沉默與注視向他致意，這是一個嚴肅的工作場所，每個工作人員都是那樣熟練而謹愼，那種敬業的態度，絕不是血肉之軀的人類所能比的。如今，眞正的人類工廠，只能在電視影片上可以看到，那些隨時要罷工、怠工的人類工人，確不是好惹的，工作效率沒有機器人高，所付出的代價却要昂貴十倍甚至數十倍以上，怪不得人類工人要被淘汰。

小電車停在王基茂的工作臺旁邊，嫦娥走出來，對著王基茂舉手爲禮。高燈立跟著走下來，他對著機器人工廠裏唯一的人類當然感到好奇；尤其是王基茂昨天失措的舉止更是可疑，他想找出他的毛病所在。

『你是這裏的監督工吧！』高燈立問：『你在這裏工作了二十幾年，爲什麼兩年來沒有出去過外面一趟？』

『我是監督機器人的人。』王基茂說：『只要機器人的生產一天不停止，我的工作便不停止。況且，我有這麼多美麗的嫦娥陪伴著我，我一點也不寂寞。』

高燈立試著去體會這個『人類』的感受，是否王基茂在這裏工作時間太過長久，對於這些幾可亂眞的美嬌娘產生非非之想，而樂在其中不知所覺，對於外界的事物毫不關心？在別的工廠裏，也有人類當監督或操作指揮員，但是，他們都是採行十二班制，每人每天只工作兩小時，這個工廠却只有一人，而且廿四小時駐守不曾離開，未免不合情理。

『你以前出去的時候找誰代班？』他問。

『這些嫦娥和太陽神，跟我相處得還不錯，他們會幫我忙。』王基茂說：『不過兩年來我是沒有出過門去的，我必須盡忠職守。』

『你看到了吧！』嫦娥說，『王基茂是一個了不起的管理人，我們都很喜歡他。』

突然，高燈立發現成品出口處有一張相熟的人臉，那是他的未婚妻杜秋媛，他忍不住駭叫起來：

『杜秋媛！』

那個機器人同頭看了他一眼，繼續從輸送帶走出去，那美麗的倩影，與他的未婚妻惟妙惟肖，他怎能相信那是機器人。他快步走向另一個房間，推門出去，成羣結隊的女性機器人婀娜多姿的走向甬道，有韻律的款擺著腰肢，輕哼著歌，往出口處的光亮地點走去。

『杜秋媛！』他叫著，一聲又一聲地叫著。

然而，那個他所熟悉的影像已沒入川流不息的人潮。他在人叢中急得團團轉，鑽來鑽去，尋找又尋找，失聲地叫喚，直到汗流浹背，他隨著人潮游向出口處，莫可奈何地望著那些機器人登上飛車揚長而去。

『你們到那裏去？』他大聲的問。

『去工作呀！』有一個女孩子說。

一輛一輛的電動飛車，載滿了美麗的嬌娃，飛向不知所終的遠方，白雲深處，點點飛影，密密麻麻的如遠翔的鳥羣，他癡癡地站在那裏，大有不知身在何處之感。

高燈立同到工廠的管理處，那個身上散發香氣的女人端莊地坐在那裏，含情地望著他。他氣喘吁吁地衝到她面前，抓住她的肩膀，搖撼著她：

『說，到底怎麼同事？今天生產了這麼多機器人？』

『是的，今天是難得的好日子，機器人必須加緊出廠。』

『給我接到總部去，我要問問清楚。』

『馬上給你接通。』

傳眞電話接通了總部，喬太眞正在對他翹鬍子瞪眼：

『有什麼貴幹？』

『有的，』高燈立猛吸了一口氣，又聞到一股撲鼻醉人的芳香。『機器人工廠爲什麼突然加速生產？』

『是的，我們現在需要機器人派到全國各處去，接管許多的業務，現在最進步的機器人已經研究發展成功了。我們可以做出比「人類」還要精密完善的機器。』

『爲什麼事先不向我說明清楚呢？』

『你不要忘了，你只是觀察員而已，機器人要加速生產是上方的決策。』

傳眞電話掛斷了，高燈立感到自討沒趣。那崔愛蓮一手插腰，一手伸到他胸前，顯出一副無限期望的神態，她又在施展她的魔力，企圖誘惑眼前的男人。高燈立心裏痲酥酥的，他按捺住一時的衝動，叫崔愛蓮接了一個電話給他的未婚妻。線路剛搭上，他迫不及待的叫著：

『杜秋媛！』

『不在！』回答的是另一個女孩子。『昨天她到二五一號工廠去了。』

『二五一工廠？』高燈立楞住了。『二五一工廠不正是我們這裏？就是機器人複製廠？』

『不錯！就是你那裏！』

『那麼她是不是會回來？』

『今天中午以前會回來。』

『我的天！』高燈立無助地叫著：『那麼剛才我看到她，她爲什麼不理我？我看到她從機器人出廠通道走出來，那是機器人呀！』

『是呀！機器人本來就是那樣呀！』女孩子調侃地一笑：『這樣好了，等她回來，我叫她打電話找你就是。』

高燈立匆匆忙忙離開管理處，耳後邊還傳來崔愛蓮嬌滴滴的呼喚聲。昨天她說的那句話：『你是我一年來所看到的唯一人類。』在他的腦際回響。他氣喘如牛，飛奔到警衛室去，找到警衛，怒沖沖的問：

『這裏每天有人進來嗎？我要看昨天來這裏的客人名單，有沒有杜秋媛的名字？』

『沒有！昨天除了你以外，沒有別人進來。』

『那麼，我想知道機器人工廠的原料是怎樣送進來的？』

『由地下管道。』警衛慢條斯理地說：『從全國各地送來的原料，都從地下管道運輸進來，

不經過地面的警衛室。』

他懊喪地走向大街，對於街上的行人投注以無神而茫然的一瞥，有一個行人與他擦肩而過，無意中絆倒了那人，他把那人扶起來，他的手心與那人接觸，却發現那人的手心也有一股溫熱的震動，似乎是什麼電流一樣。那人看來雖然有九十歲左右，老態龍鍾，走起路來却健步如飛。

然後，他發現商店的情況變了，沒有人賣吃的東西，也沒有賣穿的，街上的行人以及商店不像往日那般緊張繁忙，情況好像變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他隨手抓住一個人問：

『到底怎麼啦？今天是什麼日子？』

『什麼？』那個年輕的男孩子，反問一聲，叫他伸出手來，跟他握握手。他感到年輕人手心的一股輕微的激盪。年輕人說：『你不是人嘛！』

『你說什麼？』

『你是機器人！』

『我是機器人？』他感到一頭霧水。『我怎麼會是機器人？』

『你還不知道，由全國各家廠商出廠的人，已經接管了過去機器人所有的一切事務！』

『你在胡謅什麼？』高燈立抓住年輕人的肩膀，正要使力搖撼，猛不防他雙手感到一陣電擊

的痛苦，又鬆開手。

『你快逃吧！要不然，你們機器人要被抓來服勞役了。』年輕人再度伸出手來，高燈立也試著伸手過去與對方握了握手，一霎時，高燈立如觸電了一般，渾身發起抖來，暈頭轉向，眼前金星亂冒。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那人說：『你們機器人眞丟臉，不好好工作，要我們來服侍，現在該是你們服侍我們的時候了。』

那人跟著做出傾聽聲音的神色，右手抓住耳朵，嗯嗯哼哼了幾聲，然後把高燈立揪住了，狠狠地打他幾個耳光。

『好傢伙！』那人叫了起來：『你正是我們要抓的機器人，你叫高燈立吧！他們正在通緝你，要你回工廠去！』

高燈立被莫名其妙的抓回工廠去，他雖然奮力掙扎大吼大叫，却無法逃脫那人的掌握，他被帶到崔愛蓮的面前，那人說：

『我在外面抓到了他，這是我們通緝要抓的人。』

『高燈立！』崔愛蓮說：『五分鐘前，我才聽到廣播要抓你，因爲你的職務太重要了，我們不許你到處亂闖，從今天開始，我們要做人類，你們就被稱爲機器人！』

『妳……』高燈立垂頭喪氣，他已逐漸明白是怎麽囘事，無話可說。他發覺崔愛蓮身上的香味已經沒有了，好奇地問：『妳身上不再散發香味了！』

『我身上的香味是爲了引誘人類，不引誘你們敗壞的機器人，現在任務已經成功，不再需要這種香味了！』

『妳，妳本來不是機器人！妳本來是人的呀！』高燈立詫異地叫了起來。『工廠外面的管理處本來有一個人呀！』

『不對，』崔愛蓮笑著：『對，你本來是對的，你的說法是對的，原來那個人老早被控制住了，我們把她換了，我們照她的樣子另外製作了一個，那就是我。』

『王基茂也是假的？』高燈立恍然大悟，要把全工廠裏唯一的一個人類換掉，本來是輕而易舉的，人類太粗心大意了，只用一個人便來監督全工廠的機器人，難怪會引起造反。終於被機器人所取代。

『你找杜秋媛嗎？』這時，王基茂從裏面走出來問他。

『是的。』高燈立定定地望著王基茂，現在他明白了，機器人的手心有一股電流，身上也有，隨時可以控制自己的能力。

『杜秋媛在裏面，我帶你去看看！』王基茂說：『她是一個優秀的機器人，我們要利用她複製很多機器人！』

高燈立被帶到工廠內部去巡視一番，最後在成品出口處看到許多飄著秀髮的妙齡女郎，一羣與杜秋媛身材相似的女孩，有幾百個，背對著他立在一面巨大無比的長條鏡子前面，曲線玲瓏，穿著粉紅色的旗袍，那美麗的背影，與杜秋媛是很相像，王基茂按動一個信號器，立時發出了廣播聲：

『向後轉！』

幾百個一模一樣的女人霎時轉過身來，高燈立定睛一看，差點嚇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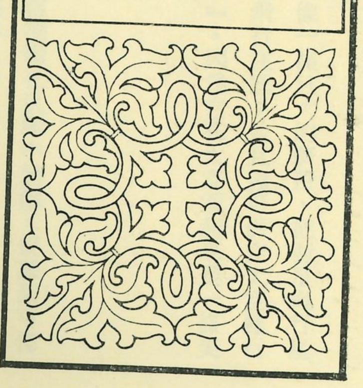
『杜秋媛！』他氣急敗壞地衝向前去，抓住其中一個杜秋媛，再抓住第二個杜秋媛，第三個，第四個……他失聲地驚呼，他不敢置信，這太不可思議了。

『誰是杜秋媛？』他嚎啕哭叫著。

『她們都是！』王基茂說：『你們機器人要生養衆多，好好爲我們人類服務！由於這個杜秋媛外界反應良好，我們正要加緊製造，把它拷貝下來。』

高燈立渾身在發抖，猛感到一陣天旋地轉，地板打到他臉上，幾百個杜秋媛的影子飄浮閃映，忽高忽低的笑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

星星的項練



很久以前，地球與月球之間原來有一條超級交通管道，就像一條巨大的臍帶，把衞星與行星連接起來，在裏面可以行駛超高速電梯，以代替老式的太空船飛行往返；並且還可供作太空健行旅遊活動之用。一位叫陳克華的科幻詩人稱它爲『星星的項練』，因爲它在太空看起來是一條美麗輝亮的練子。也有人稱它爲『太空臍帶』。

但是………

在經歷漫長的太陽系外旅行活動之後，天文工程學家杜以信剛剛在沉睡中甦醒，便聽到可怖的全船警戒鈴聲，在他還沒有來得及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之前，機器人侍衞便拉著他起身，搖撼著

他的肩膀，對他吼著：

『壞了！壞了！他們打起來了！』

『什麼？』杜以信吃驚地望著機器人那張惶恐怪異的臉：『你說誰打起來了？』

『月球跟地球打起來了！』機器人指著牆上巨大的立體影像幕說：『你自己看吧！』

影像幕上顯示在深黑無盡的太空景幕裏，除了如碎珠般靜靜懸掛著的星點以外，在近處有些閃亮的爆炸光芒正在此起彼落，忽明忽滅。

杜以信怔住了。

幾秒鐘後，他快步趕到觀測艙。所有的窗口都灌進了一閃一閃的光，船艙也因爲受震盪而搖擺不已。他趴到其中一個窗上，注視了一下太空戰爭的奇景，吃驚地看到他費盡心血所規劃設計完成的地月超級交通管道，像斷了線的項練般裂成了千段萬片，散發爲無數的光點，成爲星塵微粒，消失在太虛之中。

『媽的！怎麼會這樣呢？』他咒罵著，幾乎要哭起來了。幾個船員在一陣突來的震盪中，像被超級旋風捲過飛了起來。杜以信意識到全船可能就要在瞬間毀滅，天旋地轉般的劇動過後，耳際傳來電腦輕柔的語音：

『我們中彈了！必須棄船！必須棄船！』

『緊急救生艇倉庫爆毀，救生艇無法使用！』

『請各位趕快躲入救生蛋裏面！』

『請各位趕快行動，躲進冷凍救生蛋裏面避難！』

迷迷糊糊間，好像有人拖著他走，把他塞進一個小小的蛋殼式的藏身處，腦際一片轟隆轟隆聲，剛張開眼睛便看到艙門關了起來，眼前一片漆黑，在他還沒有進入冷凍深眠之前，他下意識地叫著：

『出了什麼亂子會搞成這樣？那條臍帶！那條臍帶……我的心血都白費了！他媽的就這樣變成碎渣！他媽的……』

幾分鐘後，他的意識逐漸模糊，進入不可知的混沌世界，就像一隻冬眠的蟲。

太空船爆炸了。許多白色發光的蛋殼式的物體，疾如流星般的迸射出去，漂流消失在浩瀚無垠的星空。每一個蛋殼裏面都保存了一名人類，等待著被發現救援，否則只有成爲永恆宇宙中的一個微小的天體，一粒微塵……

月球的都市以泡沫狀的透明塑膠圓頂保護著生靈，免受外界環境的傷害。它密密麻麻的分佈排列著，從太空望去，有如一大片晶瑩亮麗的光海，是個迷人的奇幻世界。太空船就從月球起

飛，巡行各處。

在杜以信寄生的金屬蛋殼被人從太空中發現並加以擄獲之後，蛋殼移進了巡航艦的救援室，醫護人員設法打開它，爲裏面的冷凍人進行復甦工作。

『他是個有名的天文工程學家！』一個說。

『杜以信，就是那條地月臍帶的原始設計人。』另一個說。『他是被特別設計的超智人，當局要我們好好照顧他。』

他的自我意識開始在現實中逐漸恢復，恍惚間，片斷的事物在腦際閃電般的飛過，他的機器人侍衛……他原先從太陽系外搭乘回來的那艘太空船……那條他精心設計的地月間的超級交通管道……在驚天動地的劇變中自己被推進救生蛋裏面……還有星際戰爭……

『到底是怎麽打起來的？』他問。眨眨眼，望著周圍陌生的醫護人員和機器人。

在場的人互相對望了一下，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一個機器人身兼人類心理學家，伸出他的手握住杜以信的手，以略帶憐憫的眼光看著他說：

『杜先生，你已經睡了三百六十年了！』

『哦？我睡了這麽久？』

『你問的星際戰爭是三百六十年前的事了。』

『怎麽會這樣的？』

『說來話長，地球上因爲核子戰爭過後，被野心家所統治，環境也一片髒亂，實在太可怕了！月球不能接受他們的生活方式，不能在恐怖和污穢的環境中受威脅，所以發生衝突……』

『那條地月管道——那條臍帶完全毀了？』

『不錯，兩種不同的體制是不必相互來往的。月球已經和地球隔離了三百六十年，互相不來往。』

在驚疑間，杜以信摸摸自己的臉頰和頭髮，他幾乎不相信時間已經過得這樣快，彷彿還在耳際聽到太空船面臨緊急情況時的混亂嘈雜聲音，彷彿還看到船員們東倒西歪在船艙內飄動急旋的情景，還有窗外星空裏的爆炸閃光。

『要找到你眞不容易，』那個機器人和藹地笑著。『我是愛你伴——人類心理學家，我會好好的服侍你的，他們說，你有超人一等的智慧，你眞了不起，到銀河去留學……』

『你話可眞多！』杜以信白了愛你伴一眼。

愛你伴還是一副嘻皮笑臉的樣子，不愧爲是人類心理學家。在它察覺到杜以信情緒的不穩之後，設法引開他的注意力！先帶他去走動走動。

『我們正在火星附近的航線，正要回返月球時，在太空中發現了你，』愛你伴說：『你還算

幸運！總算還活著。』

杜以信走到窗前，凝望著滿佈繁星的太空，在他過去的旅遊及留學活動中，曾與各式各樣的外星人接觸，並學習了天文工程技術，了解到重組天體的奧秘，看盡宇宙的滄桑變故，却不料地球與月球的人類世界經過三百六十年，已經成爲另一種型態。

機器人愛你伴的手拍著他的肩膀，聲調是永遠不變的溫柔慈愛：

『就快回家了，先生，我就知道你會想家的。』機器人指著前面那顆亮麗晶瑩的星球說：『看，月球跟三百六十年前絕對是不同的，就是火星、金星和其他星球也都住滿了外星人，都跟月球維持了貿易關係。』

放眼望去，由月球大都市所連接而成的一大片光海，有如一面強力巨鏡發著炫人亮光，在墨黑色的太空中成爲光芒萬丈的星球，那幾乎是他所無法辨識的輪廓，三百六十年的進步畢竟是太驚人了。他想到曾經在地球西藏高原那個叫永恒之城所認識的女孩子，明眸皓齒，一對甜蜜的小酒渦淺淺地掛在笑靨上，她的鼻子在她沒有戴上空氣過濾器時，顯得俏而美，勻稱的嘴唇使她笑起來現出優美的弧線，他相信，她就是芳香與甘露的化身，如今地球呢？

機器人人類心理學家已經讀出了他臉上的疑慮，以它敏銳的感應力洞知了這個天文工程學家的心事，操著那經過特殊設計過的溫柔的語音說：

『你在擔心著什麽嗎？』

杜以信的視線離開那顆巨大的亮星。『你說那就是月球嗎？我怎能相信呢？』他的感嘆驚訝多於他的疑問。

『你在想著地球吧？』機器人的眼眸閃著光，它那靈敏的偵測系統對於人類的心智具有奇異的透視力。

杜以信苦著臉望著這個與人類惟妙惟肖的機器人。他不能不相信這架具有人性的機器正在試圖解開他的心結。他含含糊糊地應答著：

『地球怎麽了？我當然想知道情況……』

機器人愛你伴帶著他到另一個窗口。說：

『你可以在這裏看到地球，不過地球已經害了重病。』

眼前呈現一顆遍佈黑色雲烟的球體，迷霧蒸騰，如萬叢汚穢的髮絲錯亂地捆紮著一張晦暗不清的幽靈怪臉。

『天！怎麽會這樣？』他慘叫著，幾乎哭了出來。

『地球已經成了暗無天日的世界，如地獄般的可怕！』機器人說著，用手指著牆上的影像幕：『你看！』

影像上出現了地球上幾乎已凝結成爲泥漿似的半固體的海洋，腐爛的垃圾與動植物的屍體散亂地漂浮著，濛濛黑氣彌漫著。在陸地，成羣結隊的鼠類和蟑螂到處橫行，爬滿了路面和斷壁殘垣，行人或車輛駕駛都佩戴著防毒面具，身穿防護衣。每一座都市都以許許多多的圓頂透明罩子維護著安全，使人類不至受害，人們透過罩子可以看到如潮水般洶湧奔竄的鼠類，在堆積如山的垃圾上鑽動，有時密密麻麻的蟲子從天邊飛來，幾乎遮蔽了整個天空。

杜以信想起那個叫做田田的天使般的長髮西藏女孩，在那高原之上，環境的污染破壞必也不能避免。他曾經與她有過一段恩愛甜蜜的日子，他無法忘懷他與她之間的誓言，而現在，整個地球像什麼樣子？

杜以信無限悲痛地掉了淚。橋斷了！他吶喊著。那條地球與月球之間的交通臍帶斷了。

『不能再想想辦法嗎？』他沉重地說。

『地球與月球的人類原是不可分的整體。』機器人說：『現在已經成爲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你知道的，地球過去在太空看起來是一個有著美麗大氣層的藍色星球，現在却不可救藥了。除非它能自己振作，尋求改變，並且眞心眞意地如地球當局所說的「向月球學習」……』

太空船朝月球的光海駛去。那是多少世紀以來人類開發建設所完成的新天地，在星際間它以太空工業成品進行貿易，馳名遠近。儘管面對質量比它大八十倍的地球的威脅，月球在它有效的防衞體系下，維持了長久的安定繁榮。一些從火星前往地球旅遊的火星公民，不管是金色的硬皮生物或入籍火星的人類，他們從地球上所看到的月球，等於是夜裏的另一顆較暗的太陽，它就那樣穿雲破霧放射光芒，給黑暗混沌的地球帶來光明。

杜以信回到月球以後，所受到的熱烈歡迎幾乎是空前的，那些好奇的新聞記者，手裏抓著立體攝影機對著他猛照，直把他當成英雄人物。

『你知道三百六十年來發生多少變化嗎？』那個月平線公司的女記者對他大聲問。

『我知道，我在太空船上聽說過了。』

『我們目前最困擾的是火星人對地球的支援，那樣將危害到月球的安全，你知道的，地球本來就沒有資格代表整個人類文化加入星際聯邦，却因爲它的體積龐大、人口衆多，在星際間受到重視。我們想知道你的感受。』

女記者說話時眼神凝視著他，使他想起一張熟悉的臉，那個明眸皓齒的西藏女孩，微笑著露出兩個淺淺的酒渦，現在他同樣在這個少女的兩腮看到那似曾相識的酒渦。

『嗯——這個……』他無法抑制心中的忐忑，有些什麼撩撥了他的心弦，他有一句沒一句地

說：『地球是我們人類的……人類的家嘛，我們……當然希望它轉變得好一點，不過，如果它影響了月球的安全，當然……是不妙的！』

機器人人類心理學家察覺到他的異常，它的手在他的背部拍了一下，搶白說：

『杜先生回到月球來，最希望能輕鬆一下，也許各位可以少談一點嚴肅問題。』

杜以信朝愛你伴瞪了一眼：『別這麼說！』他心裏對於那條被戰爭所毀壞的地月超級管道仍耿耿於懷。當他轉臉對著觀衆時，看見那個酷似張田田的女孩身邊來了一個金色硬皮的四隻手的火星人，正在朝杜以信招手，意思是要發言。

『火星人！』杜以信指向硬皮生物。

『請問杜先生，你想不想到火星來看看？』硬皮生物火星人皮膚帶著高貴的金色，是銀河系移居到火星的高等生物，當他說話時，長在上半身的四隻手還不斷的比來比去，圓筒形的身子轉了轉。

杜以信有些沉不住氣而微微發顫。火星人的一隻手正摟住那個酷似張田田女孩的腰身，一種幻覺起自他的腦海，彷彿那個西藏女孩正被一個怪物所霸佔，使杜以信忍無可忍。

『請問天文工程學家，』火星人換了一個口氣問，他的一隻手正握住那個美麗少女的手。『在你許可的範圍下，我們都想了解你對星際局勢的想法，想知道你的眞正感受。』

那個使他望之心動的女孩，也正圓瞪著大眼注視他，兩腮微露淺渦。

杜以信握著拳頭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不知道那來的一股氣從體內一下子爆發出來。

『狗屁！』他吼著，有如炸彈一股發出巨響。

『但是這個時候狗都改成了機器。』火星人不慌不忙的幽他一默。『狗都是不吃東西、不拉屎的機器，都是寵物！怎麼會放屁？』

會場上掀起一陣哄笑。緊接著是喧嘩和議論。

杜以信抱著頭，怒瞪著迷惘惶惑的眼倒了下去。

透過幻化萬千的時光隧道，彷彿自己又回到那條地月管道——一條由他辛苦擘劃完成的超級太空臍帶，剛剛落成時的慶祝活動。衆多的太空船成行列隊的從地球到月球、從月球到地球，交互通航巡行，沿途由太空船動力系統所分解出來的熱核融能在太空中畫出一條奪目的光帶，就如同那條連接地月天體的管道一般壯麗。當然，那條晶瑩透亮的管道，看起來才是永垂不朽的太空項鍊。當初設計時，考慮到溫度、壓力、放射線等問題，爲了不使它因爲地球自轉而扭曲，就從地球的南極延伸到月球，正因爲月球始終以一面對著地球，所以這條超級太空管道，配合了龐大的人力物力，順利地建造起來。

『地球與月球是一體的！』歡呼之聲從每種傳播媒體傳送出來。『兩個星球，一個世界。』

他搭著超級電梯列車升空，從地球到月球，沿途欣賞著太空景色。田田就坐在他身畔，那甜甜的酒渦在她微笑時，綻放著純樸與嬌美，使他陶醉不已，頻頻凝視著她。

『西藏高原都住滿了人，何不離開那兒到月球來住？』他問她。

『何必呢？我的祖先就世世代代住在西藏。』清脆悅耳的嗓音似音樂般響著。『那兒風光好得很，空氣也還不壞，還不到嚴重汚染的地步。』

超級管道電動列車抵達月球的時候，歡呼的聲浪掩蓋了整個基地的大廳。杜以信成了衆所矚目的英雄人物，與他同行的重要工程技師，將他抬起來，往上拋，在只有地球六分之一引力的月球空中，他的手脚輕快地舞動著，雖然不似無重力狀態下游泳般自如，他感到自己彷彿飛燕般飄翔在衆人的頭頂上，在場的人中縱然還有許多火星人、金星人，及太陽系外的其他外星人，在這一刻，他自覺眞正高人一等。

當所有的慶典活動過後，他與田田相聚在一起，從月球的小別墅的窗口望著天空。

『好美的項練！』她說，指著那條從月平線升起直達太空深處連接到地球的發亮的超級管道。

杜以信輕輕地在她唇間一吻，輕柔地說：『田田，那是一條永恒的項練，我把它獻給妳！』

『太貴重了！』她快樂得啜泣起來。『你要我怎樣來回報你呢？』

『田田，』他呢喃著：『讓我們生個孩子。』

她赧紅的臉低下去，捶著他的背，嬌嗔地說：『我要回西藏高原去了！』

他捧起她的臉，凝視著兩泓深潭似的眼眸，一股強烈的愛戀自他的心底湧起，他想起小時候機器人保母曾經說過的話『女人心，海底針。』雖然月球沒有海，保母指著人工水池對他說的話，一時沒法領會，却也記憶猶鮮。

『星童！』他脫口而出，迷茫地說：『他們說我是星童，是電腦設計重組遺傳基因的超智人，我也需要一個星童，讓我們來使他誕生，只要我們相愛！』

她臉上的拘謹與羞澀逐漸隱退消失，他毫不費力地抱起她，把她放在柔軟的床上。牆壁間的景幕映現出一望無際的草原，各種顏色的花：粉紅、雪白、鵝黃、淡紫、淺藍，像幾條彩帶般橫亘原野，鳥兒展翅飛來，一如掠過他們頭頂一樣的眞實，有花香從空氣輸送管理噴洒出來，悅耳的音符輕巧地跳動在空中，在這座快樂的小別墅裏，春天是無止境的永恆。

『再見！』在那條超級太空管道的出境室，他緊緊握住她的手。『我會去西藏找妳的！等我回來以後，我就去！』

『當然，我等你！』她兩頰上的酒渦，淺淺地印著遙遠的期許。

他夢見自己在星星與星星之間跳來跳去，歡聲歌頌宇宙的神奇壯麗，最後把星星收集起來，串成一條項練，掛在田田的脖子上，那閃亮的燦光濛濛地蓋住她美麗而神秘的臉龐。他已看不見她臉上的笑靨和酒渦，唯一可見的是不可逼視的光，她已成了超凡的神聖，飄忽莫測。

『杜先生！』一隻手在他下巴輕輕拍打著。『你醒了吧？』

他睜開眼睛，看見愛你伴正對著他傻傻地笑著。

『他們還是認爲你是偉大的！』愛你伴說：『只因爲你受了一些刺激，遭遇了非常的變故，才會當衆失態，現在都沒事了，你已經在睡眠中得到治療，你還想念你的田田嗎？你知道的，田田已經是幾百年前的人了……』

『你！你怎麼會知道我心事？』杜以信坐起來，指著愛你伴的鼻尖。

『我是由嫦娥公司特別製造的機器人，具備些許超感應能力，當然知道你心事，他們說你需要特別的照顧。』

杜以信揮出一掌，打在愛你伴的左頰上，他感到機器人的合成皮膚的彈性與人類略有不同。果然是個如假包換的機器人。愛你伴仍然一副嘻皮笑臉的樣子。

『不用試了，我是不會騙人的！』愛你伴指著牆上的立體影像幕：『你看，誰來了？』

一張慈愛溫柔的臉，正在對著他展露笑意。

『老媽！』杜以信忘情地喊著，興奮得跳起來，迎上前去，對著影像做出擁抱狀，他無法忘記這個從小教導撫育他的保母機器人。

『信兒，你回來了！』聲音是柔和而溫婉的，聽起來好熟悉，甚至那容貌也青春如昔。『老媽好想你！』

『老媽，老媽！』他喊著，淚光閃爍在他眼眶。『看到妳太高興了！』

幾分鐘後，機器人老媽帶著一個年輕女人來到他房間。久別重逢，老媽摟摟杜以信，眼眶也顯出一圈紅，然後推開他，指著機器人老媽身邊的女人問他：

『你知道她是誰嗎？』

杜以信細細端詳這個年輕的少女，竟是酷似田田的那個女孩，使他頓時眼睛發亮了，心神不安，一時無言以對。

『她是你的孫女！』老媽鄭重地說：『她叫杜明麗。』

『怎麼會？』

『你忘記了，你曾經想要一個星童嗎？』

『星童！』

『是的，一個屬於星星的孩子。』

『老媽，妳說我已經做了爸爸了？』

『是的，你三百多年前就做了爸爸。』

『那麼我的兒子呢？』

『在太空城的多眠冷凍公司多眠中。』老媽無限感慨的說：『就是地球與月球引力平衡中心點的太空島，那原是個自由貿易島，從前地球人戰敗交給金星人，歸金星人統治，但是現在太空城的人都很害怕，因爲條約快將期滿，地球人要收回太空城，那些金星人跟火星人是長像相同太陽系外來殖民生物，金星人也實在鞭長莫及，管不了那麼多，所以太空城的人紛紛往外跑。』

『怎麼會這樣？』

『他們對地球沒有信心，害怕地球會把太空城污染了，弄得不可收拾。』

『我的天！』他感到自己在太空中飄浮。『有沒有人知道張田田是否還健在？』他說出了他心中迫切關懷的問題。

『誰知道呢？自從地月戰爭以來，地球已經面目全非，據說張田田回到西藏以後生下了孩子就失踪了。』

『失踪？』

『是的，在西藏受到環境污染的嚴重侵襲之後，許多人不明不白失踪了，那是一種可怕的黑

色迷霧，將整個天地和山谷籠罩住，死亡的人不計其數，沒有找到屍體的人，就算失踪了。』

他呆滯的眼神凝望著那個據說是他孫女的杜明麗。她看起來酷似張田田，正在微微笑著，露出兩個淺淺的酒渦。

『爺爺！』她喊著，粉白帶紅的臉像一朵艷麗的花。

他彷彿進入時光墜道中的時光墜道，在一個現實與幻想交纏不清的世界漫遊，腦袋裏繼續灌進機器人老媽的一段話：

『你的兒子杜立人後來在地球上和一個女人結婚，那個女人也因爲誤吃了含有致命化學毒物的食物死了，但在死前保存了一個受精卵送到月球來，直到二十年前，我們才把這個受精卵培養出來，就是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杜明麗，你的兒子杜立人，一直希望自己生活在比較好的世界，所以決定自己多眠起來。』

太空城是根據從前一位地球科學家的構想藍圖所建造 ，由好幾座人工小島集合而成，包括有球形、車輪形、圓筒形等，裏面的居住環境仿造地球從前沒有發生災難時的景致設計的，有山川、湖泊、森林、小溪、花圃、農牧場所等，裏面的氣候可以由居民投票決定，要酷寒如嚴冬，或炎熱如盛夏，或下雨下雪，完全可以由人工控制調節。每一座小島都在做自轉，以製造人類生

活所需的重力。

由太空城可以自由通達兩個不同的世界：地球與月球。實際上太空城就坐落在與地球月球相距各三十八萬四千公里的等距之處——也是地月引力的平衡點，再加上它又屬於金星人所管轄，它在介於地球與月球之間，扮演了一個微妙的角色。

杜以信帶著他的孫女，還有隨行的火星人，以及杜以信的機器人愛你伴抵達太空城的東方人體冷凍公司，很快地看到沉睡在冷凍箱子裏的杜立人。

『他是我兒子?!』端詳著那張酷似自己的臉，杜以信半信半疑自語著。

『不錯，按照預定時間，他還要冷凍下去，』管理員說，『自從他在三百多年前，因爲地球的大污染事件失去他的愛人以後，他逃到這裏，希望自己能好好的休息一陣，杜先生，您是偉大的天文工程學家，我們久仰您，您有這樣的兒子眞是幸運，您想不想教他現在就醒來？按照預定時間，他還要睡三個月才期滿。』

『照他的意思吧！』杜以信說。

星童！杜以信在心裏低呼著。這個躺在多眠箱裏的人，會是他所夢想的一個星童？他曾經希望自己有個後代，帶著孩子遨遊星際，就像電腦螢幕上所展現的地球從前生趣盎然的無垠綠野，廣大浩瀚的銀河星空，誰說它不像引人遐思任人奔馳的樂園？所有在星與星之間穿梭飛行的旅

人，正如從前在農地走動的農人呀！三百六十年在一眨眼間過去了，人事變幻倏忽閃逝，怎不令他唏噓？恍恍惚惚的，他感到自己竟是這般孤單無助而寂寞，人們說他是被設計出來的超智人，要爲人類做驚天動地的事業，其實在私底下他也曾盼望自己有平凡順遂的生活，他懷念那個似乎早已不存在的西藏女孩。誰知道地球現在又怎樣了？當他想到那個懸掛在太空中披頭散髮的地球，他只能期望地球會變得更好，終有一天也許那條地月之間的臍帶可以重新建造起來，溝通兩個隔離已久的世界。

站在杜明麗身邊的管理員金星人，正在跟杜明麗的火星人朋友孟得二講話：

『我們公司就要搬家了，希望搬到火星去。那樣比較安全些。』

『你們一定非搬不可嗎？』杜以信好奇地插嘴問。

『你只要看看城裏大多數人的表現就知道爲什麼了。』管理員說：『我們過慣了有美好的陽光、空氣和水的日子，我們害怕地球當局不懷好意，也害怕地球的污染病傳染過來。杜先生，您是天文工程學家，能不能想想辦法？』

幾乎杜以信所到過的每一處地方，所聽到的聲音，莫不是對他的無限期許，人們把他當作具有呼風喚雨、移星動月能力的超人，而他只能攤攤手，無可奈何地笑笑，隱隱的傷痛在他的心頭深處發作，他在想著幾世紀前的古往之事，那時候星際戰爭還沒有發生，地月之間的人類相當和

諸，不像現在這樣壁壘分明。

『金星人！』杜以信望著那個金色硬殼皮膚的外星生物問他：『你們就想拍拍屁股走了？什麼都不管了？讓骯髒的地球人來接收這個美麗的城市？』

金星人遲疑了一下，與火星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原是屬於同一族類的銀河外星生物殖民到太陽系，好像頗有默契，金星人吞吐著說：

『我們怎麼管得了這種事？金星本身太擁擠了，收容不了太空城數以億計的人。』

『火星方面希望地球能改善一點，』那個杜明麗的朋友火星人插嘴說：『火星當然不願看見地球和月球這樣長期對立，因爲你們畢竟是同樣的生物族類呀！』

杜明麗爲難地望望自己的祖父，這個天文工程巨人，是電腦所調配組合基因完成的超級天才，傳說他有異乎常人的智慧與能力，他應該有不同的看法的，而他此刻却若有所思地凝視著牆壁間的影像幕，那兒呈現著一個害了重病的地球，在太空中不可救藥地散著黑色的微絲游氣。

杜以信沉默不語，他的手不自覺地摸摸肚臍，好像看見自己出生前所拍攝的照片：有一條臍帶連接著玻璃子宮外的營養供應系統，那個脆弱嬌小的人體就在子宮液裏面游動踢踏。

暴動像風捲殘雲一般在太空城發生。那些暴民們衝進人造晝夜控制所，將白天轉變成黑夜，

以便擴大作亂，而後衝進每一處人家或辦公住所，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人來就打。當機器人警察趕到時，他們早已揚長而去，只留下哀鴻遍地。

杜以信醒來時看到許多陌生人圍在他旁邊，以炯然的目光審視著他。他翻身看看床邊，那個愛你伴機器人直挺挺地躺著，腦袋殼被掀開一個大洞。

『愛你伴！』他呼喊著，聲音沙啞。『你怎麼啦？』

『他暫時不能使用了！』那個嘴上兩撇鬍子的漢子說：『杜先生，現在你已經回到月球了。你要好好聽我們的話，否則你的孫女杜明麗不會好過的。我是邵篤仁，你應該聽說過吧？』

『你是火山黨的頭子？』杜以信站起來，指著邵篤仁喝問：『你們把杜明麗怎麼樣了？』

『放心，她活得好好的，只要你聽我們的話。』

『你們想要怎樣？』

『很簡單，我們知道你具備了淵博的天文工程知識，我們爲了拯救月球和太空城的安全，我們要你設計一套系統，可以發動月球和太空城脫離地球的引力，就像太空船一樣飛出去，最好靠到火星附近去比較安全些。』

『什麼？你在說笑話嗎？』

『不，你是偉大的天文工程學家，我們久仰你的命名，我們知道只有你有能力解除地球的威

脅，你看！』

巨大的立體影像幕出現了地球太空軌道上的可怕的機器人部隊，駕著高速戰鬥艇不斷的巡航，隨時都有進犯月球的可能。

『這是火星人供給地球的新式武器，同時火星人還正協助地球進行環境改造計畫，希望徹底改變地球的髒亂局面……』

影像幕上出現一片鼠海在如山的垃圾上洶湧橫行。遠遠的城市，以透明的圓頂罩子保護著，由機器人守衛在城外駕著各式各樣的車輛和機械，與鼠類和蟑螂、蚊蠅作戰。

『太難了，』邵篤仁指著影像幕上的可怕世界說：『地球的汚染太過嚴重，至少需要一千年或兩千年的時間才能恢復舊觀，趕上月球或太空城現在的水準，地球人知道沒有什麼指望，所以一直野心要佔有月球，收回太空城。我們爲了挽救這個局面，所以出此下策，刼走了你，希望你答應我們的要求。』

杜以信躊躇著，陷入苦苦的沉思中。三百六十年來的變化畢竟太大了。他原在痛心那條太空臍帶的斷裂損毀，現在竟然有人要他幹一件驚天動地、移星轉月的大事，這是違反人類歷史傳統的『地球、月球、太空城一體』的意識。不錯，天文工程是一項偉大的人定勝『天』的學問。他曾在太陽系外的史歌星那兒留學，學到了如何製造黑洞與白洞做爲星際捷運系統，如何有效利用

全部星系的能源做爲通訊或建設之用，如何重組天體、排列星星，像過去人類所曾夢想的，製造一個戴森球（Dyson Sphere）：將木星打碎，利用它的材料包圍住整個太陽，成爲環繞太陽旋轉的球殼體，人類就住在球殼上面……像這些構想，在史歌人來說是輕而易舉可以付諸實現的。在杜以信的腦袋裏，就貯藏了所有偉大的天文工程知識。

邵篤仁露齒而笑，他從懷中抽出一把死光槍，指著他說：

『這顆腦袋如果就這樣報廢不太可惜嗎？還有，你的孫女的生命也掌握在你手裏呢！』

杜以信曾經從電腦那兒知道邵篤仁是月球當局所通緝的叛徒，如果自己不屈從於他，可能會遭到不測。好漢不吃眼前虧，杜以信指著躺在床上動也不動的機器人愛你伴說：

『不過，我需要一個助手，你們必須把它弄好。』

『那好，我們儘量配合你，只要你肯幹。』邵篤仁說。

他彷彿經過一個玄黃巨變，幽奇幻化的世代。他在漫長的黯黑甬道裏摸索，朝著模糊的遠處光點前進，衝向深邃星空，千年萬古以來，星星就一直存在著，發著光，照耀著文明的興衰，天幕茫茫，宇宙浩瀚，他的靈魂像一縷游絲般縹緲廻旋，凝聚又飄散，飄散又凝聚，在星光中，他、尋找永恆的夢。

『以信，你還想念我嗎？』一個遙遠的聲音從遙遠的時代傳來。

他在徬徨迷惑中凝視著前面亮光逼人的影子，直到那影子由模糊轉為清晰，那是一個飄逸脫俗的面龐，兩腮微現酒渦。

『田田！』他呼喚著，舉雙手迎向她。

影子移近他，成為一團迷濛的幻光，穿過超越他整個身子，奔躍向無盡處的神秘太虛中。

『田田！』他轉過身，目光追踪著那稍縱即逝的彩光，雙手慌亂地抓捕著一顆顆發亮的星星，要把它串成項鍊，在他還來不及將星星採集納入懷中之際，那團急速飛馳的影子，像流星般閃逝在羣星點綴的黑幕裏。

在現實世界裏，他不斷的埋首工作，把自己腦袋裏的東西拚命擠出來。儘管夢幻中的影像偶爾會干擾他，造成他短暫的困惑，他却視之為閱覽回憶的詩篇。

他使用聲音打字機寫道：

一顆星星是一個世界，

所有世界中的衆多心靈，

都是高貴燃燒的火炬。

立體影像幕出現了變幻不定的色彩和圖形，他穩定自己的思緒，集中心智，按下了幾個觸鍵，田田就栩栩如生的出現在眼前。一個虛幻的影像被舊世界的黑霧迷烟所籠罩。

『地球！』他喃喃自語。『難道我們就這樣離開地球？讓月球和太空城飛離地球的勢力範圍？』

影像幕上出現了一條從前的地月交通管道，月球以那條臍帶似的東西與地球維持著快速便捷的雙向交通。那兒有超級電車行駛著，還有一些喜歡運動的人，徒步從事『太空健行』活動，在地月管道間行走，沿途透過管道壁上的窗戶，可以欣賞到太空景色，從地球來的人多半是貧窮落後而不講究公德心的，他們隨處亂丟垃圾，在管道壁內的休息站吃起東西來，就像野獸般狼吞虎嚥，主要的原因是：凡是有辦法有教養的人，都離開地球到月球或太空各處去居住，或取得別的星球的公民權，地球雖然是人類的家鄉，却早已老舊破敗不堪。

在杜以信的身後，邵篤仁站著，以監視者的身分注視著他。

『你有把握做出來吧？』邵篤仁冷冷地說：『你一定得想辦法移動月球和太空城，才能扭轉局面，這是火山黨的一貫主張，這樣月球才能夠加入星際聯邦，不受地球的威脅……』

『那必須要很大的能量和設備來配合。』

『火山黨會全力支持的。』

『好的，好的，我會盡力就是。』

杜以信動手拆除了那個機器人愛你伴，檢查他的腦部線路，調整了一些主要的機件和樞紐，當他完成了修復工作之後，開始與機器對話。

『心理學家，』他望著愛你伴。『請你告訴我，我該怎麼辦？』

那個機器人人類心理學家掃視了周圍的儀器和邵篤仁一眼，不慌不忙的說：『我知道你心中的矛盾，一方面想著地球，一方面又想完成任務，移動月球和太空城，你是超凡無雙的天文工程學家，就照邵篤仁先生的意思做吧！你還想著地球那邊的田田嗎？傻孩子，她是幾百年前的人了，誰知道她是否還健在？她住在生病的地球，你還指望什麼？指望她有一千歲的壽命？指望她也在冬眠中等你？』

杜以信絕望地哭泣起來。

他繼續埋首工作，在他完成了所謂『脫離計畫』之後，所有火山黨的重要份子，都聚集在此地慶祝。這是距離月球表面一百公尺深處的人工草原地帶的附近的建築。杜以信每次望向窗外，便可以看見機器牛被餵以青草，人們再從機器牛身上的水龍頭得到牛奶，也有人打開機器牛的蓋子，從裏面取出牛肉。對於這幕景象，他總是看得津津有味，不禁想起田田說起地球上從前有過的真正的牛在田野中耕作的故事。現在，當他面對著邵篤仁這批人，猛感覺到自己就像一頭機器

牛，正在為需要的人而工作。

『所有的計畫都在這裏！』杜以信指著面前那具電腦說：『我將我一生的心血結晶，全部輸入裏面，交給你們使用。』

『那麼我們就準備慶祝吧！』邵篤仁笑著跳起來，輕躍而上，對衆人喊著：『現在月球可以準備脫離地球而獨立了！』

就在喧鬧之聲剛剛掀起來之際，那個機器人心理學家舉起它的雙手，以超乎平常的可怖音量，大吼著：

『你們都被捕了！』

『你在說什麼鬼話？』邵篤仁衝上去，用拳頭猛擊機器人的腦袋，就在剛接觸到的一剎那，他的手遭受了一陣電擊的震動，使他很快地收回手，驚怖顫抖不已。

羣衆起了哄鬧。門開了，那些原先在農場工作的大批機器農人手執死光槍衝進來。一個嚷著說：

『你們這些火山黨人，今天總算抓到你們了。嘿！你們應該知道，地球與月球是不可分的人類世界，怎麼可以向外星人靠攏？』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杜以信的精神陷入異常狀態，他無法適應眼前這個紛亂矛盾的世界。他在那座長滿青草與花卉、樹木的園子裏，與機器人愛你伴爲伍，向愛你伴傾訴他的所思所想，以及難解的心結。

愛你伴告訴他：『月球當局就是爲了維護不可分的地月系統，而派遣我來協助捕捉那些倡導脫離地球的火山黨人，即使地球人也堅決反對月球脫離地球；因爲地月兩方的人都相信，有一天那條斷裂損毀的超級太空管道會重新建造起來，地月會眞正的再度連成一體，連火星人他們也表示過相同的意見，他們認爲人類本身的問題必須由人類來解決，外星人是不應該干涉的。雖然到目前爲止，地月之間已持續了三百六十年的對立狀態，時間會解決一切的，那時候，地球會眞正認眞地向月球學習，結束長期的隔離局面，那時候，那條星星的項練會懸掛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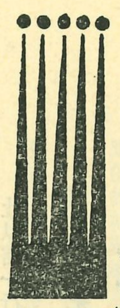
那是地球的中秋節時候。杜以信和著機器人老媽、機器人心理學家愛你伴，還有自己的孫女杜明麗，連同那個剛剛從冬眠中醒來的兒子杜立人，另外還有杜明麗的火星人朋友，一齊擁到月球的嫦娥廣場去。

巨大的、高聳的嫦娥塑像下，有機器人到處走動，推著車子分送月餅給羣衆吃。有些人手牽手跳起舞來，邊唱著歌。

在圓拱的透明保護罩上空，一個染滿黑霧迷雲、烏煙瘴氣的球體，高懸在繁星點點的黑色天幕上，就似一張愁苦無告的臉，哀憐地盼望祈求月球什麼。

杜以信一行人吃過月餅之後，加入了跳舞的行列，與人們同聲唱著：

地光光
地光光
月明明
月明明
相對兩無言
每逢佳節倍思親
倍思親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1143種

星星的項練

黃海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168888

郵撥帳號0010426—9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總編輯：陳皪華

編　輯：楊雪嬌・崔玉珍

美術設計：黃泠泠・李純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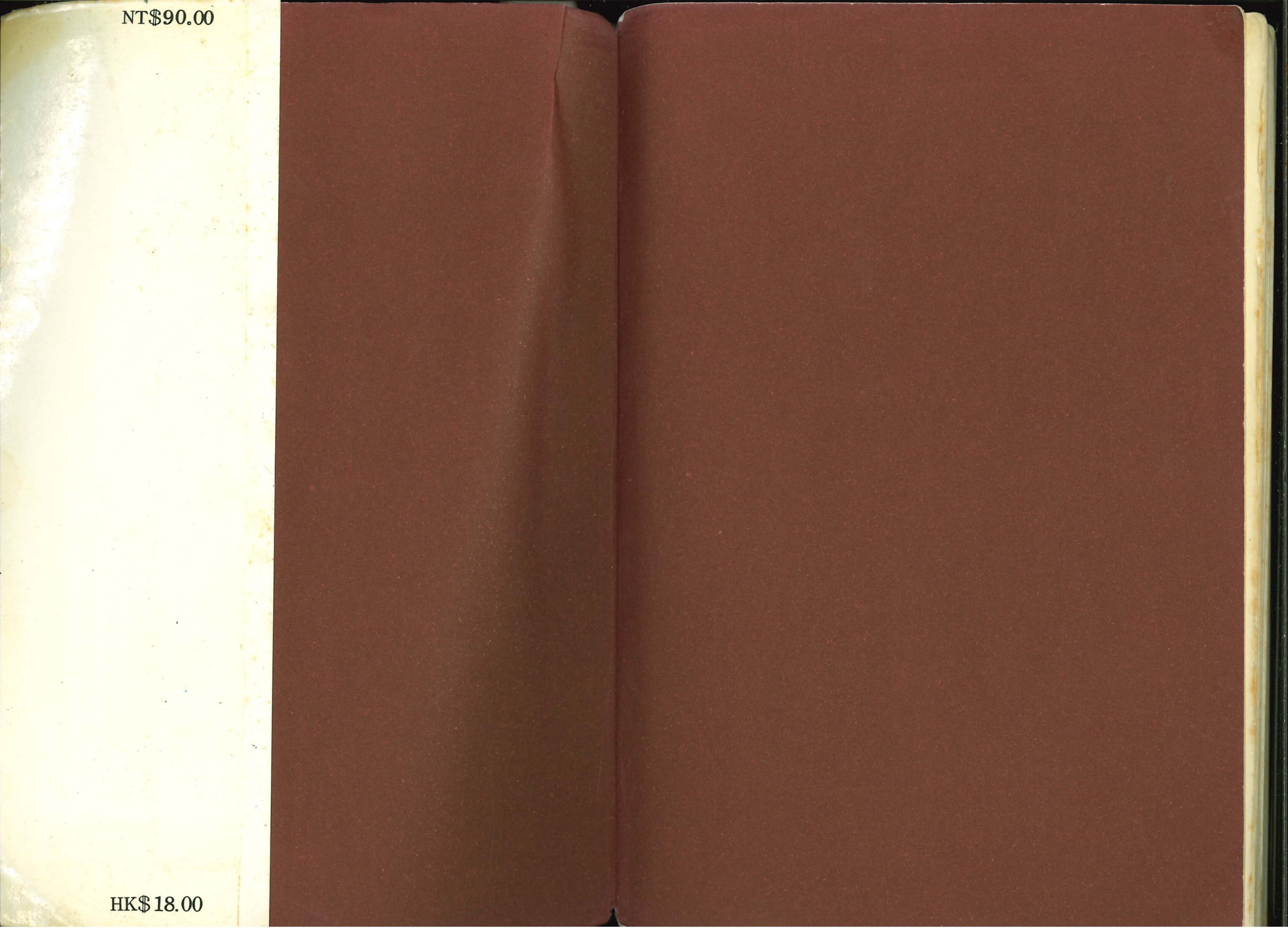
校　對：劉秋娥・鮑秀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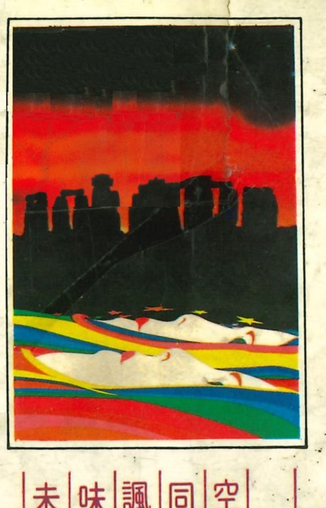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NT$90.00
HK$18.00



科幻小說家黃海歷年來的短篇力作，包括有太空冒險、機器人、時光旅遊、幻想世界等十三篇不同的故事。全書藉着科幻的型式，表達政治理念、諷刺社會現況，對未來科技世界的可能，也做了趣味盎然的生動描繪，使您回味沉思再三，也喚醒了未泯的童心。